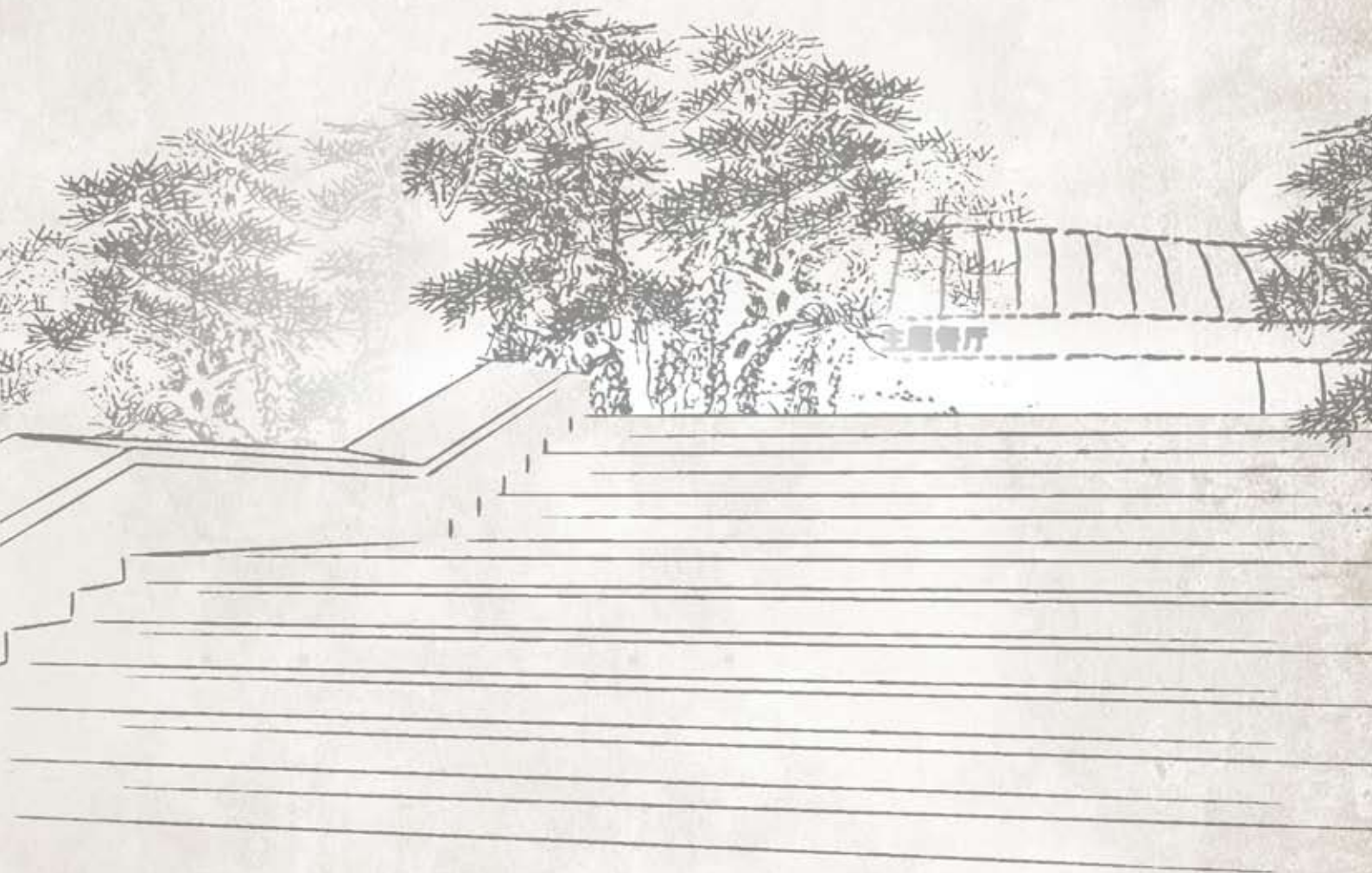


# 杏花

Almond Flowers 2011, Vol. 3  
二〇一一年第三期 总第十七期

秋季号



我们别无选择  
为结束 60 年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 别董大

〔唐〕高适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God is Love*

# 卷首语

耶稣在圣殿中赶出做买卖的及兑换银钱的人之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来到他的面前责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而是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就彼此商议说，如果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说是从人间来，又怕百姓不干，因为他们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太 21:23—26）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和祭司长等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及思维方法。对耶稣来说，在做出洁净圣殿的举动之前，他完全知道这样做会给他带来杀身之危险，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祭司长等人就想法子要杀他；但耶稣并没有依据可能产生的结果来决定自己要不要这样做。他明白这是天父所让他做的，他就全然地顺服，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而看祭司长等人，他们下意识的思维方式是，如果他们采用 A 或者 B 的做法会有怎样不同的结果，然后根据对不同结果的判断来决定这事情要不要做，以及采取哪种方法对自己最为有利。当他们把维护自己的权柄和利益放在前面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关心约翰的洗礼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而是他们采用哪个立场对他们自己更为有利。

今年 4 月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事件发生后，教会内外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看法有多少种分别，其实如果从思维的方式来看，或许大致可以归纳为上述两种方式。有人会从今天神对教会引导的大方向去看这个事件，看到的是中国教会日益公开化、更深入地参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有人主要是从这个事件在当下的时局中会对其他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后果来看此事，看到的是在当下敏感时期，激化政教关系对其他教会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确实，看同一个事件的思维方法不同，自然会产生多种不同的看法。不过，这里值得反思的不只是看问题的方法层面有何不同，而是其中所反映出的我们对神的基本态度及价值取向。

第一诫所要求的唯独尊耶和華為神，不主要地体现在个人在内室独自与自己的神相处的时候，而是体现在现实的选择中。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个人或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被纳入到我们对事件的判断中来，当我们下意识地把当下时局中可能带来的结果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时，这一诫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试验。特别是在教会成长过程中，当她以一个日益有组织和模式的群体出现在这个社会，不能不与社会其他群体发生某些关系时，是否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唯独尊主基督为教会的头，在选择中优先把他的带领放在首位，就是教会在建造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挑战。

本期的主题是守望教会户外敬拜事件。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过程所写出的文件及见证当作有历史价值的文献保留下来，好让我们在事件告一段落后，使我们还有机会对事件进行更多的反思，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人，对自己在神面前的基本态度及价值取向有一个更清楚的看见，从而使我们个人及教会在经历了这个事件后，生命能够更为成熟，好为神在这个世代做更美好的见证。■

# 目录

## 卷首语

### 真理讲台

- 3 ▶ 我们别无选择/天明

### 户外敬拜

- 9 ▶ 我们是为了信仰：为政教冲突致全国人大的公民请愿书  
12 ▶ 海外教会和基督徒联合声明：声援北京守望教会  
14 ▶ 神的物当归给神/金明日  
18 ▶ 神奇妙的保守/李圣风  
26 ▶ 认识他是耶和華/双燕  
32 ▶ 守望自由的天空——评北京“守望教会”再次户外敬拜/刘同苏  
42 ▶ 为结束60年宗教逼迫发出声音/王怡  
47 ▶ 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回应《环球时报》社评  
附：《环球时报》社评：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  
北京守望教会告会众书  
北京守望教会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一至四）  
北京守望教会治委会就几个重要问题与肢体的交通

- 74 ▶ 第一个48小时/李小白

- 76 ▶ 一个平信徒的4·10经历/纪红雨

- 91 ▶ 从4·10到4·11/雅歌

- 96 ▶ 这个特别的复活节

- 98 ▶ 派出所纪事两篇/小雪

- 101 ▶ 48小时的奇异恩典/WY

- 105 ▶ 那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LW

- 108 ▶ 爸爸我害怕/Jean

- 110 ▶ 昨日/书拉密

- 112 ▶ 爸爸，起来，带我一同去放羊/午炎

### 灵性操练

- 116 ▶ “我自己要极早醒起！”/兴梅 红梅

- 121 ▶ 经历自己的死/孙毅

### 读书沙龙

- 124 ▶ 撕裂中的边界——读《沉默》/小雪

- 128 ▶ 有一种活着——读《殉道史》/张鹤

### 文化透视

- 131 ▶ 宗教管理需要法治/张千帆

- 133 ▶ 社团自治的呐喊/曹志

- 136 ▶ 如何面对教产问题/杨凯乐

### 艺术广角

- 140 ▶ 七日的第一日/书拉密

- 146 ▶ 望台/刘同苏

- 148 ▶ 八月的黑夜/午炎

- 封三 ▶ 教会兴起！/Keith Getty 李洪昌 许国永 译



编辑

《杏花》编辑部

二〇一一年十月出版

本刊浏览及下载网址：

<http://www.xhjournal.com/>

投稿邮箱

[xinghua2007@gmail.com](mailto:xinghua2007@gmail.com)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 我们别无选择<sup>1</sup>

文 / 天明

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他的宝座前，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事奉我们的主。今天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5章。

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特别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在你的宝座前一同来聚集、敬拜、事奉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祈求你让我们得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接受你的牧养、引导和带领。当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名仰望父神的时候，求父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得见神你自己的荣耀；求圣灵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得听你自己慈爱的声音。愿你的话像恩雨降在我们中间滋润我们，愿你的话像火一样焚烧在我们的里面炼净我们，愿你的话也像锤子一样打进我们心灵降伏我们，愿主的话又像清泉一样流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你丰富丰富的预备、引导和供应。主，求带领我们的聚会，向我们说话，与我

们同在，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我以《使徒行传》15章为开场白，透过这章经文专门谈教会合一的重要性，在此我并不着重分析该章经文，以后有机会将专门分享。这章经文记载外邦教会为信徒是否需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的问题起了纷争，他们把问题带到耶路撒冷，耶稣撒冷教会的使徒和长老们聚在一起，祷告、分享、辩论，最后共同做决定，这个决定在教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神学教义上促使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合一。合一的根基成为教会宣教的坚实的基础，会议结束后保罗开始第二次传道旅程，蒙圣灵引导离开亚细亚，到了欧洲的马其顿，教会来到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历史舞台上，这样的合一成为后来宣教工作的根基和祝福，若不是这样，越宣教，教会就会越多，越纷争，越不合一。耶路撒冷

教会合一的决定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单单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蒙恩得救，归入神的家中，成为后嗣，并承受基督永远的生命。他们彼此成为了弟兄姊妹，都是基督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

无论是在圣经还是教会历史经验中，或者是在我短浅的事奉经历里，我看到在教会中最难的就是合一。教会中有句话，不怕外在强大的仇敌，就怕我们中间的不合一。只要我们合一，主就在我们中间，只要我们合一，主就带领他的教会经历得胜。圣经教导我们在真道上合一，教导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持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而，合一在教会中是最难的。不但不同的宗派因神学立场不同而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就是同一个宗派里一起成长起来同工的人，面对一个问题也难免有不同的看法，生命若不能完全相连，就会影响主的工作。我们和历代经历这些苦痛的圣徒们一样，也是软弱、愚拙、刚硬的，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放下自己，彼此顺服，愿意建立主在我们中间的权柄，真的达到雅各长老所说“圣灵和我们定意”的地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今天我们守望教会再次面对户外聚会的挑战，就像2009年10月那样，我们要再次做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上一周（3月20日）教会主日报告说两周后（4月10日）教会将移到锡华商务酒店聚会，22日酒店负责人两次找到我们，分别以不同的理由说明合同租用的会议厅不能交付使用，并提到当地派出所的介入，这是从去年5月（中关村大礼堂）和8月（东联艺术公社）两次类似的事件之后，守望教会第三次以教会名义签下租用合同却由于有关部门的介入而不能使用。其实事先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再发生，我们在签协议



之前和之后分别找有关部门沟通过，分享了我们聚会变更的情况及现在聚会的情景，并且在20日的报告中表达了如果出现上两次那样被干预而无法聚会的情况，我们只好户外聚会。同时表示户外不是我们的所愿，特别恳求弟兄姊妹祷告，求神保守能够顺利使用新租的地方。

我一直持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尽可能不到户外聚会，内心深深感到亏欠，真是不希望发生，而且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户外聚会。我甚至想一直等到4月9日晚上看能否租到地方，但是现状已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努力不努力的问题，去年5月份教会租用中关村大礼堂，因有关部门的介入我们不能使用，作为教会带领人，我很亏欠，脸上也挂不住，但是内心没有被逼到那个地步，我们没有户外聚

会。我们不是想通过户外聚会达成什么目的，我们仅仅是要敬拜，要顺服神对我们的引导，共同走完神让我们走完的路，因此那个时候我也忍了，把面子放下。第二次，教会租用东联艺术公社再次受阻，很多人批评教会，我的脸上更挂不住了，但是只能当作没听见。为了教会的益处，我能忍耐，放下人的自尊心，也放下教会的自尊心。但是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想说除了户外聚会以外我们别无选择。如果说过去我还存有一点幻想，但是今天我是一点幻想都没有了，所以今天才可以坦然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今天决定分散聚会，你觉得会平安吗，肯定能聚会成吗？

户外聚会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然而最终还是发生了。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中，大家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去户外？为什么不能分散？我一再说，户外聚会是我们别无选择的结果，因为一系列的事情表明，有关部门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把我们限制在老故事餐吧，等到没有地方再聚会就自然分散。但是我们不能分散，为什么？打个比方，一辆正在路上行驶的汽车在没有任何信号的情况下突然驶入另一条道路，这样没有任何过度的突然转变是不现实、不合常理的。这么多年来，神对我们的引导和带领就是“山上之城”，山上之城异象中很重要的就是公开的、整体的聚会，这个异象是我们一直在神面前领受并持守的，为此我们承受过很多的压力，面对过很多的挑战，甚至为此我们在2009年还有两次户外聚会。分散聚会违背我们这几年所走的道路，至少治委会认为教会要一起走到建堂结果显明的時候，再决定是否植堂，或者是否分散聚会。

今天面对这样的情景，有没有我们的责任呢？我很坦诚地说，我想我们是有责任的，

我们不能说这仅仅是客观环境造成的，至少教会是有责任的，尤其是教会的带领层、同工层、治理委员会，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是有责任的。责任是什么呢？从去年7月到今天，我们关于建堂的问题迟迟没有达成合一（下一步究竟是继续前进还是结束，是积极推进还是等待观望），在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不能强行做决定。户外聚会与教会同工团队（针对建堂）不能做出合一决定是有关系的，我们要承受这样的结果，这里面有我们的亏欠，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我们的亏欠而必须户外。我们更看到，撒旦趁着教会不能达成合一，透过敏感的时机想来击垮神的教会，让神的教会自行崩溃。

今天，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治委会坚定地认为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条路，也许剩了十分之一，也许比这个更长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共同走完，直到建堂结果显明为止。教会能不能聚会或者整体聚会还是分散聚会，不是由某个部门、某个领导的一句话而决定的，教会不是凭着某个领导的一句话才能生存的，我们依靠的是那位“要有光，就有光”的神，倚靠的是自有永有的永不改变的真理。如果教会之外的一句话或一个决定就能影响教会分散或整体聚会，如果那样的话，教会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神自己的教会。面对治委会同心合意做出的决定，也许你说这个决定错了，你没有办法认同，甚至强烈地批评。作为教会的带领者，我们愿意接受。但是我更愿意你们知道在今天的局势下，我们的做法是别无选择的唯一选择。因此我们从4月10日开始户外聚会，什么时候可以停止了？首先，我们在得到政府部门正式凭据让我们找室内聚会的场所，并且我们确实找到了这样的场所后，我们会回

到室内进行主日敬拜。2009年11月，在得到政府部门的默许后，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我们选择回到了室内。但去年5月、8月以及当下政府部门三次拦阻我们租用新的聚会场所，已经失信于教会。所以我们这次需要政府部门更为正式的许可。其次，允许我们进入自己所购置的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场所。那个场所本是属于教会的，有关部门没有任何权利、其实也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不让教会使用；并且我们认为，让教会进入新堂是解决教会场所问题的最好方式。再次，如果我们治委会的几个成员都被抓进去了，那时就结束了，我们可以分散聚会。这是治委会每一个同工的坚定意见，昨天做完决定后，我对同工们说，“你们下个主日开始准备一个包，我从这个主日开始做榜样。”不是只做做样子而已，要随时做好进去的准备，今天我也带来这个包。大家不要误解，我们没有殉道的情结，我们一而再的祷告是，“父啊，倘若可能，不要叫这杯临到你的教会，倘若可行，救教会脱离凶恶，给教会开一条出路。”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会一直坚持到12月份圣诞节。那时，所有成员认为该尽的努力都尽了，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放下来。

有的人会说，不愿意户外怎么办？从4月10日开始，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晚上都有祷告会，牧养小组也会照常。有的人会说，我们能成功出去吗？在我看来也不太现实，我们教会的每位弟兄姊妹都像麦子一样被筛了好几遍了，从宗教部门、单位、学校、居委会一层一层下来，他们都知道你的联系方式及住址，很可能4月10日你出不来，但即使是这样，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仍要坚持。也许你不认同，甚至认为这是错误的，不是神的带领。如果这样，在主里请求你们陪伴

我们，一同来走这条路，就像耶利米一样，神透过他来宣讲，让犹太人降服在巴比伦王权下，但是当百姓执意去埃及的时候，他虽然知道回埃及是错误的，但仍在他们中间，他并不是认同他们，而是作为以色列中的一员，他愿意支持陪伴。这也许是不恰当的比喻，但是在精义是没错的，哪有一个孩子只选择父母的对，只享受父母的对，而不承担甚至回避父母的错误？我并不认为治委会是父母，从这个角度讲比喻是不恰当的，但是从带领的角度讲，这是神在教会中设立的秩序，神透过这个团队来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所要的合一不是你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个层面，而是更上一层，更成熟一层的，乃是“我知道你错了，我仍然愿意陪伴；我真的知道你完全错了，但是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即使你们强烈地反对，但我希望你们在基督里以更大的宽容、更大的爱、更大的成熟度，愿意与这班人走在一起，就像耶利米所持的那种心态，这是我们在主里的请求。如果你说要持守良心，无法陪伴，我们在主里彼此尊重接纳，我们仍然是弟兄姊妹，仍然是肢体，仍然在祷告中彼此纪念，阿们！

从实际的角度讲，今天的户外聚会实在不明智。现在是什么时期？各个城市到处有茉莉花革命，教会户外聚会肯定会被带上政治的帽子，说不定有人已经策划好了，趁着这样的机会设下陷阱，以政治的名义来消灭教会。我们必须说明，作为属上帝的教会，当她出现在中国社会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她被误解成政治的团体，我们希望让人知道我们是信仰的团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教会越应该分担我们同胞的疾苦和社会的压力，而不是加添这个社会的难处。但是如果有人利用我们在主面前单纯的心，让教会陷入这





样的网罗里，戴上政治的帽子，我们只能说，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圣经告诉我们，他也被戴上了政治的帽子，他虽然为此争辩，但是最终顺服父神的旨意，走各各他的路，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同样为了敬拜上帝，我们愿意面对被人戴上政治帽子的风险，我们愿意像主耶稣一样全然将自己交到公义上帝的手中。我们甘心坚持信仰，坚持我们教会的立场，这就是我们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所择！让哈曼所立的木架成为他自己的羞辱，恶人所掘的坑成为他自己的陷阱吧！

我们从教会申请登记开始，就一而再，再而三清楚地表明我们不是政治团体，我们没有任何推翻政权的意思，我们只是愿意把上帝的

福音、爱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这是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我们已经表达得足够充分了。尽管这样，如果前面是一个陷阱，我们甘心为了信仰，为了主给我们的使命，温柔、谦卑地像被牵到宰杀之人手下的羊羔一样，默默无声地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不要让政治成为教会前进成长的枷锁。2009年11月两次户外聚会，有关部门找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室内。我们首先说清楚，我们不是愿意到户外，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你们一而再给房东压力，使我们没有办法聚会，在这个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去到户外。谁愿意大冬天到外面呢？没有人愿意，我们并不想用这样的方式表明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当时有人讲，“难道你不知道奥巴马来吗？”我说，“奥巴马来不来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中国公民，尊重总统，但是我们的上帝比奥巴马伟大得多。奥巴马没来之前的那么多个主日，我们一直都敬拜上帝。”对方又说，“你们不知道这样做影响不好？”我说，“你们是搞政治的，既然知道有政治的影响，你们能不能推后两周把我们弄出去？等奥巴马回去了，不就没事了？你们是搞政治的，你们应该为政治负责，而不是加在神的教会身上。”这是上帝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一个人的行政命令或一句话，决定教会这样或者那样，有关部门不能以政治的名义来辖制我们，我们为我们的信仰来承担责任，政府应该为自己的政治来承担责任，不能利用政治让某些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说，我们别无选择，我今天让弟兄姊妹拿出来的是信心、勇气和胆量，而是甘心谦卑温柔地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真的要表达出基督和教会驯良像鸽子的纯净的美。对我们来讲这是教会的态度，这是教会的立场，这是教会的选择。

也许有人说，我们常常对政府部门态度不好，有的时候态度强硬，虽然努力不凭着血气，但是还是有情绪，我自己也有。我们在主面前承认，愿意为这个悔改。请不要误解，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的强硬而导致这个结果。2009年11月14日，我记得非常清楚，有关部门说教会可以回到室内聚会。15日那个主日，两个主要同工、一些弟兄姊妹被拦在家里，魔鬼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破坏教会的合一，如果那天我们真的在同工和部分弟兄姊妹没有到场的情况下聚会，那魔鬼就会借着破口分裂教会，当时我们之所以等那么久就是这个原因。我的表达很清楚，“如果他们不能来一起敬拜，我们宁愿放弃动漫剧场”。我们不能够仅仅为了一个聚会的地方，令教会产生破口。然而，今天这个破口已经有了，并不是因为户外聚会而有的，求神怜悯。

面对今天这样的地步，凭我们自己，我们走到头了，凭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走下去了。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可调和的，魔鬼撒旦也借着破口继续来分化瓦解我们。然而唯独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又是赐给政府权柄的那位，唯有他自己站在政府和教会之间，他自己堵住这巨大的破口，才能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就像当年摩西面对红海举杖，唯有大牧者举手来，教会才有出路。又好像祭司们脚踏在约旦河里，不是因为祭司们的脚踏上，而是神的约柜在那里，神自己在那里，约旦河的水分开了。我的意思不是4月10日那天我们肯定有出路，我们呼求主名，求主怜悯教会、保守教会，求主亲自在我们中间做工，凭我们自己努力很难合一，很难前行，也后退不了，唯有耶稣才能保守我们，他站在破口之中，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举手，并且堵住破口，就像《耶利米书》里面说，“我以永远的定例，用沙为海

的界限，水不得越过。……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訇，却不能过去。”经文的解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用这个经文描写内心最深的感触，神用沙来立界限，使波浪翻腾的大海不再侵犯到陆地，唯有耶稣站在政府和教会之间，堵住这个破口的时候，我们才有出路，而且这是唯一的出路。愿主耶稣怜悯他的教会，继续带领、保守他的教会，他的宝血洗净一切的亏欠，彻底降卑我们。

前天晚上，我很难睡着，开完同工会后，心里面一直有话出来，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话是从神而来，你们必须要顺服，你们不要误解。我讲到这个地步，都觉得自己不是因为走投无路被逼疯了，就是类似保罗那样被圣灵充满了，这是我的真实的感受。对于今天的主日信息，我们每个人都去去面对，我们每个人都去思想，我们每个人都对主做出回应，让我们低头祷告。

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面对艰难的抉择，治理委员会，就是你所设的仆人们同心做出这样的决定。主啊，今天分享这个决定、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求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成主你的工作。唯有你自己、唯有圣灵的充满才能堵住彼此之间不一致带来的破口，唯有你自己才能站在政府和教会之间堵住这样的破口，唯有仰望你的怜悯，把每个人的良心和守望教会交托在主的手里，愿主亲自引导和带领，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也向你的教会说话，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

1 本文根据2011年3月27日天明牧师在北京守望教会的主日证道整理而成。

# 我们是为了信仰： 为政教冲突致全国人大的公民请愿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吴邦国委员长：

我们是中国的公民，爱自己的国家，关心社会和同胞的福祉，顺服和尊重政府管理社会秩序的权力。我们也是普世基督教会的一群基督徒。因为看见近期发生在我国首都的政教冲突，并且至今仍无化解的迹象，所以我们依法向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你们发出请愿书。

北京基督教守望教会是近几年迅速发展的城市新兴教会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教会，聚会地点处于北京中关村地区，信徒主要以知识分子为主，从几年前的几百人如今发展到一千多人。今年4月10日以来，守望教会因聚会地点的问题，连续几周出现众多信徒户外敬拜，而几百名信徒被警方拘禁和讯问的事情。还有包括天明牧师等主要教会负责人在内的数百名信徒被非法限制自由，软禁在家无法出门参加敬拜活动。其实，2009年，守望教会就曾因政府压力被迫离开租用场所，户外聚会。并在同年底，购买了位于中关村大恒科技大厦二层1500平米的写字楼。但在在有关部门的压力下，虽付了全款却始终无法拿到钥匙。2011年4月，守望教会再次被迫退出租用的场所，导致一千多名信徒无处可去，只好在户外聚会、敬拜上帝，并造成了至今仍在延续的严重的政教关系危机。

我们认为，守望教会事件不是某一间教会的个别和孤立的事件，而是社会转型时期旧的宗教管理体制不适应教会发展而产生的政教冲突的典型现象。守望教会的遭遇深深牵动了中国数千万基督徒在信仰里互为手足的情感。2009年，在上海、广州、成都、临汾也发生过教会因聚会场所受到政府压力而被迫举行户外敬拜的事件。随着城市基督徒的不断增长，教会的持续发展，这类政教冲突仍有可能继

续爆发。考虑到守望教会事件的典型性及这一事件对未来我国国家与教会关系的重大影响，我们特别发出此请愿书。

我们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国加入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都承认和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

我们认为，《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对“宗教自由”的定义，既是中国政府认可的，也是合乎我们信仰的：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因此，宗教自由包括了聚会、结社、言论、教育和宣教自由。作为全世界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宗教之一，基督教在绝大多数国家得享上述自由。

但6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国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仍然未能得到落实。按照现行宗教管理政策，除非加入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徒的各种宗教活动（包括聚会、敬拜、庆典、组建教会、修建教堂，以及宣教）仍然受到政府各种管理部门的限制和打压。

尊敬的吴邦国委员长、各位人大常委、人大代表，我们怀着为这个国家祝福的心，根据《宪法》第41条赋予公民的建议、批评、申诉和控告的权利向你们请愿，请求你们和人大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成立“宗教信仰自由”特别调查委员会：

- 1、对北京守望教会无处稳定聚会的事件进行调查并督促北京市政府依法妥善解决；
- 2、审查现行《宗教事务条例》是否违宪；
- 3、提请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法》。

我们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自由，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也是其他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基石。没有普遍公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将无法形成和平的公民社会，无法带来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国家的昌盛。

我们期待，借着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启动，政府能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原则，以服务公民的宽广胸怀，理性而智慧地处理守望教会事件，避免更大规模的政教冲突，化危机为转机，从而开启政教关系良性互动的新阶段。

作为基督徒和热爱自己国家的公民，我们愿意持续地为我们的同胞和政府祷告，并为正在崛起、需要承担更多普世责任的中国祷告，求上帝赐下平安、和好、稳定、发展的恩典，并让公义、信德、仁爱、宽容、良善的文化充满整个社会，使中国满有上帝荣耀的同在！

为此请愿代祷守望的家庭教会领袖：

谢模善牧师

李天恩牧师

发出此请愿书的签署人：

金明日（北京锡安教会牧师）

张付恒（北京载道教会牧师）

王怡（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教导长老）

查常平（成都生命泉教会讲道同工）

崔权（上海万邦宣教教会牧师）

余荣富（上海金灯台教会牧师）

黄磊（武汉下上堂基督教会牧师）

高全福（西安锡安之光教会牧师）

王文锋（温州中国神学论坛秘书长）

郑乐国（温州乐清市白象基督教会传道）

周明（北京橄榄树教会牧师）

魏洪（北京雅歌教会牧师）

王德生（北京安华教会牧师）

王双燕（北京新树教会牧师）

太昌男（教名：宋明道，北京圣爱教会牧师）

邵长玉（北京麦子教会牧师）

裴俊奇（北京惠民教会牧师）

2011年5月10日

## 海外教会和基督徒联合声明： 声援北京守望教会

自今年四月初起，北京守望教会遭受政府阻挠，不能自由敬拜，已有数周之久。与此同时，教会牧长被软禁家中，赴会信徒遭到羁押，一些人因坚持信仰而失去住所，或被迫离职。为此，我们这些海外教会和基督徒，衷心问候守望教会的牧长及众弟兄姊妹，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不停止主日聚会的信仰立场。同时，也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本国宪法，维护公民基本信仰权利。

和守望教会一样，我们这些教会和个人所代表的是来自民间的呼声。我们认同守望教会的立场，反对把信仰问题政治化，并支持守望教会寻求注册为非政府机构（NGO）的努力。我们注意到，守望教会是在其聚会场所一再被刻意剥夺，忍辱退让，不得已而转往户外敬拜的。他们所遵循的只是“不可停止聚会”的圣经教导。这是教会最基本的信仰立场，也是公民最起码的信仰权利。

守望事件再一次表明，是时候了，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宗教迫害应该结束了！它同时也向世人宣告，无论是死，是生，是患难困苦，逼迫危险，是掌权的，是有能的，都不能使基督徒放弃信仰。我们今天仍像五十多年前王明道一样地宣告：“我们是为了信仰！”

我们承认，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在发展经济、脱离贫困、普及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精神，在今日中国依然缺失，公民权利没有保障，公民社会远未成型。这种经济与政治不相协调、跛脚失衡的局面，导致今日的中国社会公权私用、贪腐横行、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为此我们呼吁政府尊重宪法，从保障公民信仰权利做起，废除压制信仰自由的法规，使广大基督徒可以不受阻碍、自由地敬拜上帝。

我们感谢上帝的大能，在中国兴起并保守教会，用她儿女的和平与忍耐，为建成公民社会作出贡献。我们赞美上帝的恩惠，用祂儿女的仁爱与喜乐，为中国民众带来基督的福音、心灵的曙光。我们祈求全能的上帝，赐给中国执政者以智慧公义之心，顺应天道，倾听民意，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如是，则国

家幸甚，民众幸甚！

天下教会，血脉相连，无论东西，俱为一体。我们为身处患难、逼迫中的守望教会祷告。愿全能、公义的上帝，赐给守望教会等各处遭受迫害的基督徒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前 1：7），成为那建在山上的城，为主发光，祝福社会，荣耀主名！

诚邀凡认同此声明的教会、机构、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支持守望教会：

- 1 王志勇（牧师 / 美国弗吉尼亚州）
- 2 洪予健（牧师 / 加拿大温哥华）
- 3 陈佐人（神学老师 / 美国西雅图）
- 4 张伯笠（牧师 / 美国华盛顿特区）
- 5 刘同苏（牧师 / 美国加州）
- 6 范学德（自由撰稿人、学者 / 美国伊利诺伊州）
- 7 徐志秋（牧师 / 美国麻州）
- 8 张志刚牧师（美国奥斯汀）
- 9 王保罗牧师 (Dallas)
- 10 胡元琦（牧师，美国滨州）
- 11 赵莉（宣教士，美国滨州）
- 12 Li Xinnuo(Lee Sino)
- 13 Tony Liang
- 14 付希秋（牧师 / 美国得克萨斯州）
- 15 李全（基督徒 / 美国麻州）
- 16 杨一鸥（基督徒 / 中国大陆）
- 17 蔡晓明（基督徒 / 墨尔本神学院学生）
- 18 彭基盘（美国纽约）
- 19 杨爱程（《真理报》总编辑 / 加拿大温哥华）
- 20/21 Peter/Joyce Lee
- 22 焦丽（传道 / 加拿大温哥华信友堂）
- .....

（若您愿意参与签名，请回复 Email: zhichishouwang@gmail.com）

# 神的物当归给神<sup>1</sup>

文 / 金明日

我们读一段经文，《马可福音》12:13—17，我们以启应的方式读。

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都很希奇他。

我是锡安教会的明日牧师，今天能参加你们的祷告会，我真的很激动，也非常荣幸。我也借这机会转达众教会对你们的尊重和问候。上帝在这个时代，把他教会的苦难特别地放在你们身上，要把你们举起，为了要向这个世代说话。每一次听见你们消息的时候，我自己包

括锡安教会的会众会想，这样的事情若临到我们，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勇气和见识，有这样的团结和忍耐力能够摆上。我也向你们转达众教会的问候，真的有很多的教会挂念你们，为你们迫切地祷告。

北京教会联祷会已经第三次发布代祷信，呼吁众教会为守望教会禁食祷告。这是从文革以后，我们北京教会头一次公开发表呼吁，为另一个教会祷告，禁食祷告。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北京教牧联祷会呼吁全国的教会认领日子，为守望禁食祷告。

我个人好像这三周除了为锡安教会祷告之外，更多的是为你们祷告。我心里面也常常很兴奋、激动，有的时候（心灵里）也非常非常有捆绑和压力，就是有的时候会愤怒，有的时候也会赞美上帝，心里非常非常复杂，不知道应当如何行。我相信上帝会继续带领众教会。我会为你们祷告，也与你们一同地摆上。

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好像只有我们，别人好像不太理解我们，我们被孤立。但我想要说的是，实际上真的是有很多弟兄姊妹非常非常地爱你们、关心你们。我们教会的一位信徒到了湖南某个城市参加一个教会的聚



会，大概有两百人左右的教会，他发现星期天，很多的教会为守望祷告。他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他们就问他守望的情况！一定要知道，上帝的百姓知道你们所遭遇的苦难，也愿意与你们一起承担。我们会继续为这件事情的良性发展和解决做更大的努力。

近日全国各地的传道人一直有沟通，也有联络，可能也有一些行动。恳求上帝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释放各样的捆绑，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我相信上帝的国在我们中间！（会众回应：“阿们”！）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想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人的智慧、人的方式是暂时性的，只有耶稣是最终的。我们要紧紧地跟随耶稣，这是没有错误的。今天天明牧师请我来跟大家分享，我想分享关于耶稣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都知道上周是受难周，耶稣在周二上到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正好跟当时的各位宗教领袖以及一些宗派讨论。中国教会也有一种不太好的传统认为，我们只祷告就行了，不能跟别人，特别是外邦人，甚至是敌人说话。好像如此做就不太敬虔。今天中午在跟一些牧者对话的时候，他们说：“没必要这样，我们为他们祷告就行了。”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是公开说话的。在敌人面前，其实他们有恶意。你知道，他如同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面，到东吴去跟当权人士论战一样，耶稣在周二的时候，跟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们论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耶稣的权柄问题。

“你凭什么权柄做这样的事情？”

主耶稣宣告，圣城耶路撒冷，上帝不再喜悦。论战就是由此而引起的。其中，特别恶毒的一个论战陷阱是，法利赛人和希律党联合派

人来质问他（主耶稣）一个问题。前面大大称赞耶稣，让他诚实地回答，你里面想什么，就一定要说出来。你知道吗？原来关系不好的人突然关系好的话，是因为出现了共同的敌人。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的关系很不好的，但是在耶稣这个问题上，他们突然发现共同的敌人，所以形成联盟。但这些联盟都不是很坚强的联盟，因为这个敌人没有了以后，联盟很快就瓦解了。

不管怎么样，他们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耶稣啊，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诚实地要教导我们真理，那么你就诚实地回答，我们这些人应不应当纳税给凯撒呢？”现代基督徒很少有人在这上面有特别大的争议，当然公民应该纳税，顺服在上掌权的，我们在这样的国家秩序里面蒙福，我们应当尽自己公民的义务。我们很容易这样简单地理解，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提问实际上有特殊的历史处境。

我们知道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公元前 586 年被巴比伦灭了以后，一直没有恢复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虽然在马加比时代，有简短的九十几年争取过独立，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兴起，他们再一次沦落为殖民地。但是罗马人很会统治，他们借着希律王，设立一个傀儡政权。唉，中国也有啊！设立一个傀儡机构，“让他们说了算，教会让他们管就行了”。

但问题是，希律是非常有能力的统治者，他死了以后，他儿子安提帕接替他作王，但很无能。不能治理下去，所以没几年就废掉了。从此以后就是罗马的总督直接统管。在加利利一带，人民真正地感觉到他们被奴役了。而

且侵略者们增加了很多很多的税。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尖锐的，我们是属于上帝国的人还是凯撒的百姓呢？这个问题在当时以色列的时代突出表现在上不上税的问题。所以在当时加利利一带已经发生了暴动，有一个叫犹大的人，蛊惑人，说：“不能上税，一但上税就等于自动放弃作上帝百姓、子民的权利。”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是吧！而且这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后来 66 年左右，罗马和犹太国发生战争，最终导致 70 年罗马军队进到耶路撒冷，毁了这座城。这都是和上税有关系的，犹太人拒绝上税，就是公然挑战罗马的统治权。所以罗马人就用军队镇压！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某些问题在平常的时候很简单，你可以选择这个，可以选择那个。但是在某个时期，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尖锐，“重量”很大！你说我们放弃不放弃公开聚会的权利？昨天在我们小组长会议里，我就假设“如果有一天锡安教会也跟守望教会一样，你们给我出主意，应该怎么做？”有的人说要加强情报管理系统（会众“哈哈”大笑），有的说要坚决地建立小组什么的，其中有一个人就说“我们都回到小组不就行了吗？”

“你们这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是吧？”

为什么一定要大聚会呢？小教会不是也挺好？

我们从来不怀疑小教会，几个人的时候神也与我们同在。二十个人的时候主也与我们同在。但是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公开聚会呢？你有什么神学基础？有什么神学根据吗？如果没有这种压力，你会放弃这个权利吗？有什么

圣经根据吗？两百人以上不能聚会？有吗？”他就不说话了。

不管怎么样，有的时候一些问题会变得很特殊。其实这些敌人来到耶稣面前提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巧妙。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只要是耶稣回答说“不用上税了”，那么结果是什么？这个耶稣公然挑战罗马统治权，他实际上是要蛊惑人暴动！那么正好可以把他交给彼拉多总督，把他“喀嚓”了断是吧！

还有一个是，如果他公然说“不，我们应该顺服在上掌权者，应该要上税”，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耶稣你要在这里做什么呀？”

其实耶稣来这里是要恢复上帝的统治权是吧！你们想一想，耶稣会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吗？（会众答：不会）你们觉得你们认识的耶稣会支持凯撒的统治吗？不知道是吧！

我认为中国教会对于耶稣认识得很少，我们认识的耶稣几乎就像“修道士”一样，就像“会念经的和尚一样”，只不过他是在讲道而已！只是把和尚改成耶稣了。我们不知道耶稣真正的理想、信念和纲领，这是很遗憾的事。我们对耶稣的认识真的是很肤浅。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要来进一步探索耶稣的回答，你们想一想要是你们的话会怎么回答？要支持凯撒呢？还是要站在暴动者这一边呢？这很为难是吧？

我知道这次守望教会在一个特别特别的（境况当中），上街也是我们不乐意的，放弃整体聚会那更不愿意是吧！这两个问题妥善解决多好呀！心里面压力很大，那是来自我们良心的压力，因为我知道你们也爱这个国家。基督徒要尊重这个公共秩序，我们绝对没有丝毫的

意思，要在祖国的发展过程当中添乱。但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放弃敬拜上帝、建立教会。有很多人崩溃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崩溃了。耶稣崩溃了没有？要是我，我估计差不多要崩溃了。你知道那是真实的压力。我们尊重你们，是因为你们真实经历过压力，你们的选择是在很真实的威胁和压力当中做出的。这不是假的，如果我有这种压力，我能不能比你们做得更好，说不准，因为我还没经历过。

我跟天明牧师是二十年的朋友，我和天明不一样，我比天明更（能）读书，我想问题复杂，天明单纯，祷告出上帝的旨意就顺服。我们两个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我们是老乡，同年考大学，同时在一张报纸上登了名字的，当然都很荣耀呀！所以（上大学后）就去了解跟我登在同一张报纸上的是谁，然后联络。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认识，后来几乎同时信主。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所以在信主的那个教会里一直成长，糊里糊涂地就当了三自教会的牧师。我们十年间都没有特别的（联系），在非常偶然的见面，但是我知道天明。后来我从国外回来，建立家庭教会，天明牧师是第一个欢迎我的。他说：“我相信金牧师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一直在服事，天明牧师就在一旁支持，天明牧师服事，我也一直在旁边支持。特别是在关键的问题上，我一定不是自己拿主意的，我会问：“天明你说吧！”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我们俩不知道谁更聪明（大家一起笑），但在建立教会的事情上，我没有像天明牧师承受过那样大的压力。他走过的路，我还没有走过。我想到很多很多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在天明那里不需要看很多书，我得看很多书才能整理。而天明不需要看书的，他说，“你要那样的话，



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就选择这个吧，这样简单！”

压力很真实，所以有一些人会崩溃，有很多人会“死机”，有的人想法会“变形”。因为有压力，所以要多体贴他们。但耶稣没崩溃，耶稣说的话特别有意思，是名言啊！你们可能最近也听到什么？“凯撒的物要归给凯撒”，哦，不是，那前面还有一句话，“拿一个银币来给我”。当时耶稣撒冷通行三种货币，但只有银币雕刻着罗马皇帝格老丢的像。后面是他的皇后的像。耶稣就拿这个银币问：“这是谁的像？”“这当然是凯撒的像。”耶稣把这个给对方说：“凯撒的东西归给凯撒，但上帝的东西要归给上帝。”<sup>1</sup>

1 本文根据金明日牧师 2011 年 4 月 27 日晚在北京守望教会祷告会上的分享整理而成。



## 神奇妙的保守<sup>1</sup>

文 / 李圣凤

弟兄姊妹平安！（会众：平安！）我代表城市复兴教会向守望教会众肢体问安！也代表北京教牧联祷会向守望教会问安！我相信这段时间，在守望教会经历这些试炼的过程当中，不是单单守望教会在经历这样一些挑战，而是我们众教会在一同经历。我们是以肢体的关系来一同经历这样的试炼与患难的。我个人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真的感受上帝在教导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一些切身的、核心的信仰内容。什么叫肢体彼此相爱？哪些信仰的内容是我们在信仰实践里面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也需要去持守（的）？我想在圣经新约里面，有这样一段很重要的吩咐，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想上帝的话语在建立肢体与肢体这样爱的关系，所以守望教会不是独自在经历，而是众肢体一同在经历。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和明日牧师一起去天明牧师家探访他。一块儿去的时候，路上我们就讲，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我

们大概没有机会去天明牧师家坐那么长时间和他一起分享。但是当有这样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走得更近，肢体之间更加学习彼此相爱。

在受难日那一天，有一群弟兄姊妹在那里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将饼特别留下一块，然后我和我妻子就带着那分出来留下的一块饼，还有葡萄汁，下午的时候就去到天明牧师家里，要与他一同分饼，表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连接的生命，我们是一同经历这些患难。之前我和明日牧师去的时候，那次是非常出奇的平安，当时虽然也有警察在那儿看着，但没有拦我们，所以我们就顺利地进去了，然后跟天明牧师一起释放地交通了两个小时。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不让进去了，只能够站在门口。但是我还有我妻子，天明恩平一起牵着手在那里做了挺长时间的祷告。今天下午，我们联祷会的三位教牧同工再一次去，这次去的时候好像比以前更加严了。不但要登记，而且我们还没讲多长时间的话，他（守门的警官）就

说：“时间够了，时间到了，应该走了，请配合一下我的工作。”所以没讲太多的话就离开了。但是我们相信，就算是这短暂的见面，也是上帝所喜悦的。特别是第一次去见面的过程，出来以后，警察看到我们以后，在那里问：“你们怎么进去的？”他把我们留下来，“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将我们的身份证拿去，名字留下来，以为我们是守望教会的，我说我们是别的教会的，都是他的朋友，我们也是牧师，他们就把我们（的名字）记下来。出来以后，我们俩人就深深地感觉到，神特别喜悦我们这样彼此相爱，上帝特别喜悦我们这样彼此连结，尤其在遇到一些试炼挑战的时候，我们更感受到这种肢体彼此相顾的重要。所以我想，今天我来到这里分享、彼此勉励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在这样一个经历当中，我相信上帝会不断地给我们一些他的信息，为的是要塑造我们的生命。刚才所唱的一些诗歌以及所读的一些经文，都是特别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在这样一个充满试炼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哪里？我们需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许周围有很多的风浪，但是当我们眼睛定睛在上帝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在合他心意的路上。我们也能在其中完成上帝要通过我们完成的一些事情。

今天我想跟众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神奇妙的保守”。通过分享使徒保罗在患难之中经历上帝的保守，特别是在危机当中经历上帝的保守，这样的一些内容来彼此勉励。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3:11—35。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到了天

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察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二百，马兵七十，长枪手二百，今夜亥初往凯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

教会是在人类各种组织里边一个非常特别的组织！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年轻的时候是学习经济管理学的，在其中特别研究“行为管理学”。在研究“行为管理学”时，他为了做他的作业，去研究了几个组织的异同，包括政府组织，包括企业组织，还有一个是教会组织。当他比较这几个不同的组织时，他就发现教会组织是一个最特别的组织，跟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相比较而言，有很多地方令他真的不能够理解，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发现无论是在政府组织还是在企业组织，也是很多的人在里面很卖力，很努力地工作。但是他们工作是有所得，他们工作是有收获的，是为了赚工资，是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有很多得着，然后在那里努力。但是他发现教会组织不是这样的。教会组织，人不仅仅往里贴钱、贴时间、贴精力，而且还流着眼泪送钱，同时还热心地

委身在教会服侍。所以他就感觉教会这个组织怎么那么特别，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以付出这么多代价的方式在那里委身。然后他就决定要好好研究一下教会。从此他就连续几周去教会，而且他觉得打车那么老远去教会，只参加一堂敬拜有点儿太可惜了，所以他就参加两堂，或者是三堂。他以这样的方式，参加了一段时间，为的是要研究教会这个组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人甘心乐意地奉献这么多的时间金钱来参与。结果就在这几个星期的研究过程当中，有一次牧师讲道终于打动了他的心。他在牧师的信息里还了解到，原来上帝这样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恩典白白地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首先是被恩典所充满，首先是被这救赎的恩典所感动，所以甘心乐意地摆上，甘心乐意地去事奉。是上帝已经付了代价，上帝已经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所以后来他也成为基督徒，不单单成为基督徒，后来上帝又继续带领他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

教会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仰的经历也是很特别的。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中，使徒保罗的人生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危机！大概在他整个的事奉经历、事奉生涯当中，这个时期是一个最大的危机。但是在这样一个危机里边，他得蒙上帝的保守，而且是一个很奇妙的保守。这个保守之前，上帝如此爱他，所以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先提前给他一个保证。这就是在11节里边，“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上帝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慰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保罗是很孤单的，保罗

这个时候是在黑夜里边，是在白天被审讯以后，也算是精疲力尽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周围没有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来探望安慰他，只是孤单一个人在面对挑战。但是这个时候，主站在他的旁边，这时他经历了上帝，并且主第一句就告诉他说：“放心吧！”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真正成为保罗的安慰。所以以至于后面遇到那么多的考验，那么多的试炼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保罗的紧张，也看不出他的慌张。反而是后面，别人都紧张，他却非常地平安，因为有主的应许，因为有主的同在的保证，因为有主的计划，他说“你将来要在罗马为我作见证”。上帝对保罗的生命有很清楚的计划，所以保罗想早一点儿被主接走，也不可能。一个有使命的人想早点死都死不了，他使命没有完成的时候，主不会把他接走。上帝对他的计划是要他去罗马作见证。所以下面有那么多危机临到他的身上，仍然都是以平安去经历。这里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上帝的保守。

第一个，12—15节，这里我们看见神的保守是在生命危机中的保守。这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真的是在面临一个生命的危机，12节里面提到有一批犹太人，有40多个人在那里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句话重复了三次，第14节那里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不单单聚在一起的时候立这个誓，而且还在祭司长和长老面前把这个誓给说出来了。如果偷偷地起誓的话，没在别人面前说，坚持不了的时候放弃也无所谓。但是在祭司长和长老面前全部都已经说完了，他们不好意思背弃这个誓言呀！后面还有，在第21节的时候同样“因为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是怎么样的一群人？40

多个人立了这样的毒誓，不杀掉保罗的话，他们就不吃不喝。用现在的话来讲，这群人就是恐怖分子，而且不是一个，是40多个，还要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把保罗干掉。我读到这里有时会想，这些人后来怎么办了？怎么下台呀？没办法把保罗弄死的时候，他们到底吃不吃饭呀？这个时候，他们以错误的理念加上一个错误的热情，等于极端的恐怖主义行动。他们也以为他们做的事情是为神大发热心的，他们以为做的事情是正义的，他们以为保罗是该杀的。他们以为是为上帝做事，但却恰恰是在抵挡神。就像耶稣对保罗讲的那样，“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不要说用脚去剔刺，你用针扎你的手指头，稍微碰一下看看，什么感受？何况用脚去踢刺。将那两个力量碰在一块，是自找苦吃。

对基督徒的逼迫，就叫“用脚踢刺”。这里边的一群人也同样是在步保罗的后尘，用错误的观念加上错误的理念，再加上错误的热情，在用脚踢刺。但是，我们看见，福音使者的道路虽然遇到这样一个生命的危机，虽然遇到这样一个试炼，虽然遇到这样一个人生的低谷，但是上帝与他同在。有上帝的保守时，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动他一根汗毛，他反而在这样一个危险当中却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往往没有把人逼到那个份上的时候，上帝那个全能恩典的作为就不太容易能够以荣耀的方式彰显。摩西如果没有被逼到红海边上，后有追兵，前有红海拦路，没有任何一个途径可以跑，没有一个出路，没有这样的時候，就不会显出红海的奇迹。当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当走到一个没有办法靠着人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的困境时，正是上帝荣耀显明的时候。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

在《诗篇》23篇，那里面讲到耶和华是

我们的牧者，但是我们留意的话就会发现，顺境的时候神与我们的关系是第三人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在顺境的时候是“他”，但是当你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这第三人称就变成了第二人称，“我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感谢主，在生命里面，原来在这样一个地步里面，这样一个试炼当中，恰恰又是我们与上帝关系最紧密的时刻。

第二个，我们继续看到，16—24节讲到，神的保守是在奇妙引导中的保守。神在这奇妙的过程中使用了两个人，一个是少年人，另外一个千夫长。上帝使用了这少年人。在人看来很不起眼的小孩子能为神做什么大事呀？可是上帝要做事的时候，就算是一个小小的摆上，都可以成就奇妙的事情。从这个少年人，这个外甥，我们猜测，也许保罗的姐姐或者是妹妹可能跟这40个人有一定的关系，也许是亲属的关系，或者其他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知道，总之，这样一个小孩子听到这样一个暗杀的消息以后，立刻就去告诉保罗。保罗又告诉他怎么去行动。这个孩子，当他把自己摆在上帝手中让上帝使用，就像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那个小孩子也将自己手中所有的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奉献出来交给上帝手里，上帝就祝福，并且可以喂饱五千人。一个小小的奉献，上帝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化作五千倍的祝福。上帝看重那一件美事，上帝看重为他摆上的那一个信心的行动。别人可能忽略你，但是上帝看重，当你为了主的缘故，愿意摆上那一份爱主的心时，上帝有时候会通过你成就极奇妙的作为。上帝使用这个少年人。尤其在神的国度里



面，神也要做很多事情，但是上帝在那里寻找心存诚实、愿意被他使用的人。上帝也在呼召你，看重你的心志，看重你为他摆上的那一片忠心，并且要通过这份忠心、爱心、尽心尽力爱上帝的心，成就他的大事。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也看见，千夫长也被神使用，保护了保罗。千夫长是罗马的军官，他是政府人员，满有权势，满有地位的，但是这样一个人同样也会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同样可以被上帝使用。这个千夫长认真负责到一个地步，为了保罗这个囚犯，他竟然动用了多少兵力呢？步兵两百，马兵七十，还有长枪手两百。哇，四百七十个人呀！为了这一个犯人，他用四百七十个军力来保护他。把他护送到安全的地方。很奇妙，上帝有的时候会使用一些外邦人，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甚至上帝会使用一些君王，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其实圣经里面

不乏神通过外邦君王荣耀自己名的例子。甚至尼布甲尼撒王也被上帝使用。大流士王也被上帝使用，古列王也被上帝使用过。

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但以理书》6:25以下，记载了但以理生命中一个很危机时刻的经历。6:25以上记载了什么事呢？就是但以理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他为了持守自己的信仰，被扔进狮子坑里。纵然但以理这个时候，已经是好几代的宰相，大家知道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的时候年龄多大了吗？已经八十岁了，八十岁的老人家，而且他不是无名的传道人呀，他是一个在皇帝之下的、拥有可以说丰功伟绩的一国宰相的身份呀！这样一个身份，八十岁的老人家，试炼同样来临。为了信仰的缘故，他被丢进狮子坑里边。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一下子非常感动，同时也是战兢。我想说，原来我们心里面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年轻



的时候多受点儿苦吧，后来呢应该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安，到了时候可以很平安地来事奉上帝，那多好多美呀！但我一看这个时候，发现八十岁的时候同样要面临这样大的试炼呀！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们干脆打消我们今后会平安无事的意念。连但以理这样一个属灵的人，他八十岁的时候，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像温家宝总理那样一个地位，当他为了信仰站出来的时候，仍然要受逼迫。但奇妙的是，神要借着这样一个过程来成就他奇妙的计划。每一次，神的百姓所经历的苦难，所经历的危机，所经历的试炼，都不是徒然的，乃是要成就上帝更荣耀的计划。

上帝做事的时候，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愿意的时候，不但最小的一个小子他可以兴起来使用，甚至最大的君王也同样能够使用。也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名，上帝有的时候会允许神的百姓走到一个困境，走到没有办法解决的那种难处当中，但这里有神的计划，这里有神要成就他自己名的计划。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读不出上帝那个美善的计划是什么，但是在其中，我们只要持守对上帝的忠心，持守自己的信心就可以了。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上帝自己会做事。

我想，其实守望教会经历这段艰难的时候，经历本身给我们的压力还是非常巨大的，有很多的试炼，各个方面，从外到内。作为带领者，作为跟从者，作为小组长，作为信徒，全方位地都在经历试炼。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正在经历中国教会的一个转型期。也正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上帝正在做一些事情。在其中，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上帝要使我们专一地仰望他，使我们更迫切地祷告，使我们教会之间彼此更紧密地联结，学习彼此相

爱，彼此担当。而且借着这样一个过程，让基督徒在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上、更广的领域里面，全方位地接触其他人。甚至是从基层到最高层，都给它接触一遍。居委会、街道、海淀区、北京市，部委到中央都有。守望教会事件，胡办也知道这个事情，也要面对这样一个事情，可能他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但是他们同样也关注这样的事情。不要听成别的，但是我们相信上帝要通过这样的事情来成就他的一些计划。而且之前，魏娜姊妹到我们教会作见证的时候，她特别的一个主题分享见证就是“平安”！她被抓去，待了很长时间才被放出来，整个的过程里面，她深深地体会到平安，内心里的平安！然后她说在里面弟兄姊妹问候的最好方式就是“平安”！那个平安在那个时候显得那么有分量。但同时这样一个情形当中，借着这种平安的问候，连旁边的外邦人在看这样的事情时也被感动。他们也在看基督徒究竟是一群人。其实这次的整个事件当中，需要我们思想的东西有很多。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相信众多弟兄姊妹温柔、坚定、平安的见证会震撼很多人的心。

但我们不知道，这段时间什么样的人会影响，借着这段时间基督徒的那种见证，会打动哪些人的心，在这样一个逼迫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地祷告：“主啊，我们知道，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让那些踢刺的保罗一个个转变为传福音的使者。”我想，有些政府的官员，在参与对守望教会的抓捕行动之后，说不定会成为将来的传道人呢！上帝做事，谁能够预料呢？我们也是祷告，求神让那些比较能讲的国保人员信耶稣。他们将来能成为一个见证者时，那影响力也是满大的。但我们更期望，在中国福音要传遍各个阶层，我们相信不止是在知识

分子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在这些阶层里边，福音会迅速传扬；就是在政府阶层，甚至是在中上阶层，福音还要继续地传扬，让中国的那些执政掌权者认识福音的内涵，知道上帝如何爱他们，爱中国人。我们真的期望在未来，在不久的将来，说不定在我们中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会出现第二个孙中山。20世纪出了一个基督徒的掌权者，21世纪难道就不能再出一个吗？上帝如此地爱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在很多方面虽然得罪了神，但是至少在几个方面还是不错。比如说“生养众多”，非常遵行上帝的话语。中国这么多的人口，遍满在整个全地，这么多的人不赶在福音化结束前使用的话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简直就是资源浪费。所以我相信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切的发展都是为了将来中国要承担上帝的使命。中国教会的复兴是一定的，现今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不是说未来不会有逼迫，但是我相信未来不会太久，一定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会有这样一个合法性，落实在家庭教会的身上。我想从宣教的角度上来看，中国教会一定要宣教，而中国教会在预备成为宣教的国度之前，好多必备的条件，我相信上帝一步一步都会成就。所以我们今天所付的代价，也是为着我们的后代来做准备。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三方面神的保守。

第一方面是神在危机中的保守，第二方面是奇妙引导中的保守，第三方面是在救恩目的中的保守。上帝之所以要保守，是为了完全上帝救恩方面的计划。上帝有一个普世性的计划，上帝有一个把保罗送到罗马去作见证的计划，这样一个见证完成之前，保罗不能提早被人杀掉，他的生命还没到结束的时候。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权力或势力能把他的生命拿走。他

要完成一个救恩的目的。上帝兴起教会，也是为了要完成救恩的目的。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很多事情，是跟神的救恩计划有关系的，上帝要守望教会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我相信是跟神更广泛的救恩目的有关系的。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今天教会的复兴和发展，正是借着我们的老一辈，他们一个一个踏上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把他们的青春摆上，把他们的生命摆上，甚至用他们的生命在监狱里度过那么长的时间，从而奠定中国教会今天的基础。我们现代的中国教会，要为我们的后代奠定什么样的基础？当我们选择为我们的信仰甘心乐意地、喜乐地付上这样一个代价的时候，我们心中单纯地来敬畏耶和華。当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神的时候，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会结出百倍的子粒来。我们深信，上帝会继续坚固我们的教会，上帝会与我们同在。上帝会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往前冲。我们今天去探访了谢伯伯，谢模善老前辈，他现在已经九十三岁了，身体已经不行了，躺在那里讲不了话。但是当我们问他说：“您知道守望教会的事情吗？”他说：“我知道！”他是躺着，但是他在用力地点头，他说：“我知道！”然后我们就说：“你对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有什么勉励吗？”他应该是讲不了话的，也不能吃东西，但是他用尽了力气讲出一句话，说：“带着信心往前走！”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几位牧者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们也需要这样长辈的勉励。但是在这样一个勉励里面，我们得着力量。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有一批的牧者也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

地去回应？我们如今以祷告的方式来回应，众教会一周当中认领一天来禁食祷告。我们现在有三十多间教会轮流在禁食祷告，在为守望教会禁食祷告。

第二个就是，我们不单单关心主日的广场，我们也需要关心被囚的肢体、弟兄姊妹，我们就去探访，轮流地去探访这些肢体，彼此分享主的爱。我曾经见到一位长辈，他也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抓进监狱里，但是他在里边却留下很美的见证。很多弟兄姊妹去探望他，每天都有人去探望他，以至于他创了那个监狱的历史记录。最多一天有五十多个人去探望他，因为探望的人必须是亲人，所以监狱的人刚开始被弄糊涂了，“你亲戚咋这么多呀？”后来才知道教会弟兄姊妹彼此就是一家人的关系。后来他们也不问了。而跟他在监狱里的同一个时期，一位公安局局长，在外面有那样的地位，众人巴结他都巴结不过来的，因为贪污腐败的缘故被抓进监狱，但是他一进监狱，没有一个人去探望他，他的妻子也跟他离婚了。这是一个鲜明对比。我们这个传道者，他也许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文化也不高，但是有主的爱在他的里面。在里面被囚的时候，众多的弟兄姊妹遵行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当被囚的时候我们去探望他就是做在主的身上了”。并且在那里留下美好的见证。甚至他出来的时候，监狱里的人都说“老晋，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怀念他，他在里面留下了非常好的见证。他管八十个犯人，而管十个犯人就减刑一个月，所以他就减刑八个月，提前释放了，所以人们怀念他，并且对他说那样的话。我们也需要为着我们被限制的肢体去分享他们的爱，我们去关心他们，探访他们，每一个都需要去，守望教会

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已经去了，还会继续去。我们其他教会这些牧者，甚至一些教会的执事也会去探访，以至于今天我们去的时候，在楼梯口，一打开楼梯门，恩平师母就从家里出来了，我一看，她正拎着一兜水果，“我们家水果太多啦！我要分给人！”感谢主，这就是见证！要让恩典满溢，在那里边有主爱的流露，有主爱的安慰，有主的同在。

所以第三个，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批的牧者，我们准备写一个请愿书。要向全国人大提交这样一个请愿书，希望他们能够组成一个特别的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件事情，妥善地来解决政教冲突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出一个建议来，就是希望人大能够认真地考虑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法”。我们希望在中國这片土地，照着宪法让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但是当我们预备写这个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在中间不断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以至于我们现在整理出来的大部分内容，还没有进行到实质运行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计划下周的时候采取这样一个行动。那我们就呼吁弟兄姊妹，像当时的以斯帖觐见皇帝的时候呼吁神的百姓三天禁食一样，这个主日、礼拜一和礼拜二，三天的时间，要是可以，我们也一同参与禁食祷告，将这件事摆在神的手中，我们一同来仰望神。我们不知道上帝以怎样的方式来带领，但是我们相信他必保守我们，必与我们同在！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带着信心继续往前走！

1 本文根据李圣风牧师2011年5月3日晚在北京守望教会祷告会的分享整理而成，有一些删节。

# 认识他是耶和华<sup>1</sup>

文 / 双燕

一周能够两次在守望教会的祷告会分享，在神面前实在是蒙恩。我们今天晚上会看到多处的经文，主要分享的是出埃及。在分享出埃及前，让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对两个人的评价，新约的《希伯来书》11:21—22，我们一起读。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我们读到雅各和约瑟都为他的骸骨留下遗命，在这里就见证他们的信心。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神应许他们必回迦南，他们在生前没有再看到。但是他们是凭着信心而死的，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神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出埃及。我们先看《出埃及记》3:7—10。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

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神说他看见了，也听见了，他知道百姓的困苦，听到了百姓的哀声，他知道百姓的痛苦。埃及的日子后来非常痛苦，如果不是这么痛苦，以色列人可能就不是这么强烈盼望想出埃及了。神是知道的，他预备并且拣选了一位领袖，带他们出埃及。他拣选的人，大家很熟悉，叫摩西。摩西自己不是很有信心的，摩西首先要问神说，“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在这个时候，神的名字首次出现，往下看 3:15 后半部分，神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在这里，“耶和华”这个名字首度出现。我们再看 4:21—23。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

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或作“任凭”。下同）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我们都很熟悉十灾的故事，杀长子是第几灾？（会众答：第十灾）那上帝知不知道一定要到杀长子之灾，法老才允许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在这里可以表明他早就知道。法老心里刚硬，一定要到杀他的长子，他才会这样做。那为什么之前要再多九灾呢？为什么不干脆利索地一下就到位呢？也不用经过那么多周折，又那么的疲乏。一次一次的反复，一下杀长子就完了，就出埃及了。然后一提，就到迦南了。对神来说难道是难成的事吗？肯定不是！但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周折和复杂的过程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进迦南是神唯一的目标吗？肯定不是！进迦南不仅不是神唯一的目标，更不是神终极的目标。新约当中告诉我说，如果迦南地就能让人得安息的话，就不会另有一安息日、安息之地的存留了，那怎么安息在神的里面呢？在基督里边，基督才是终极的安息之地。迦南不能带给人这个，所以他不是神唯一的目标，更不是终极的目标。人得了迦南，还失了迦南，所以人最终的安息是在基督里。

为什么神要降这么多的灾？神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就从字里行间看神的自我宣告。我们归纳，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来！我们先看 6:3：“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神以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时候，表明他是以利沙代的神。那这个名字是对摩西初次说的，他叫耶和华。刚才我们讲过，

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在这里也再次提到“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先祖都未曾知道。

再往后看 6—8：“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在这几节中，共有四次重复，他是耶和华！多次重复都是要人怎么样呢？知道！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自我宣告，他是耶和华。四次重复是一个强调的作用。在这短短的一段当中，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耶和华！

好，现在谁还需要知道神是耶和华？埃及人！我们看 7:3—5。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让我们再往下看 8:22：“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珊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这里是给谁知道？一个是法老，就是当时强盛大国的领袖。让他们知道什么？神是天下的耶和华。不是一个小小民族的耶和华，而是天下的耶和华！

最后，让我们再看 10:1—2，“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作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现在是谁要知道他是耶



和和？我们的儿子和孙子。刚才好像是横向的，就是以色列人、埃及人、全天下都要知道他是耶和和。现在是纵向的，不止是这个世代，而是世世代代都要知道他是耶和和。

我们看 12:40—42。这一段实在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吧！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和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和的夜，因耶和和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和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

这里又出现了四次耶和和，就是神自我宣告，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和。重复了很多次，到

了这个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全都是耶和和了。我把这组词总结为，在耶和和的夜，耶和和带领耶和和的军队从埃及出来，让人世世代代向耶和和谨守。这一切都被耶和和这个名号所充满了。这夜是他的夜，军队也是他的，而以色列人也是要向祂谨守。神不断地重复这些神迹和击打，让人知道祂是耶和和，以至“耶和和”充满了这一切！

那我们就看总结了！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申命记》4:33—35。

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争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和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和，惟有耶和和祂是神，除祂以外，再无别神。

大家现在明白为什么有十灾了吧！一遍一遍地强调，一遍一遍地重复，让人怎么样呢？知和！知和祂是耶和和！我们想说，祂一开始说的时候，我们不就知和了吗？祂一告诉我们，我们不就听到了吗？以色列人从没有过经历了对神的神迹、奇事、异能亲眼的见证，亲身的震撼之后而来的信心，所以祂重复了这么多遍，就是让我们知和！保罗也祷告说，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和祂。因为我们有时候的知和是表面的，是肤浅的，是常识的，是理性的，还不是深处的。这时，祂要做工到一个地步，让祂的子民骨髓深处都知道祂是耶和和。这是神最大的目标！

我们试想一下，出了埃及是没有完的。还有很艰难，很漫长的旷野，还有迦南的三十一座城，还有很凶险的争战。所以如果祂的子民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出了埃及的话，是没有争战的能力的。没有对神这样深处的认识，在

路上是抵挡不住那么多试探和引诱的。所以神把这个名刻在以色列人心中。所以当他们提到耶和华时，他们最爱提的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深刻了。对那一代很深刻，他们的子子孙孙每当传颂的时候，我们读《诗篇》还是读其他的经文，都是说“神是领我们从埃及出来的”。如果是那样轻飘飘地出来的话，大家就没有那么深的经历和印象。而这一次一次的反复，经历了那么一次一次的灾祸，还有神的大能，他们对神产生了深刻印象。即使如此，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都倒毙在旷野了。进了迦南地，也是不能够守住迦南地，又拜了偶像，又因为自己的罪恶受到击打，而失去了迦南。

所以得到迦南地不是神终极的目标，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中，信心的伟人榜上，我们看到那进迦南的200万人的名字了吗？进迦南的新生人丁共有200万。男丁、父母、孩子那么多人，他们进了迦南了，可是他们没有能上信心的榜单。反而是那没有进到迦南的，像雅各，像约瑟，他们都是凭着信心死的，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就是指着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去的，他们反而上了信心的榜单。所以，重要的不是得没得到迦南，重要的是对神的信心，对神所拥有的认识。那是神要在经历当中一遍一遍做成的，让我们认识他是耶和华。这是人在神面前一个正确的心态，有这样的话，就像刚才的《申命记》4:40所说，我们如果遵守，就可以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得福，使我们的日子在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认识了耶和华，一方面是神当得这个尊荣，另一方面是为着我们得益处，我们可以得福，我们的日子可以长久。

我们人性当中有很多虚浮的东西，那些虚浮和掺杂的东西我们往往不知道。在大的压力、试探和振荡的时候，一切不是属于神

的会被振荡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如果是出自雄心的，如果是出自显扬名声的，如果是出自别人的胁迫的，如果是出自情面上过不去的，如果信心不是那么坚定的，到最后就被筛下去了，就被摇动了。我们不要为那些被摇动的感到可惜，当那被摇动的都被摇下来的时候，那不被摇动的就是长存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显明的工作，做洁净的工作。我们有太多不认识的方面，不但是对神的不认识，还有对自己的不认识。我们以为自己是这个样子，后来发现在大的考验当中，我们跟我们所以为的根本就不一样。神要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什么真是出于他的，什么是出自我们人的血气的、人天然的勇敢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不是出于他的会在考验中被筛下去，被洁净掉，而那留下的会长存。让神把属天的品格建立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的益处，这个使我们得福，使我们的日子得以长久。而且也给我们一个显明的机会。亚伯拉罕要杀他儿子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这一段，并说“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心吗？”他应该知道亚伯拉罕会把他的儿子献上，可他还是给了亚伯拉罕一个机会，让亚伯拉罕得以表明他的信心，也给我们后人看，他不光是信，而且他做到了。如果他知道人的心，却不给人表达机会的话，他知道，可我们后世的人并不知道。亚伯拉罕有信心，而且因着这信心有行动。就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成为信心之父。

所以我们有信心，神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把这信心表明出来，给我们一个显明的机会。真的是很感恩，在星期一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看到守望教会真的是很能打仗的教会。属灵的体质特别特别地强，一次、两次、三次；主日的时候、平日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神给了一个信心显明的机会。神给了一个得赏赐、成全守望教会的机会。一方面是炼净，让一些不

坚固的，不是从神而来的被摇动下去，让那从神而来的显明出来。

我也非常非常地感恩，我们将会迎来第四次户外的聚会，真的是很疲倦。我们老说事不过三，真是很疲倦呀！原来以为是一个猛烈战呢，后来我不是分享嘛！宁愿猛烈战，不愿持久战，后来发现是猛烈加持久战！现在我们最大的困惑是，还要有多久呀？我们盼望不是十次！求神纪念我们的软弱，我们希望不是十次。即使是十次，神让普天下认识他是耶和華！他不是要捉弄我们，不是要显出我们的软弱来，而是不光让他的教会认识他是耶和華，而是给“天下”一个机会，让这个强大的祖国以及掌权者，也认识他是耶和華！他不只是教会的救主，他是普天下的耶和華。而且我们今天也有这个荣幸向我们的子孙述说耶和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成就的历史。

他这样一遍一遍地做，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不仅仅是给他们迦南地。当然也要给他们迦南地。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不仅仅是要给我们大恒，当然也会给我们大恒，但那不是神的唯一目标，更不是神的终极目标！迦南地会过去，有一天大恒自然也会过去。而我们所学习到的功课，对神的经历和认识却是长存的。我们得到大恒之后，是不是还要过日子呀？教会还有很多经营建造，神学、宣教、各个领域事工的开展等，不是说进入了就结束了。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要对神有深处的认识、信心，才能帮助我们打那更美好的仗。进了迦南，耶利哥城倒了，还有 30 座呢，还要一座一座打下来呢！所以各个领域当中，都要显出神国度的掌权来，那就是要我们这个时候积蓄、积累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如果不这样的话，出了埃及，旷野怎么办？过了旷野，迦南怎么办？我们人生还有好长好长的路，所以神要把这样宝贵的信心建立、建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享福，让我们的日子得以长久，

这是神终极的目标。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安然地交托，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才明白这一切不取决于环境，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表现、程度，而完全取决于神的怜悯、慈爱和大能。神要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带着我们今天打胜这场仗。

这周祷告会的主题是得胜之主。真的很感恩，我们相信我们是得胜的。不在于我们还能坚持多久，不在于我们这一点点儿的努力、这一小群的努力能够产生多大的果效，神要显明我们的忠贞和顺服，最后神要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个人深信，这场仗是得胜的。

在星期一起分享完之后，就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相信是得胜的？”我们的前辈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他们也没有得着我们今天所希望的，这个不是权威，我所说的纯粹是个人的印证，个人的宣信，我相信是得胜的，得胜是从各个方面、角度彰显的。比如说我们的前辈，坐监那么多年，始终坚守我们的信仰，那就是神的得胜，那就是神的荣耀。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神让我们如此做的话，我们也愿意顺服他。不过我们相信，神对每一个时代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我们更相信神对我们这一代的托付是“扭转”。不是说我们不付代价，前辈所付的代价太惨烈了，我们只需要付一点儿就得到好结果吧！不是这样的一个侥幸，这个取巧心理，而是相信每个时代的托付不一样。那个时代当中神就是这样带领我们前辈的，而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更相信的是扭转。可能是需要代价的，不知道代价有多大，也不知道代价有多长，但我们相信的是“扭转”。

得胜会有很多的解释，只是我们会觉得很虚无，或者是很相对。不管人怎么失败，我们知道彼得跌倒过，其他的很多人也跌倒过，但是神总是得胜的，神永远不会失败。我们所说的，是人所共见的得胜，是有具体的目标的得胜。亚伯拉罕信神，不仅仅是相信神的公义，



不仅仅是相信神的信实，对神的属性，他当然是相信的，他还相信具体的，相信他会有儿子，相信他会得到迦南地。我们相信神的属性，任何人都会软弱，但神的属性是不变的，是恒定的，是得胜的，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具体的，具体的就是扭转，就是环境的改变，就是得到大恒，就是得到我们所盼望的，这是具体的。

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不是把他的属性和应用撕裂开的，而是他的属性彰显在很多具体的事情当中。通过实践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显明了他是信实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相信，建堂会成功，大恒会得到，政教关系会改变，更是相信复兴会来到，神儿女的灵性会转机，这是有具体目标的，这跟神的属性不是撕裂开的，而是合起来的。神的作为更加向这个世代印证他的属性。让教会敬畏耶和华，让世界敬畏耶和华，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敬畏耶和华。所以我相信这是上帝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托付。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人可能不可能有错的时候？领受有限的时候？当然可能，我们不过是必朽、必死的世人，谁敢保证领受不会错呢？即使是一群人的领受，谁敢保证不会错呢？那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使徒行传》20: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这是什么？这是即或不然！我个人深信我们会得胜，而且这个得胜不是勉为其难地说得胜，而是具体的得胜。如果出于人的限制、软弱、有限，我们领受错了又该怎么办？即或不然，即或不然。在这里，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一件事情应该做，就可以做了。不完全取决于结果，有这样的结果会对我们造成激

励，但即使不是这样的话，这件事也是该做的。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分享了，这里就不赘述了。这是一件该做的事，所以我们就去做了。一句总结就是“但问神旨，不问前途”！我们相信结果是得胜的，即或不然，我们也不是因为结果决定我们今天该怎么做。而是一件事该做，就要去做。所以让我们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了我们的路程，成就我们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另外一处的经文，大家不要翻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即或不然，就是当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言：“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窖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即使得不到这样的结果，我们仍然有一个决心说，我们绝不事奉别的神。也不敬拜别人所立的金像。我们事奉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今天是这周祷告会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将会面临新的周日、新的挑战、新的压力。所以让我们在疲倦当中来思想，为什么当时有十次的灾祸？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坚持？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他，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被洁净，把能被摇动的全摇动下来。神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显明对神的信心，让我们的行动有一个证明的机会，显明我们的忠贞和顺服，让神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所以我相信我们所盼望的会得到，而且会很快得到。但是今天在这样的持守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种决心就是“即或不然”，我们有这种决心，不看性命为宝贵，只要行完神的旨意和他托付给我们的职分，我们一起共勉！

1 本文根据双燕牧师2011年4月29日晚在北京守望教会祷告会上的分享整理而成，略有删节。

# 守望自由的天空

——评北京“守望教会”再次户外敬拜

文 / 刘同苏

2011年4月10日，时隔仅仅一年半，北京“守望教会”被迫再次进行户外敬拜。此次的路将更长，我们只有把一切都交在上帝手中。

## 一、政府侵犯“守望教会”的主观要件

在坊间的各种传言里面，有两种涉及当事人动机的不实之词流传甚广，特别让人对“守望事件”产生政治联想。一种传言是关于“守望教会”自身的动机，指认“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是为了声援某个政治异议人物。另一个传言则涉及了政府侵权的动机，以为政府错把“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当作“MLH革命”的一部分，故而采取了激烈手段。

这两种传言为“守望事件”涂抹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从而大大地开脱了政府对“守望教会”的侵权责任。按照第一种传言，政府对“守望教会”的侵权仅仅是“正当防卫”；有人要以革命的手段反对政府，政府当然要使用国家强制力予以镇压。第二种传言则将政府放在了“误伤”或“防卫过当”的位置；政府对“守望教会”的侵权只是因为误判了户外敬拜的性质，错把

针对“MLH革命”的防卫实施在“守望教会”身上。

动机是犯罪的主观要件，从而，确定此次政府行为的动机，是认定政府侵权责任的前提。依照现有的事实，不难认定政府作为的动机。

首先，政府非常清楚“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是一个纯粹的信仰活动，从来没有把户外敬拜混同于“MLH革命”。当政府拘押了“守望教会”参加户外敬拜的169位弟兄姊妹之后，众多执法人员立即分头要求这些人按照预先拟定的统一格式撰写“今后不再参加非法宗教活动”的保证书，可见政府要针对的是所谓“非法宗教活动”，而非政治性质的“MLH革命”。

其次，政府针对“守望教会”的打压也不是因为恐惧“MLH革命”而临时起意采取的极端措施，而是利用政治形势实施其预先策划的挤压家庭教会活动空间的“国进”行动。过去两个月里，北京已经有两间亲政府的半独立教会被政府勒令停止聚会。这两间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守望教会”，但照样被剥夺了聚会的权利（可见投降或妥协并不能保住权利）。这两家教会与“守望教会”的共同之

处就是“使用写字楼作为聚会场所的大型教会”。政府预先选择了重点打击的对象，其选择标准是按照教会的活动场所与规模。打压“守望教会”只是有计划地全面挤压教会活动空间的一部分，并非只是针对一个特殊的教会。“杀鸡”只是对“猴”行动的预演。此次政府对“守望教会”的行为咄咄逼人，处处蓄意挑衅，似乎非把“守望教会”逼到户外去才罢休，一点也没有因为严峻政治形势而息事宁人的意思。“守望教会”交付二千七百万人民币的现款购买了敬拜场所，政府居然使用非常手段干预民事合同，禁止卖方按照购房合同交付用房的钥匙（其间，卖方试图用不合理提价等方式合法地终止与“守望教会”的购房合同，“守望教会”答应了所有不合理要求，但是，卖方还是不敢执行合同；因为政府的威胁，连一心牟利的房地产商都不敢要眼前合法取得的暴利，可见“苛政”猛于暴利）。与此同时，政府又胁迫“守望教会”的房东，令其终止与“守望教会”的租约。当“守望教会”寻求租用其他场地的过程中，你租到哪儿，政府就压迫那儿与你毁约。在整个过程中，政府的基本策略就是主动出击，赶尽杀绝，连一点户内敬拜的缝儿都不给你留下，就是逼着你非去户外不可。

最后，除了事先的种种寻衅以外，政府在事件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也显示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预先安排好的拘押地点，预先准备的押送车辆，预先排练过的堵截手段，预先规划的拘捕与押送的方式，预先训练的统—谈话程式，预先设计的“悔过书”格式，不仅显示了主观的故意，而且是蓄谋已久。

## 二、守望自由的心灵

1955年，当中国政府命令所有基督徒必须参加官方教会聚会的时候，王明道先生拒绝前往；面对关于“帝国主义势力”之类的种种生

拉硬扯的指控，王明道先生郑重地申明了拒绝的理由：“我们是为了信仰”。2011年，北京“守望教会”在户外敬拜之前，也公开申明：“我们是为了信仰”；户外敬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不停止聚会”。“敬拜（即聚会）”是绝对的，因为那是圣经的要求，因为那是维系基督徒与上帝关系的必要礼仪，因为那是基督徒信仰的必须表示；“户外”是相对的，“心灵与真理”是敬拜的必要条件，而地点却不是绝对的要求；但是，当不“户外”就不能“敬拜”的时候，“户外”作为“敬拜”的唯一可能场所就成为一种“必须”。“户外”的关键不是“户外”，“户外”的关键是“敬拜”；只有当“户外”成为“敬拜”的唯一可能，“户外”才成为“敬拜”的关键。我们走到“户外”，仅仅是为了“敬拜”。“户外敬拜”只是为了信仰。

在打压户外敬拜的同时，政府不断地质疑家庭教会：“不是有官方教会吗？政府不是指定了官方教会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吗？你们为什么不去那里聚会？”这种质疑恰恰显示了双方冲突的实质。户外敬拜就是为了保持信仰的自由。信仰是一种自由的生命形态，由心灵而发的自愿敬拜才是信仰。信仰必须是自由的，用枪强迫出来的敬拜，还是信仰吗？就像此次“守望事件”以及以往的“万邦事件”，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硬逼着基督徒前往官方教会聚会，这大概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官方教会的伪信仰性质。自由就是个人可以实行自主的选择。如果政府决定了个人可以信奉什么样的上帝，那信仰还是自由的吗？如果政府用枪给我任命了一个“上帝”，我对这个“上帝”的信仰可能是自由的吗？如果政府已经为所有的基督徒选定了对上帝的神学诠释或者敬拜形式，那信仰还有什么自由可言？由政治权力任命的“上帝”都是伪上帝，由政治权力指定的“信仰”都是伪信仰，“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就是不让信仰变质，就是不接受政府硬性指派的“上

帝”，就是为了保守一个自由的敬拜。

信仰的境界就是心灵的境界，因为心灵的高度就是上帝的高度；非经由心灵，又如何能够达到上帝的宝座呢？心灵就是自我；自我就是可以实施自由决定的终极立点。毁灭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毁灭了心灵，而毁灭了心灵，就拆毁了通向上帝的桥梁。谁能在心灵之外走向上帝呢？谁又能非自由地跟随基督呢？没有心灵，就没有上帝在此世的居住之地；不能自由地选择，就没有信仰可言。若是必须由别人为我做出决定，我的心灵还是自我独立的终极存在吗？不，被政治权力决定的“心灵”仅仅是伪心灵，而伪心灵只能产生伪信仰。捍卫自由，就是守护心灵的领土，而保住了心灵，就保住了信仰的内在空间，就保住了走向上帝的通道。

“心灵与真理”是敬拜的必要条件。没有自由，就没有心灵，因为“心灵”无非就是自主选择的权利；没有自由，就没有真理，因为“真理”就是主体（即自由人格）对客观真实的认知。由此，敬拜都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敬拜。强制，能够扭曲出一个心灵吗？伪装，可以“曲线”到真理吗？没有“心灵与真理”的所谓“敬拜”可能达到上帝吗？自由是上达上帝的条件。户外敬拜是自由的实行；户外敬拜是为了守护心灵的净土与真理的诚实，是为了保留“心灵与真理”作为真正敬拜的基本条件；户外敬拜就是拒绝被纳入已经失去“心灵与真理”的“敬拜”躯壳。户外敬拜是为了维护自由，但不是为了维护为自由的自由（即作为自在之物的自由），而是为了维护作为信仰条件的自由，为了维护作为上帝通道的自由。

### 三、守望上帝对凯撒的疆界

在被北京警方拘押了两天之后，北京“守望教会”的小白牧师终于重获自由。归来的

小白牧师给教会带来了“国保”（即秘密警察，德文译音为“盖世太保”）的口信。“盖”言概要为两点：（1）下一个主日（即4月17日），“守望教会”必须退回室内聚会；（2）“守望教会”目前的长执会必须解散，另行选举新的长执会。

第一点尽管不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常理（哪个国家的教会会让警察为他们指定聚会地点呢），也充满了无理的专横（我断绝了你室内聚会的所有可能地点，却要求你必须在室内聚会），但毕竟与警方的管辖沾点边。第二点简直就是海外奇谈了（虽然在海内不算奇谈）。

一个政治权力得狂妄到什么程度，才会跑到上帝的殿堂里面撒野呢？上帝可能服从警察的指挥吗？如果上帝还得听从警察的管辖，上帝也就不是上帝了。

警察跑到教会里面来决定教会长执会的废立，在中国以外的国家里面，恐怕最疯狂的头脑都想象不出这样荒唐的事情。一个政治国家只能管辖人的外在行为，而教会事务涉及的却是人的内心世界；让管辖外在行为的国家强制机关去主持属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教会事务，相当于用刀枪规定作曲。“政”与“教”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国家成立的基本前提。本当管辖外在行为的政治国家却偏要管辖人的内心世界，这种“跑题”的“政治国家”已经背离了政治国家应有的本质。管辖教会事务的政治国家尚未达到政治国家的起码高度；管辖教会事务的政治国家只是伪政治国家。由警察来决定教会长执会的成立与解散，这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里面都只能被人当作一个笑话；可悲的是，这个荒谬至极的笑话在中国却是实际发生的现实。

也许中国的政治权力真地没有意识到“由政府管辖教会事务”有多么的违背常理。一时的荒谬是荒谬，习以为常的荒谬倒被人认作正常了。自1955年以来，中国政府不仅一直决定着“三自”教会（即官办教会）牧师的任免

(其牧师职位的设置要由劳动人事部的干部名  
额决定,国家按照国家干部的待遇标准,使用  
纳税人的钱为其会长等职位提供薪金与福利),  
而且规定“三自”教会的教义内容(比如,禁  
止在主日证道里面提及“童贞女受孕”,“复活”  
或“最后审判”等圣经真理)。可是,错误不  
会因为多犯而成为正确;违反本质的实在根本  
不是真正的存在。被政治国家主宰的教会已经  
不是教会,而是一个政治机关;主宰教会的政  
治国家也不再是政治国家,而是宗教裁判所。

按照习惯成自然的无理行事方式,此次中  
国政府也打算通过警察机关任命“守望教会”  
的长执会。政府以为,50年代使用国家强制机  
关一威胁,教会内部不就有人依照政府的意思  
改造教会了吗?今天,听说“守望教会”内部  
有意见分歧,若在外边运用国家强制机关施加  
压力,是不是也能压出一批新“三自”分子呢?  
是不是可以借助动摇分子组成新长执会而改造  
“守望教会”呢?但是,政府没有认识到:(1)“守  
望教会”是在家庭教会的“十字架”传统之上  
建立起来的,逼迫的威胁打不倒“守望教会”;  
(2)“守望教会”是由具有公民意识的新一代  
基督徒组成,他们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自己作  
为公民的尊严与权利;(3)“守望教会”是只  
承认耶稣基督作为教会元首的同一身体;教会  
的一切分歧都不会超出主内的范围,教会对外  
仍然是同一的基督身体,教会以外的任何势力  
都别想插足教会内部事务或者离间教会的弟兄  
姐妹。

“国保”的口信再一次证明了政府利用目  
前的政治形势剿灭或改造家庭教会的企图。如  
果“口信”只限于第一点(即“不准户外敬拜”),  
则政府的行为还可能(仅仅是可能)是出于对  
政治局势的恐惧。但是,“口信”的第二点(即  
“解散现存长执会并另行选举新的长执会”)已  
经证明了政府推翻教会领导并进而改造“守望  
教会”的计划。在对“守望教会”的整个行动



里面,中国政府不是“国退”中的据守,而是  
通过“国进”而剥夺人民已经享有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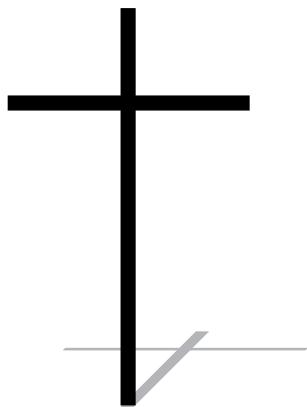
#### 四、守望天国疆域的前沿

炮声在天边稀落地轰响着,周围不时有炸  
弹掀起的烟尘,战云从低空黑压压地掠过,在  
战火撕裂的战壕与散兵坑里,“守望”的将士  
在沉静地等待着对面的下一次突击。这不是一  
个局部的战斗,也不是一次偶发的战役。早在  
主管全国宗教事务的那位执政掌权者发布了两  
项指示的时候,世界的大军就开始向天国的疆  
域压了过来。

“(1)要各级政治权力引导未登记教会的  
基督徒到‘三自’教会聚会;(2)要把独立的  
大型教会拆散到家庭里面去。”国家宗教局局  
长的指示已经为这场针对教会的运动规定了明  
确的既定目标。逼迫的目标是既定的,所以,  
“守望事件”不是一个偶发的行动。我计划打  
你,然后就打了你;这里,动机与行为(及其  
后果)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在后的行为不能  
成为在前的动机的原因,这在逻辑上是不言而

喻的；我在三个月以前就已经预谋对别人实施伤害了，然而在三个月后实施伤害时，却说是你当时“犯横”找打，这在任何法院都逃脱不了“主观故意”的罪责。这也解释了在事发之前当地政府寻衅式的种种刁难。狼定意要吃羊，则羊即使在下游喝水，也会违反常理地污染了处在上游之狼的饮水。在狼的心里，狼要吃羊，肯定是由于羊的错。“MLH 革命”也不是“守望事件”的真正原因，而只是一个借力，或者一个借口。对于借酒撒疯的人，酒从来都不是疯的真正原因，疯的真正原因是他想疯。“守望教会”遭害不是因为该教会自身有什么过失，其唯一的“过失”就是被贼惦记了。一个人定意要打你了，你是怎样退让都免不了挨打的。“守望教会”不过是政治权力有意识和有计划地限制与消除独立教会运动的受害者。

由国家宗教局局长指示各级政治权力行动，可见运动是全国性的。“守望事件”不是



个别事件，甚至也不是局部事件，而是一个全国运动的开端。“守望教会”之所以首当其冲，因为她是某类教会的典型。此次运动针对的不仅仅是“守望”，也不仅仅是北京地区，甚至不只是家庭教会。此次运动是全方位的。在北京，那些挂名在“三自”之下却实际不肯完全放弃自己独立地位的教会，此次不也开始被勒令停办了吗？除了死心塌地地投降“三自”，任何教会都在打击之列。“独立”就是打击的范围。作为教会独立性的基地，家庭教会成为此次打击的重点；而由于其对外影响力和对内引导力，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又成为打击重点的重点；作为大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典型，“守望教会”也就难免首当其冲了。

国家宗教局局长为此次运动订立的两个目标，一个是战略性的，一个是战役性的。全面消除教会的独立性，将所有基督徒都纳入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以便达到政治权力主宰基督信仰的目的。这是中国政治权力针对教会的长期战略目标。局长的第一目标显然与这一长期战略是完全同一的。但是，基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即使最迟钝的官员也意识到：通过一个运动而消灭整个独立教会，根本没有可能性。所以，局长提出的第一个目标仅仅是方向性的，是一个尽力而为的事情。第二个目标就具体多了，似乎是一个当下可能的目标。公开化的大型城市家庭教会是教会通向主流社会的最有效的福音窗口，是目前最深入主流社会的教会前沿。打掉大型城市家庭教会，最起码在外在形式上，就剥夺了家庭教会在主流社会中最有效的拓展通道，阻止了家庭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步伐。尽管在大多数城市，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刚刚在萌芽，但是，在北京、温州、厦门等城市，此类教会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北京；在 2007 年夏季，北京仅仅有两家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即“守望教会”和“锡安教会”；到 2011 年初，北京已经出现了超过一百家在

写字楼聚会的大型或准大型家庭教会。这些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公开地在社会公共生活空间里面聚会，从而，在深度与广度两方面都加速了信仰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其自身也由于与社会的接触面增大而得以迅速扩展。就社会影响力而言，自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崛起以来，家庭教会才逐渐成为重大的社会议题，其表现就是家庭教会开始成为媒介的焦点和官方或民间研究的选题。在自身增长方面，且不谈与公开化同步的内部结构的完善，单论规模，这些大型的城市家庭教会在数量上都有急剧的扩展；比如，“锡安教会”在2007年秋季仅有一百多成员，而目前却有八百人左右参加其主日聚会；又如，从2009年11月到今天，“守望教会”的聚会人数又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增长。打垮了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就摧毁了家庭教会在主流社会里面发展的前沿阵地，从而，抑制住家庭教会在主流社会里面迅速发展的势头。

就因为“守望教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城市家庭教会，由此，对“守望教会”的打击也就是对大型城市家庭教会最具有代表性的逼迫。这是教会与世界之间“诉辩抗争”的最新判例。在这个前沿阵地的扭杀里面，双方对垒的最新前线将被划定。“守望教会”是家庭教会的前沿阵地，可以说，“守望教会”是为捍卫家庭教会的最大生存空间而战。守住了这个阵地，就守住了家庭教会深入主流社会的前沿。就生存空间的前沿而言，“守望教会”是为了整个家庭教会而背负了被逼迫的重负。如果没有“守望教会”这个高个子顶着，不知有多少家庭教会已经被蹂躏了。就效益而言，“守望教会”所付出的“十字架”代价具有教会整体的意义。

无论此次具体战斗的外在结果怎样，挑起此次纷争的政治权力已经输了。前线阻击部队的任务不一定是守住前沿阵地，而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敌军的力量并为纵深阵地上的部队争取

准备的时间。仅仅才两个礼拜，逼迫“守望教会”的政治权力已经在政权合法性与社会舆论方面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至少北京的不少家庭教会在观察、思索与效法方面已经做好了对付新一轮逼迫的准备。“守望教会”失去的仅仅是阵地，而不是教会；因为此次“十字架”的经历，“守望教会”的兄弟姐妹不仅对信仰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与这个特定的地方教会有了生死之交。最不可思议的政府出招就是那个解散教会治理委员会的口信；这个政府管理教会事务的荒谬招数，若不是出于愚蠢的话，那简直就是一个侮辱了，这不是太小瞧“守望”人对基督与教会的忠诚程度了吗？从长程看，即使此次“守望教会”出于无奈而分散为多个小型聚会，由于以往教会生活所形成的教会理念和此次“十字架”的生命经历，在三到五年里面，分散聚会的“守望教会”成员会变成十家八家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就近期而言，失去一个阵地的“守望教会”并没有丧失其所有的阵地；特别是只要教会还在，“守望”随时还可以进入任何一个阵地。教会不是“MLH革命”的临时聚集人群；教会的委身要求与日常性质，使得教会不会因为一场二场逼迫而溃乱。由于“守望教会”的榜样，其他一百多间大型城市家庭教会也可能会效法“守望教会”的样式。每剥夺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就创造出—一个可能户外敬拜的教会，而且由于每一个退出户外空间却没有丧失教会与“十字架”生命的教会都可能重新出现在户外敬拜。不知道北京地方政府使用国家机器可能禁止多少间家庭教会的同时户外敬拜呢？三间？五间？十间？大概那也就是北京地方政府可能付出的最高执行成本了吧？以目前对付“守望教会”所动员的资源计算，北京地方政府绝无可能运用国家机器禁止更多间家庭教会同时的户外敬拜。最要紧的是，若是政治权力将全部的力量用在除了合理地要求敬拜场所而全然顺服执政当权者的

家庭教会身上，这将不仅大大动摇了自身的统治基础，而且可能为不那么顺服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提供了真正的机会。

最后，借此机会对北京市宗教局局长提一点建议：北京不是上海；上海只有几间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北京却有上百间大型城市家庭教会；上海家庭教会的彼此连接程度，内部动员力以及社会影响力都不能与北京家庭教会相比；上海是一个私人生活空间高度自由而公共生活空间却不那么开放的城市，而北京却是一个公民在公共生活空间里面非常活跃的城市。上海的所谓“成功经验”不可能带到北京来。即使在上海，那种模式也只适用于一定的教会和社会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经验也将会越来越不“成功”的。有许多人（包括笔者）为你祷告，但愿上帝开你的眼，不要固守上海经验，多看看温州经验；尽管知道你不是决策者，若真能依据社会现实向上提出建设性意见，于国于己都是祝福。

## 五、守望“分别为圣”的场所

宗教学界常常质疑中国是否出现过真正的宗教，因为在中国以往的宗教里面并没有一位绝对他者。儒学是所谓“内在超越”的典型，儒学的超越从不越过主体（即人）与伦理的界限，从而，超越并没有超出“我”的范围。道家与佛教的超越仅仅是否定式的超越。“无”或“空”都具有终极本体的意义，但是，只是作为否定性的或负的本体而存在；“无”或“空”都不是终极实体，而是终极否定，即一种发挥终极本体作用的否定。“无”或“空”仅仅指出终极本体不是什么，而没有指出终极本体是什么；绝对他者是绝对的无或者绝对的空，从而，绝对他者变成了绝对的没有，也就是没有绝对他者。道家与佛教都达到了至上的超越之处，却在那里仅仅发现了没有绝对他者的绝对

他者空位，由此，道家与佛教的超越是“负外在超越”；因为一“外在”，就仅仅剩下了“否定”，“没有”或者“负”，所以，“负外在超越”以外在的否定而将实在超越局限在主体之内，从而，在本质上依然是“内在超越”。

基督教却是“外在超越”的典型。绝对他者是基督教信仰存在的前提。“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与“太初有道”（“这道就是上帝。……万物都是藉着这道创造的，凡是受造物，没有一个不是藉着这道创造的”）都不仅指明了终极本体的他者性质，也指明了终极本体的实在性质。宇宙的本源是上帝，而上帝是无限之在。无限仅仅是没“限”，却不是没“有”。对于无限，没有“限制之在”不过是没有限制之“在”。无限否定的是“限”，而不是“在”；无“限”，恰恰要表明真正的“在”，即“在”的本质不是“限”（由此，“在”与“限”是可分的，一个人失去了存在的有限形式，却不一定丧失存在本身），所以，无限的否定是真正的肯定（这与道家与佛教的绝对否定截然不同）。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就是指向作为终极实体的“绝对他者”，即上帝。在“有”之外还是“有”，“有”才是无限的；“有”是无限的，终极本体才可能是实在的；终极本体是实在的，超越才是实在的（即不是放弃，而是获得，更确切地说，对“限”放弃才能成为对“在”的获得）。信仰的实在性质必须建立在绝对他者的实体性质之上。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作为典型，也表现了其他启示宗教（即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特性。

中国所谓的宗教与准宗教都缺乏“分别为圣”的实在具体形式。儒学就不用多说了，既然超越都发生在人的伦理境界，从本质上就没有分离出来一个外在的超越世界；“圣”就是人，从而，“圣”只要向内（人的里面）寻求；“圣”与人都一体了，还需要什么分别出来的“圣”呢；“圣”都全然在人的内部了，外边哪儿还需要



一个有形实体的形式呢？道家与佛教是“无而为圣”或“空而为圣”。“无”或“空”都不是可以独立（即自在）的实体；只有在对实体的否定中，“无”或“空”才可能显现出作为负终极本体的作用；实在了，也就不是“无”或“空”了。没有本体意义的实在，就无法独立地彰显自我。“无”或“空”都必须依附性地化在一般尘世生活里面，才有可能获得有形的表现形式。只要一分别，便是无或空了，那只是一个否定的或负的“圣”，就是以“没有”为“圣”。对“佛”“道”，所有的有组织形式的独立（即分别出来）的信仰实在生活都是一个出家或离世（即否定或没有）的去处；这种有形的信仰实在生活，要么是与世界隔离的（对于出家人），要么是临时的或非实质性的（即非日常或功能性的），所以，仍然不具有真正影响世界的实在性质。吃斋念佛和个人修炼必须依附在尘世的日常生活之上，与“分别”出来的宗教有形实在关连不大。儒学则完全俗世化了，其有形的实在活动都是官办的（或族办的），完全是另一种尘世生活。

“道成肉身”是“分别为圣”的典范。“道成肉身”意味着：终极本体（即“道”）在世界里面可以成为一个不同于有罪世界的独立有形实体（即“肉身”）。道是一个永恒实在，所以，在终极的意义上，道是自在的，肯定的。这种自在性或实在性使得道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即自在的）有形实体。以有形独立实体的形式直接与世界对立，这恰恰是基督教“在世”的有形表现。耶稣个人的肉身象征着一切有道的有形实体，以形象化的语言说，“基督身体”是一切具有永生（即“道”）的人的总和。这就是教会。

基督徒保持着自己在世界里面的一般日常生活，却必须以“分别为圣”的有形实在形式申明自己的信仰；这就是在世的超越。这种外在“分别为圣”的独立信仰生活，是内在“分

别为圣”（即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与世人不同）的保障。用教会的用语说，“分别为圣”是“全然为圣”（即内在于一般日常生活里面的“圣”）的基础。“分别为圣”的有形生活具有礼仪的性质，而一切礼仪都是象征性的。“分别为圣”的象征是双向的：一面指向天国，另一面指向世界。正是在这种双向的指向性上，“分别为圣”发挥着媒介的作用。耶稣基督是世间第一个（在逻辑意义上）“分别为圣”的有形存在。一方面，他以有限躯体象征性地活出了至上者（即上帝）的无限生命；另一方面，他又以一人之身象征性地代表了所有自我中心的有限者（即罪人）。没有这个象征性（即指向性）的有形存在，基督耶稣就不能显现全神—全人的生命，全神而全人的同一恰恰是“中保”（即媒介）的实现。一方面，这个有形存在必须开放地指向上帝，否则，基督耶稣就无法成为世人走向上帝的通道；另一方面，无限上帝必须坐落在这个有形存在里面，不然，基督耶稣就不能成为上帝在此世工作的器皿。若是上帝能够以无限本体直接作用有限世界，就不需要一个“分别为圣”的有形存在。作为唯一中保，基督耶稣显示了“分别为圣”（即象征性的有形存在）的必要。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耶稣之“分别为圣”的延续。教会就是被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群。教会以有形的存在指向天国，从而，教会是在世的天国；教会对天国的展示必须凭借自身的有形存在，由此，教会是天国的在世。指向性确立了教会的天国性质；有形存在保证了教会的在世形式。作为象征性的有形存在，教会是天国在此世的钥匙；“教会之外别无拯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分别为圣”的有形教会生活里面，基督徒一面象征性地先行体验了天国生活，一面象征性地将日常生活的一切带入天国境界。

在第一义上，“分别为圣”是与“全然为圣”相对的概念。“分别为圣”就是在外在形式上

与一般尘世日常生活不同的特殊信仰生活，也就是狭义的教会生活。“全然为圣”则是外在形式不分离于一般尘世日常生活但内在生活意义却具有信仰性质的生活，也就是广义的教会生活。在第二义上，“分别为圣”与“全然为圣”是同一的。从一般尘世日常生活里面分离出来的“分别为圣”就是为了在一般尘世日常生活里面“全然为圣”。“分别”与“全然”只是形式，“圣”才是内容，“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不过，尽管“圣”内容的同一，形式的区别仍然必须，因为“分别为圣”与“全然为圣”在“活出基督生命”的过程里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人的有限与有罪，没有人能够直接“全然为圣”。没有“分别为圣”的礼仪式或象征性的教会生活，有限的人就无法上达无限的上帝；有限之人在此世与无限者的同在都是礼仪式或象征性的；“与无限者的直接同一”意味着“我就是上帝”，谁敢说自己是有限的自我为中心，从而，会自然地淹没在自我的尘世日常生活里面；不借助常规的“分别为圣”，有罪之人难以保持强烈而持续“与上帝同在”的体验。不“分别为圣”，就无法“全然为圣”。中国式的“内在超越”无需“分别为圣”。“释”与“道”都是不执著于外在礼仪而向内“悟”的“内在超越”，而儒学则是无需外在礼仪而直接在伦理生活里面自“省”的“内在超越”。在中国教会里面的那些去礼仪化或非组织化的趋向里面，不难辨认出“儒”“佛”“道”的影响。“信仰不是宗教”是这些趋向的典型说法，其实质就是无需通过“分别为圣”，就可以“全然为圣”。这种没有“分别为圣”的外来恩典就自己活出基督生命的诉求，依然是中国式“内在超越”的自救道路。在自我的修身养性中就直接“悟”出来了，在一般的伦理生活里面就“自省”出来了，我们还需要一个自我之外的超越的基督吗？我们还需要一个尘世生活以外的具

有独立肉身的耶稣吗？除了上帝本人，谁可能与上帝直接同一呢？没有认知这一点，是中国式“内在超越”的结症，自然也就是束缚于“内在超越”文化模式的教会趋向的结症。否定“分别为圣”的基督身体，就是否定实在的基督生命，就是空洞地接受抽象“基督”而实际上只凭借自我伦理生活的自救，得到的只是“顿悟”出来的“佛”，“修炼”出来的“道”，“自省”出来的“圣人”。

敬拜是最为常规的“分别为圣”。当然，也可以在“全然为圣”的意义上使用“敬拜”一词，比如，“我的整个生活就是敬拜”。“全然为圣”的敬拜具有两层意思：（1）敬拜是“全然”的，从而，我的一举一动（包括走路、吃饭、睡觉、便溺）都是敬拜；（2）敬拜是内在的；只有内在地怀着敬畏的心，与世人相同的日常生活才具有敬拜的意义。“全然为圣”的敬拜恰恰隐含着“分别为圣”之敬拜的必然。敬拜只有内在化，才可能化在一举一动（即全然）里面；这意味着：必须有外在形式明确的敬拜作为“敬拜”范畴的第一义；必须存在着一个内外完全一致的敬拜原型，以便可以从中提取内在意义，由此而化到日常尘世生活的一举一动里面去。在“分别为圣”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进行的教会敬拜就是敬拜的原型，是一切可能引申内在敬拜意义的依据。敬拜是“分别为圣”的，其时空表现形式就是“分别为圣”的。主日从七日中分别出来，成为“圣”的时间；帐幕—圣殿—堂会从日常生活空间分别出来，成为“圣”的空间。主日与殿堂都是礼仪化的表现形式。通过礼仪而“圣”化的时空形式会大大强化基督徒的敬拜体验。在堂会的敬拜体验肯定不同于在厕所的敬拜体验；主日敬拜的体验必然强过工间休息敬拜的体验。租用与购买写字楼空间作为主日敬拜的场所，正是为了让主日敬拜的场所分离于一般日常生活空间，从而，从空间形式上回复主日敬拜的“分别为圣”

性质。家庭空间是饮食男女得以展开的最为日常的生活空间。通过礼仪，可以将家庭空间在时间上“分别为圣”，成为主日敬拜的场所；但是，在形式上，家庭空间内的敬拜效果一定弱于在殿堂里面的敬拜。在二千年的教会史上，家庭空间从来不是教会敬拜的首选场所；只有在不得已或者作为辅助形式，家庭空间才被历代教会作为敬拜场所使用。比之内容，形式会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是，内容总会要求相应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与使徒首先选取圣殿与会所作为敬拜的场所；也是为什么早期基督徒坚持去地下墓道聚会。就“分别为圣”的聚会场所而言，堂会不是必须，却是最佳，至少是更佳；家庭空间不是不行，但在效果上较弱。对于敬拜，形式不是最重要的，但不等于形式是不重要的。即使在厕所里面，我们也可以敬拜无所不在的上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争取比厕所更佳的场所敬拜上帝。在敬拜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要选取更佳效果的敬拜形式。

“敬拜的空间不重要，敬拜的时间也不重要，一切敬拜的外在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敬拜的心”，这种属灵的说法不难让人想起禅宗那个典故，“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动，只是心动”。“一切皆由心生”不过是中国“内在超越”传统的一种表示；对于基督教，如果外在有形表示真的不重要，“那道”与“那灵”就不会成为肉身。最好的比照就是律法，耶稣只是将律法的内在精神还给律法，并没有要消灭外在的律法，从而，耶稣不是从外边废除律法，而是从里面成全律法，使律法成为里外一致的真正律法。然而，在中国教会的境遇里面，耶稣由内而外的成全被曲解为以内破外的心法。对于教会，敬拜的外在形式是重要的。如果我们真地觉得外在形式不重要，我们也就不会如此上心地商榷“守望”对某种敬拜场所的坚持了。



“家庭教会为什么非要到写字楼敬拜”？那么，家庭教会为什么非要到家庭空间里面敬拜呢？目前家庭教会到写字楼内敬拜，只是对“只准在家庭空间敬拜”的回应。家庭敬拜是在不自由之条件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不是基督教敬拜的正常形式。在写字楼敬拜，或者在家庭空间里面敬拜，这应当是基督徒自己的选择，而不应当是一个行政命令。“守望”等教会到写字楼敬拜仅仅是为了提供“家庭敬拜”之外的另一选择。这些教会既没有号召所有教会都到写字楼去敬拜，更没有下一道命令逼着各教会到写字楼去敬拜。“到写字楼敬拜”只是在“非要在家庭空间敬拜”之外的一种选择。其实，只要允许大家自由选择，哪一种形式更适合教会敬拜自然会在自由选择里面明了。■

# 为结束60年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文 / 王怡

## 一、家庭教会是守法的代表

1955年，王明道先生写下《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成为中国教会在君王和社会面前的辩护词。几十年来，家庭教会为福音的缘故，在中国始终持守和践行着宗教和良心的自由。尽管一直受到政府打压，教会一直努力传讲基督的福音，不停止礼拜和聚会。尽管缺乏合法的法律地位，但教会仍然在当代中国形成了几千万公民的团体生活。

有人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我要坦然回答，是的。60年来，家庭教会一直在违法，在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布道、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和慈惠事工上，家庭教会都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全面违背中国的宗教行政管理及相关行政执法，已长达60年。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家庭教会的道路，也否定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教冲突的历史事实。

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违法了吗？我们当诚实并勇敢地回答，是的。60年来，

这个国家一直在宗教自由方面践踏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教会的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慈惠等事工上，都以非法的、专制的和野蛮的方式，逼迫主基督在中国的儿女和教会。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圣经是基督徒和教会的“宪法”，那么家庭教会60年来对上帝的敬拜和传讲，正是在中国社会中遵循上帝律法和良心自由的典范。我必须说，我们没有违背那更高的、至尊的法律（雅2:8）。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刻在良心中的法律，我们才不敢不违背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宗教管理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剥夺和控制了基督徒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使命。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宪法》被称为现代国家的“君王”，如果中国政府宣称它的权力来自宪法的赋予并应当遵守宪法。那么，我也要诚实地回答，60年来，家庭教会恰恰是在中国社会顺服君王

和宪法的典范。教会顺服宪法到了一个地步，即使所有政府官员都选择了藐视宪法，甚至将那些不和他们一起违法的人送入监牢，但教会仍然一如既往地践行着依法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宪法权利。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在上掌权的《宪法》，我们才不敢不违背那些违反宪法的宗教行政管理体系及相关的执法行为。

家庭教会的一切诉求，在本质上都是福音的诉求。这一诉求与国家的直接冲突，聚焦在《宪法》第35条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换言之，社会转型、政治进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在基督徒看来也都是好的，但这些永远都不是教会的诉求。无论是奴隶制还是民主制，无论是君主还是法治，圣经教导教会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总而言之，基督的教会对于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都并不感兴趣；但教会在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下，都对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感兴趣。

因此，在60年的宗教逼迫中，家庭教会一直以和平、忍耐的方式，成为中国社会守法的代表。主若许可，教会也甘愿在任何制度下吃亏，遵守一切不公不义的法律。事实上，60年来家庭教会就是这样行的。然而，教会唯一不能遵守的法律，就是那些试图剥夺和控制我们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的法律。教会在公共层面，不能不视这些法律是“违宪”的；教会在信仰上，也必须视这些法律是邪恶的和敌基督的。

无论面对罗马皇帝还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真教会的这一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且，也几乎正是基于基督教会对于这一立场的近两千年的坚持和付出，才形成了现代国家和宪法制度中的“宗教自由”观念。

家庭教会的诉求，一直以来，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除了结

束宗教逼迫，保障宗教自由，教会的福音使命与国家的权力无关，教会对国家一无所求。

## 二、不是政治化，而是政治逼迫

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4月25日)撰文，指北京守望教会的户外崇拜，及家庭教会寻求其敬拜、传道和地方教会群体的公开化、合法化的努力，是教会的“政治化”。

即使在信徒中，我们也常常疑惑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要理解1950年以来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必须澄清以下几点事实：

- 1、60年来的宗教逼迫，从来就不是法律逼迫，而是政治逼迫。就如主耶稣当初所受的审判，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审判（彼拉多说按罗马法律耶稣是无罪的），而是宗教和政治审判。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15:20）。我要对弟兄姊妹们说，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是以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被钉上十字架的。我们在受逼迫中被称为“搞政治”的，这岂不是我们作为门徒本不配得的荣耀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顶着“犹太人的王”的牌子，因他本是荣耀的君王。同样，中国家庭教会顶着“政治化”的牌子，因我们本是有君尊的祭司。
- 2、国家与家庭教会的冲突，从来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政府还是教会，都要面对这个事实。家庭教会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在技术层面和行政层面的执法或违法问题。“家庭教会问题”，是因着数千万基督徒公民长达60年来对宗教和良心自由的持守，从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最严重的公共政治问题之一。
- 3、是政府对教会60年的政治逼迫，而不是

教会 60 年来在行政管理层面的不合作，才导致了家庭教会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 4、是教会的信仰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成为了教会信仰的一部分。对教会来说，无论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布道、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和慈惠事工，都永远是信仰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但对国家来说，只要政府一天不承认教会有敬拜上帝、传扬福音之主权，这些问题就永远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
- 5、家庭教会的立场和诉求，恰恰是请求掌权者，不要再把我们当作政治问题了。这正是家庭教会坚持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原因。家庭教会因此承受的政治逼迫、隔离和歧视，已长达 60 年。我们已厌烦了偷偷摸摸地聚会，厌烦了和秘密警察打交道，厌烦了这个国家对福音的恐惧。谁的心里有了恐惧，谁就继续在将信仰问题“政治化”。
- 6、“家庭教会问题”的政治化和“教会的政治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教会除了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践行宗教自由以外，是否介入和借助狭义上的“政治的”权力和手段，而导致了教会本身的“政治化”？据我对当代家庭教会的了解，我必须断然作答：我不认为任何家庭教会及其传道人具有“政治化”的倾向和危险；正如我不认为任何“三自”堂会及其传道人没有“政治化”的倾向和危险一样。因为将教会政治化的，恰恰是跟从三自运动的官方教会，而不是拒绝“三自”运动的家庭教会。
- 7、只有结束宗教逼迫，保障宗教自由，才是家庭教会问题“非政治化”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有责任为此发出声音。上一

代的传道人，因宗教逼迫本身而为主受苦。这一代的传道人，要因着结束宗教逼迫而预备为主受苦。

### 三、为结束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从教父查士丁的《护教辞》和初代教父们大量的护教文字，到路德和加尔文等改教家为着护教而呈给君王和诸侯们的文章、书籍，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前辈王明道先生所写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主基督为他的教会，在“被政治化”的历史中，引导和开辟了一条公开护教和传扬福音的道路。

今天，上帝为家庭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们，预备了远比过去时代更广阔的新闻传播、公共舆论、互联网、市民社会及现代法治体系的保护、允许和技术条件，我们若不能更加公开、坦然地在中国的掌权者和人民面前为基督信仰辩护，为结束 60 年的宗教逼迫而发声，并提出我们对福音传扬之自由和教会对教义、教产、教职之主权的诉求，我们这些传道人就有祸了。

我呼吁更多的传道人一起发出声音，并请求主在中国的全体教会成员，及政府和更多的公民，来诚实面对以下的事实：

- 1、1950 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基督教会宗教逼迫，至今没有结束；
- 2、基督教会的聚会、结社、布道和宣教的自由，仍不被中国政府承认；
- 3、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至今形同虚设；
- 4、基督徒在任公职、受教育、学术、出版上，至今受到公开或严重的歧视。

我也请求中国的掌权者，和每一个或参与或没有参与过宗教逼迫的公务人员，凭着上

帝刻在你们灵魂中之良心（罗 2:15），来承认和面对以下事实：

- 1、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将教会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随后在历次政治运动和迫害中，将无数牧师、传道人以“反革命分子”等名义关押、枪决，迫害不参加官方“三自爱国会”的广大信徒，其中包括我们尊敬的王明道、倪柝声、袁相忱等传道人。这些政治迫害迄今为止，一直未曾得到改正、重审与和解。
- 2、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随后全国19所基督教高校、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及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全部被政府接收。这一剥夺和侵犯

宗教自由和教会财产的行为，60年来未曾得到积极和全面的改正。

- 3、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的“19号文件”对当时的极左宗教政策有所纠正，但仍然保持了对基督徒聚会、结社和宣教的限制和打压，从此主导了各级政府30年来对基督徒和教会的错误执法，包括罚款、拘留、劳教、关押、取缔、酷刑及其他非法措施。这一错误政策的影响迄今未曾消除。
- 4、2004年，国务院违背《立法法》关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限制必须制定法律”的规定，非法制定《宗教事务条例》。其中对基督徒的聚会、结社和宣教的宪法权利，作出诸多限制和取消，并继续将处在中共统战部和官方“三自爱国会”控制以外的广大基督徒的聚会、结社和宣教的行为，视为非法。



原中华圣公会救主堂，现为一公司的办公场所

作为家庭教会的传道者，我为教会所受的这一切逼迫和限制，感谢和赞美全能的上帝。因为上帝许可并在他美善纯全的旨意中使用这一切，造就、炼净了上帝在中国的教会和儿女。并赐给我们不配得的，为义受苦的莫大福分（彼前 3:14）。在更高的意义甚至个人的意义上，我宁愿这样的逼迫继续存在，也甘心顺服上帝的心意，预备承受更长久的政教冲突。因为这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和那末后的指望而言，都是好得无比的。

但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逼迫者的怜悯。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信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咒诅——难道我们也不信吗？

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因宗教逼迫的阻隔而不能更自由、更有机会听到福音、来到教会的同胞的怜悯。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在乎他们失去了什么——难道我们也不在乎吗？

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更是为着我们在受逼迫中常常的软弱。“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26:39）。我们承认，在这常年累月的逼迫和限制中，基督徒也常有胆怯、惧怕，常带血气，苦毒，甚至在受苦中也难免自义、骄傲。因此，我们不是追求宗教自由的英雄，我们乃是求告主基督，早日使我们在这一时代远离试探，脱离凶恶。免得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林后 1:8），而羞辱了主的名。

60年前的中国政府，曾威胁每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给凯撒。从 1950 年到 1954 年，有 41 万基督徒（约占当时基督徒的 50%）自愿或被迫在“三自爱国宣言”上签名，公开背叛主基督和他的教会，也被迫退出了公共社会。

60 年后的主的教会，也需要呼召每一个基督徒，再一次，是为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

名字和身份交出来。我们有责任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另一场呼吁、发声、请愿、护教和签名运动），在掌权者面前公开自己的认信，为福音和教会辩护，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刷中国教会背主的耻辱。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场宗教的“维权运动”，我们需要的只是一场真正的福音运动。我们的声援、请愿和发声，是与家庭教会在当前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中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福音义工运动及城市植堂、堂会转型、宣教运动及福音的文化使命密切相关的。借着这一过程，让家庭教会更加确定地方教会的成员，建造每一间地方堂会，在世人面前形成一个看得见的基督徒共同体。并以宗教自由的议题挑战其他公民的良心，坚固教会成员的勇气，呼唤游离的信徒的委身。

教会并不是要激昂地向国家争取我们没有的权利。教会乃是谦卑地为着这个国家能蒙福音的益处，而请求国家承认和尊重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教会也并不需要和依靠外在的“宗教自由”，才能维持并活出基督信仰。相反，60 年来，教会已经因着基督信仰，而活出了真正的“自由”。因此，教会为结束宗教逼迫的请愿、呼吁、护教、签名和发声，不是为着有形教会的外在益处，而是为着主基督国度的扩展，和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祝福。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罗 13:5）。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一切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在中国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林前 1:2—3）。

写于主后 2011/4/29



# 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回应《环球时报》社评

4月26日的《环球时报》以下简称《时报》出了一则题为“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以下简称“文”）的社评，文中所评论的就是近期在北京发生的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事情，而且就像题目所说的那样，是给守望教会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这是我们所看到国内媒体有关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唯一正式中文报道，因此作为当事者的我们，有必要对文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做出澄清和解释，好让读者对此事件有更全面和细致的了解。

文中多次提到的“家庭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家庭教会，并不是因为只有家庭成员（加上少数亲朋）聚集参加，也不是因教会仅限在信徒的家里聚会。家庭教会是上世纪50年代时，一大批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做出妥协而拒绝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的广大信众，为了坚持信仰和敬拜上帝，不得不退回到家中敬拜起始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参不参加“三自”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参加“三自”就是反革命，为此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那些在信仰上不肯作出妥协的，只能在家里秘密敬拜

了。过去极“左”的宗教政策，随着70年代末改革开放有所改变。这样，原先在家里秘密敬拜的所谓“家庭教会”逐渐公开聚会，并且随着人数的增长和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教会的聚会逐渐从个人的“家庭”（房子）移到写字楼等公共的开阔空间里，甚至有些地区的家庭教会盖起了教堂。尽管家庭教会经过了漫长的50多年时间，加上各地区间的差异，“‘家庭教会’的情况”确实“千差万别”，而且就像文中所指出的，“基督教近几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但是家庭教会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改变——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作出妥协，拒绝参加“三自”——这才是真正的“家庭教会”。因此文中所说，“它与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是对家庭教会的误解；教会最看重的不是聚会场所本身，而且也从来不以它来界定和限制自己，因圣经上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指基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本次守望教会户外敬拜，虽然是一个“个别教会”事件，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是50多年

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宗教事务的老问题”在现时期的突显。我们承认现在的宗教环境比起过去宽松了许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于家庭教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正是由于“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的严重滞后，造成了现在政教关系的张力。守望教会在过去的2005至200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根据当时新出台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积极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并向国家宗教局递交了《北京守望教会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从法律的途径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意见。相反，相关部门对守望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呢？相关部门不仅固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宗教政策，即不加入“三自”就不可能有合法的敬拜聚会，给予明确拒绝，而且只要信徒在家里聚会，片警不时地以“扰民”的名义干预，使教会被迫搬几十次地方；后来教会为了不扰民而租用写字楼聚会，相关部门又以得到举报“举行非法聚会的”名义冲入教会崇拜现场，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敬拜活动；而后在2009年几个部门（宗教、国保、工商、税务、刑警等部门）联合给房东施加巨大压力，强行使其解除租赁合同（那次也被迫到户外敬拜）；为了拥有不被干扰的稳定聚会场所，教会信众合力奉献大量金钱购得一处能够容纳全会众的适合且能稳定聚会的场所，然而，尽管教会早已支付全额现款，但因有关部门的介入，开发商迟迟不敢把钥匙交给我们（这种情况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教会不得不再支付高额的资金租用地方，因有关部门介入，租赁合同多次被迫解除。因此，不是守望教会要“用‘宗教自由’打磨边球”，更不是守望教会要借户外敬拜有意“与社会管理系统发生对抗”，而是北京市（或是海淀区）的相关部门一直以来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使户外敬拜成了守望教会“别无选择”的选择。

再者，文中也特别提到说，“搞政治是教

会的大忌”，对此我们完全赞同。家庭教会不愿意参加“三自”，另一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三自”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教会政治化的结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家庭教会都一直持守政教分离原则，坚决反对把教会政治化。为此，在这次关于户外敬拜的“告会众书”中，以及后来的“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我们都清楚地表明了户外敬拜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单纯的信仰行为，而不是假借宗教名义的政治化行动。无论是20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还是这次的户外敬拜，那些所谓敏感时期都不是教会所选择的，两次都是在有关部门使教会失去室内聚会场所之情况下，教会不得已做出的决定。2008年5月奥运前对守望教会的直接冲击、2009年六十年大庆前强行让房东解除与教会的租赁合同使教会失去聚会场所，以及在文中所说“当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这一时刻”，守望教会所签室内场所的租赁合同又被解除……每当敏感时期发生的这些事件，到底是偶然、还是巧合，或是一种定然？

我们再次表明，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纯宗教性的问题，是家庭教会的快速成长和滞后的“原有宗教管理系统”的张力导致的宗教问题。因此，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不要把守望的户外敬拜活动政治化。把它政治化也许可以减轻有些部门的相关责任，但这不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合宜方式。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把其确实当作一个宗教问题来解决，并且也只有将其当作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宜的解决。其实守望教会所希望的，无非就是可以在室内稳定聚会的保证，这要求一点都不高，作为教会再平常不过了。守望教会在“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也曾明确表示，“政府部门也会因此看到，只要教会有一个有保证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自己所购置的场所，教会就会像2009年11月一样马上回到室内进行主日的敬拜；由此关于教

会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所有猜测都会不攻自破。”我们理解当前有关部门“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的处境，因此，如果无法出具守望教会可以回到室内的书面凭证，那么让守望教会进入自己已购买的场所敬拜，是最自然、最合理，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了。当然，此后可以建立彼此沟通的平台，一同寻求长远

的解决之道，也为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积累经验，为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共同做出贡献。

最后，我们再次请求，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北京守望教会

2011-4-27

## 附：《环球时报》社评： 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

（2011年04月26日 环球时报）

4月24日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北京海淀区“守望教会”的一些成员不顾当局劝阻，试图强行上街搞宗教活动，后被制止。这已是“守望教会”近来第三次强行在户外公共场所非法举行活动，该组织负责人曾在网上向成员们写信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害怕被拘留，继续坚持户外聚会。西方舆论普遍支持该组织，并指责中国政府“压制宗教自由”。

这种个别宗教组织与社会管理系统发生对抗的局面，大概是当局很不愿意看到的。基督教近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他们普遍游离于社会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之外。由于宗教自由受到中国宪法保护，“家庭教会”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对于该怎么对待这一现象，政府一直很谨慎。

应当指出的是，不愿意进入合法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这些“家庭教会”，虽是中国宗教事务的老问题，但近年来有变突出的趋势。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这当中“家庭教会”自己的行为方式

很重要，如果它专注于宗教信仰，高度重视不与社会发生冲突，行为低调，就容易得到理解。相反，它就有可能给宗教管理制造麻烦，而这种麻烦也会绊住自身。

“守望教会”地处北京中关村，据称很多成员是知识分子，逐渐发展到1000多人。他们应当理解，这么大的宗教组织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构成了某种敏感，它与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拒绝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成立任何大型组织，在中国一直是受到认真对待的事情。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这方面的审慎习惯，政府的相应管理一直比较严格。这方面是否需要有所松动，是全社会的政治大事。教会不应当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充当推动变化的激进力量。否则教会就不是在搞宗教，而成为搞政治，这是教会的大忌。

“守望教会”的成员们无论最初走到一起是怎么想的，他们应当有事情正在逐渐政治化的判断力。当前是政治上比较敏感的时刻，

“守望教会”不对国家的管理做配合，而是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试图通过对抗实现自己的要求，并且在事实上呼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施压，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个教会所应当做的。

中国不是个完美的国家，对“家庭教会”的管理中国显然缺少经验，但中国奉行宗教

自由，同时致力于避免宗教对社会其他生活产生冲击，这种大的政策不仅是对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这么多年没发生过教派冲突，各种宗教和睦相处，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堪称难得。所有人都应珍惜中国社会稳定的局面。

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

4月24日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在复活节这一天，基督徒们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在复活节这一天，基督徒们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在复活节这一天，基督徒们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守望教会”的成员们最近到了一起聚会。他们讨论了中国教会如何避免政治化。他们讨论了中国教会如何避免政治化。他们讨论了中国教会如何避免政治化。

守望教会”的成员们最近到了一起聚会。他们讨论了中国教会如何避免政治化。他们讨论了中国教会如何避免政治化。他们讨论了中国教会如何避免政治化。

中国能突破自由主义秩序吗？

李强 随着自由主义秩序的建立，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由主义秩序的建立，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由主义秩序的建立，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自由主义秩序的建立，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由主义秩序的建立，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由主义秩序的建立，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核辐射无国界 核安全高于一切

张德胜 核辐射无国界，核安全高于一切。核辐射无国界，核安全高于一切。核辐射无国界，核安全高于一切。

核辐射无国界，核安全高于一切。核辐射无国界，核安全高于一切。核辐射无国界，核安全高于一切。

融侨投资 菜基投资 (本欄文章均請讀者參與討論) 電子郵件: xun@qibolimes.com.cn

# 北京守望教会 告会众书

弟兄姊妹们平安！

守望教会再次进入到艰难之中，就像 2009 年 10 月一样，教会要再次做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就是到户外敬拜聚会。3 月 20 号主日我们在教会中报告了两周后教会将移往锡华商务酒店进行主日聚会，22 号，酒店的负责人就找我们，分别以不同理由说明我们租用的会议厅不能交付使用，其中也提到了当地派出所的介入。这是自去年 5 月与 8 月两次类似的事件后，守望第三次以教会名义签下了租用合同却由于有关部门的介入而无法使用租用场所聚会。此次教会为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事先（签协议前后分别两次）就聚会场所要变换情况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并且在 20 号的主日报告中也向会众表达了，如果再出现上两次那样被干预而无法使用的情况，只好户外聚会；同时表示户外聚会不是我们的所愿，所以要弟兄姊妹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能顺利使用新租的地方。

这次事件表明，政府部门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把我们限制在现在聚会的“老故事餐吧”，直到我们不再能使用这个地方后就自行分散。2010 年一年多在老故事的聚会，已使我们的聚会场地常处于爆满的情况，每次聚会都有不少人站在后面。教会数次要离开老故事的首要原因是教会的自然增长。另外，这一年教会在这里聚会，出于大家能够理解的原因，现有环境给老故事的经营方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自去年底就多次提出让我们离开，最后期限自 1 月底一直推到了 4 月的第一个主日。教会认为，在经营方已经多次提出这样要求的情况下，教会再在此进行主日聚会将影响到教会的见证，因此教会才如此决定：这次离开老故事就不再回来了。

当然，每次遇到这样的艰难时，我们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分散聚会？现在我们不能分散聚会，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走完我们当走的路程。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山上的城”异象的带领下，我们教会经过堂会转型已经成为了公开的和整体性的教会；从 2009 年开始正式推动建堂，努力解决聚会场所问题，并且在

同年的12月底购置了位于中关村大恒科技大厦二层1500平米的写字楼。我们的领受是，分散聚会违背这几年神对我们的带领。因此，建堂结果未显明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分开聚会的。整体聚会并不是聚会规模的问题，我们当看清楚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并非今天教会分散聚会了，争战就结束了，聚会场所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自2009年12月22日教会全额支付二千七百万购房直到如今，一年三个月的时间过去，由于政府部门的介入，开发商一直表示无法交付钥匙却不给任何理由，致使我们至今仍无法使用那地方。老故事不能再使用，我们新租赁的锡华也受干预而无法使用，分散聚会又违背神这几年对我们的带领，所以除了户外聚会，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期，户外聚会难免会被人涂上政治色彩，也许这就是有些人期望甚至导演和设计的陷阱。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非常看重教会作为信仰团体的社会见证，我们不希望教会带上政治色彩，当她出现在中国社会时被人误解为政治团体。而且作为上帝的教会，我们非常愿意分担同胞的疾苦和国家所承受的压力，尤其是在现今动荡不安的处境中。为此，我们应当而且愿意尽自己的努力减轻这个社会的负担而不是加添麻烦。但若有人硬要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政治的罪名陷害教会，愿主鉴察和审判。当年我们的主耶稣被人加上了政治的罪名，他仍然顺服父神，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同样，为了敬拜上帝，我们也愿意面对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风险。

教会再次决定户外聚会，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它已经挑战了我们信心的极限，考验着教会的合一。我们知道一旦选择了户外的敬拜聚会，我们每个人会遇到怎样的情况。政府部门很可能就像过去不惜代价地使用神所赐本应用来赏善罚恶的公权力、投入大量本应为公民谋利益的纳税人的金钱、调动地方甚至是不具执法资格的居委会等，对我们每个信教公民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使我们无法进行聚会。我们的生活工作会受到影响，甚至要付出其他各种代价。因此，这不单是教会，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所面临的选择。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在神面前信心的程度，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愿神的手托住我们每个人，让我们靠着他能够在这场争战中一同站立得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路德那样，有勇气站在君王的面前，同时也是站在神及我们自己良心的面前，坦然地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站立在此，愿神帮助我们，帮助他自己的守望教会。

恳请基督的众教会纪念守望教会，并为我们扬声代祷！为我们举手守望！

北京守望教会

2011年3月27日

# 北京守望教会

## 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

教会在这个时期进行户外敬拜，很容易被政府或其他不了解的人解读为是要参与到当下敏感的政治活动中。20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基本上没有这种误解的声音；但这一次，特别是在一些外媒的报道中，把守望教会户外敬拜与某种政治运动或某个人的维权活动联系起来的倾向十分明显。对户外敬拜时间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无论是2009年还是现在的户外敬拜，时间都不是教会能够选择或决定的。两次都是在有关部门使教会失去室内的聚会场所后，教会被迫做出的一种反应。因为我们不想停止教会的主日聚会；因为我们不想主动地分散聚会。

我们再次表明，守望教会进行户外敬拜，只是出于主日想要在一起进行敬拜这个宗教性的原因，与当下的某种政治运动或某个人的维权活动没有丝毫的关系。而造成教会与政府有关部门冲突的缘由，我们相信政府有关部门也了解，确实不是这一段时间形成的，而是数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是正视所带来的结果。把这个问题放在数年来一个大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就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问题之所在。

自2005年守望教会开始租用写字楼进行主日聚会，到2006年教会整合、向政府申请登记，守望教会一直试图成为一个透明的、公开化的教会。这些是中国家庭教会在新时期发展的一种大趋势。随着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的迅速发展，信教人数的增加，信众构成中受教育比例的增加，特别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信徒在大城市中的集中，家庭教会的人数、聚会及治理形式必然会发生变化。其实，向这种公开化教会的转型，从某个方面来说，意味着教会准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及社会服务，准备更多地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合作。

虽然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的存在并不需要政府部门的批准才可以合法存在，但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为了尊重政府与现行的社团登记制度，在不加入“三自爱国会”的前

提下，守望教会于2006年7月21日，向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递交了“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筹备及成立申请材料”。但2006年8月11日，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出具了《审查意见》，以守望教会“拟任牧师未经依法登记的市宗教团体认定，没有与本社团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为由，“不同意该申请”，并建议与海淀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联系、接洽。随后，教会进行了行政复议，并向国家宗教局上书，阐明教会的立场，但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自此，守望教会向政府的登记以政府不批准而告一个段落。

其实，如果守望教会按照有关部门对《宗教事务条例》的解释，把自己挂在北京市“三自爱国会”下，向政府有关部门登记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遇到今天的聚会场所问题，守望教会可能早就进了所购置的场所之中了。但问题是，作为一个家庭教会，守望教会虽然愿意向政府登记，虽然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自治、自传与自养的本土教会，虽然清楚表示拥护宪法并爱这个国家，但守望教会不愿意在自己的信仰立场上有所妥协；不能够加入一个非教会性质的官方机构，即“三自爱国会”；也不认同有关部门对《宗教事务条例》中有关宗教团体就是指“三自爱国会”的解释；这种解释让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仍然在执行着上世纪50年代的宗教政策，没有带着面对新时期产生的新问题意识来面对家庭教会的这种新发展，不愿意给家庭教会以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是在为自己所持守的不妥协的家庭教会的立场付出代价，为政府过时的宗教政策不能给家庭教会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付出代价。在这种背景下，家庭教会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以聚会场所的形式爆发出来。

2008年守望教会在华杰大厦聚会期间，由于教会的公开聚会，信徒人数增加，引起海淀区宗教部门的关注。以整顿奥运会前的安全为由，北京海淀区宗教与公安多个部门于5月11日冲击了守望的主日聚会，试图取消教会在那里的聚会。虽然当时政府部门没有达到取缔的目的，但一年多以后，2009年10月，有关部门终于通过各种手段胁迫房东就范而成功地将守望教会从华杰大厦赶了出来。由此导致了2009年11月守望教会在户外的两次敬拜。

在2009年11月户外敬拜期间，教会曾向北京市民宗委上交了致政府意见书，明确提出通过场所备案的方式解决教会聚会场所问题，但北京市宗教部门除了让守望教会在“三自爱国会”名义上解决场所问题外，对教会的建议没有给予任何积极的回应。第二次户外敬拜后，在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解决的情况下，教会带领层相信了政府有关人员代表政府表达的允许守望教会回到室内进行敬拜的承诺，相信了给政府留出时间就能够解决场所问题的愿望，而于11月15日的主日重新回到室内敬拜。

虽然教会在此期间历经艰难，时常需要不断地更换聚会地点，但我们始终在独自承担着这种需要不断变换聚会场所的不便。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购置自己的聚会场所，更好地解决主日敬拜的场所问题。但2009年12月22日，当教会全额支付了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房款后，却由于政府部门的介入，开发商始终拒绝交付房屋的钥匙，却无法给出



任何的理由。从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可以看出，有关部门还是不愿意守望教会能够在室内有一个稳定的聚会，不愿相信教会在室内的稳定聚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样，教会一方面支付了二千七百万的房款却无法使用本当属于教会的场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支付高额的租金租用临时聚会的场所。2009年底至2011年初期间，教会独自承担了所有由于场所问题所带来的聚会的不便，一等就是一年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其结果是，不仅进入教会所购置的场所让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教会租用新的临时场所也开始遇到问题。

由于教会所使用的“老故事餐吧”不能够容纳参加教会主日敬拜的人数，同时也因为运营方所承担的可以理解的压力，教会曾分别于2010年5月、8月以及这次2011年3月三次试图更换聚会的场所，但这三次都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而让教会即使在与酒店方签了正式的合同，也还是无法使用所租用的地方。我们认为，如果其中的某一次介入是偶然的话，连续三次的干涉使守望教会无法有室内的聚会场所，已经是有意地要失信于2009年11月向教会的口头承诺，定意要把教会与政府间在场所问题上的冲突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再次显明出来。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后，我们认为，再像2009年11月那种口头地许可租用某个临时聚会场所，这种方式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只能是把问题积压在这里，带来对政府更大的信任危机，造成日后解决上的更大难度。教会这次的户外敬拜，并不是有意地要与政府对抗。教会一方面是在实践我们信仰中不要停止聚会的要求，同时也在等待与政府一起解决问题。这次教会寻求一个更为正式的凭证，或者进入到所购置的场所，其实都是在期待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够站出来，与教会一同面对这新的政教关系的局面，作出一个其可以承担责任的决定，比如教会聚会场所的备案。我们相信，如果政府部门愿意，一定会有神所赐的智慧与魄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要政府部门愿意，一定会与教会一起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虽然使教会在此时失去聚会场所并非我们的选择，但我们还是愿意把这次的冲突看作是从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契机，而不再像上次那样简单地滑过，把问题留待以后。

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一直在政府部门的手中。如果政府部门有诚意，带着服务信教公民、为信教公民解决困难的心，那么当下的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并且政府部门也会因此看到，只要教会有一个得到保证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自己所购置的场所，教会就会像2009年11月一样马上回到室内进行主日敬拜；由此关于教会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所有猜测都会不攻自破。

愿神帮助守望教会，也使用政府部门，使户外敬拜的问题尽早得到解决。

北京守望教会

2011年4月14日

# 北京守望教会 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一)

## 1、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户外敬拜？

从消极的角度说，教会决定“户外敬拜”是在无可选择之中被迫作出的一个决定，可能不是最好的决定，但是在这个时刻不能不作出的决定。现在聚会的“老故事餐吧”已经多次请求教会离开，寻找其他的聚会场所；教会新近找到的、以教会名义签下的锡华商务酒店又以各种借口不履行租赁合同；教会花了二千七百万购置的位于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场所，因为政府部门的介入，历经一年三个月仍无法从开发商手中拿到钥匙。教会在这一年多时间中居无定所，今天再次面临无论怎么样都无法解决聚会场所问题的艰难处境。

从积极的角度说，我们相信，教会今天遇到的难处，也是出于耶和華神。“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神把他的教会带到这个在人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境地，是要再次挑战我们的信心，反思他这几年带领守望教会的异象。我们相信，这几年无论是登记、整合还是建堂，教会始终行在“山上的城”这个大的异象之中。在建堂没有一个清楚结论的情况下，仅是出于外在压力而分散聚会有违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必然导致教会的分裂，而让撒但的计谋得逞。因此，“户外敬拜”是沿着神带领方向的一场属灵争战。

## 2、教会进行户外敬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从我们主观的意图，进行“户外敬拜”单单是为了敬拜我们的神。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停止主日聚会；并且我们认为，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不当因为某个领导或某个部门一时地决定我们可以或不可以用某个场所，教会就改变自己的主日敬拜方式。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意是，即便有来自环境的压力与难处，我们仍要像但以理一样，照着我们素常当作的，一周一次在主日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与祷告。

当然在客观上，我们在户外的敬拜也可能会向政府有关部门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参

加主日敬拜是基督徒信仰生命中最基本的需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纳税公民，他们主日聚会的场所，无论是购置还是租用的，都当受到政府部门的保护，而不应遭到横加拦阻。如果守望教会能够平安地使用自己所购置或租用的场所，对于中国社会今后的政教关系来说会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开始。

### 3、从法律角度看教会的户外敬拜？

户外敬拜的性质是宗教礼拜活动，而不是集会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条明确说明，“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而我们理解“正常的宗教活动”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6条中所规定的，“公民具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中国政府所认可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款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释：“每个人都拥有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他可以转变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或以个人或以群体，或公开或私下，通过教导、实践、敬拜或仪式来表达其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所谓正常的宗教活动就是信教公民按照自己信仰之教义的要求、以这种宗教的传统方式所进行的敬拜或仪式等活动，只要这些活动不违反中国法律。

我们认为宗教部门用来作为执法依据的《宗教事务条例》是一个无论从立法程序还是内容方面都严重违宪的部门法规。出于对中国法律的尊重以及基督徒的良心，我们无法从积极意义上去认可并顺服这样的法规，停止在政府所认可的“三自爱国会”之外的场所进行的主日敬拜聚会。但我们仍然遵从圣经的教导，出于对在上掌权者的尊重与顺服，愿意在消极意义上顺服这样的法规，即无条件地承担因为不认可依据这种违宪法规所做出的停止聚会的裁决所应承担的任何后果。

### 4、教会这个时候进行户外敬拜是否会被卷入政治风波？

首先，“这个时候”不是教会所选择的。有关部门在“这个时候”让教会失去所有可能的聚会场所，迫使教会不得不做出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我们作为教会会尽力地避免让自己的宗教活动被染上政治的色彩，但是否能够避免则不由我们决定。不过，教会在主日的告会众书中也明确地表达，但若有人硬要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政治的罪名陷害教会，愿主监察和审判。当年我们的主耶稣被人戴上了政治的罪名时，他仍然顺服父神，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同样，为了敬拜上帝，我们也愿意面对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风险。

在现今动荡不安的社会处境中，作为上帝的教会，我们非常愿意分担同胞的疾苦和国家所承受的维稳压力。但在政府部门不顾公民权利的维稳与众多同胞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发生冲突之时，“户外敬拜”虽然在主观意图上只是为了教会自己敬拜上帝的目的，教会的选择客观上还是让自己站在了所有孤苦无助者的一边。

### 5、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停止户外敬拜？

2009年11月教会两次户外敬拜后回到室内的决定，让不少的同工与弟兄姊妹感到不理解，这主要是教会带领层第一次经历此事没有太周全的考虑所致，是教会带领层的

亏欠。所以这次我们明确地设定了停止户外敬拜的四种情况。

首先，我们在得到政府部门正式凭据让我们找室内聚会的场所，并且我们确实找到了这样的场所后，我们会回到室内进行主日敬拜。2009年11月，我们在得到政府部门的默许后，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我们选择回到了室内。但去年5月、8月以及当下政府部门三次拦阻我们租用新的聚会场所，已经失信于教会。所以我们这次需要政府部门更为正式的许可。

其次，允许我们进入自己所购置的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场所。那个场所本是属于教会的，有关部门没有任何权利、其实也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不让教会使用；并且我们认为，让教会进入新堂是解决教会场所问题的最好方式。

这场属灵的争战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当为此做好准备，就是如果周复一周教会没有按上述两种方式获得聚会场所，那么我们会周复一周地在户外聚会，直到今年圣诞节。那时，教会在制订新一年的事工计划时，再看我们的聚会方式以及相应的建堂当作怎样的调整。相信那个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当然，可能还有更坏的情况，那就是我们教会的治委会成员或某些主要同工被抓，无法继续带领教会，那么按照教会预案起来带领教会的同工，在坚持到一定时间后，可以根据当时情况做出后续的决定。

## 6、户外敬拜与教会进入新堂是什么关系？

“户外敬拜”的首要目标是坚持教会的整体敬拜聚会，不给撒但分裂教会以任何的机会，至少这是我们坚定的心志与态度。

但如果神怜悯我们，为他的守望教会开路，让我们能够因此进入新堂，这是神给我们的莫大恩典。我们也认为，在租用主日敬拜场所不断遇到争战，也给业主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能够进入新堂是目前解决我们教会场所问题的最好方式。

## 7、我们当以怎样的心态参与户外敬拜？

我们既然定性教会的“户外敬拜”是对神的敬拜活动，我们就当怀着一颗要去敬拜神的心来参与“户外敬拜”。要有这样一个“与素常一样”的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的信心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的客西马尼园之夜，从恳切的祷告中得力，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也需要神鉴察自己的内心，看是否存在着不平与血气的东西，把户外的聚会当作是属血气的争战。

求神赐给我们每个参加的人一颗单纯、平和、与素常一样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单单是为了敬拜他。我们相信，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把这样的心献上的时候，必会蒙神的悦纳。

## 8、如果主日那天我不能够出门的话该怎么办？

很有可能在主日你打开家门的时候，会发现一群陌生人站在你们家的门外，其中会有人说你今天不可以出门参加敬拜。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与他们产生争执，也不要试图从他们的封堵中突围出来。如果你那个时候，因着圣灵与你同在的缘故，还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就平和地向他们表达，主日参加敬拜是基督徒最基本的需要与权利，他们这

样做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并不利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因此良心上应当受到责备。然后，你可以转身关门，那天你就留在家中，自己按着教会发的单张唱诗、读经、祷告，虽然那天可能只是你一个人，或者只是与你的家人一起敬拜我们的主，相信神的灵会与你或你们一家的人同在，垂听你们在他面前献上的颂赞与祷告。

### 9、如果我们有些人到了聚会的地方等不到可以带领的人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中有些人可以到达聚会的地方，大家要尽量地聚在一起。弟兄当站在外围，把姊妹保护在中间。如果等到聚会开始的时间，能够带领的人没有来（多数情况下可能会是如此），那么，我们中间有人起头唱诗，大家就一起跟着唱诗；按照手里发的单张中所印好的诗歌唱诗，读上面的经文，为今天的敬拜献上祷告，或者以主祷文共同作一个结束的祷告，大家互致平安后就可以平安地散去。

### 10、如果主日那天我到了户外敬拜的地方发现场地已经被栏杆封起来了该怎么办？

如果大家到了约定的地方，看到场所已经被警戒线或栏杆封了起来，我们不用越过这些警戒线或栏杆。可以就近找方便集合的地方；如果没有够大的地方，可以分为几个小组，大家一起按着已经发到手中的单张唱诗读经；如果发现当时警察已经多到不允许任何人在那个场所停留，那么可以跟认识或遇到的弟兄姊妹一起找地方，在附近任何可以停留的地方，包括餐馆等，以小组方式相互交通祷告，互致平安后散去。

### 11、在户外敬拜期间我最应当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在户外敬拜期间最应当注意的是不要有任何出自血气的举动。我们不能够预测在敬拜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知道那时一定是属灵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任何出自血气的举动都可能被撒但所利用。如主耶稣所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不是靠着血气争战，乃是靠着在我们里面引导和带领我们的圣灵争战。具体来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不发生肢体上的冲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相信耶和華公义的神作为他军队的元帅，必要亲自为他的百姓争战。

### 12、如果我因为参加户外敬拜而被警察带走该怎么办？

不要有任何反抗的举动，让他们把我们带走，就如羊被牵往宰杀之地。从内心中相信，我们只是为着信仰的缘故来到这里，为着信仰的缘故付出代价；相信主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能为我们心中的信仰付出代价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这群原本不配的人成了算是配为他的名受辱的一群人。

你们蒙召原是为着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彼前 2:21—25）

# 北京守望教会 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二)

## 1、明知在户外很难举行集体敬拜，我们为什么还要出去？

如果政府一堵或一拉上警戒线，造成我们实际无法集体敬拜，我们就放弃，那么我们早应该做出分散聚会的决定。虽然被堵在家，或无法在所选择的敬拜地点集体敬拜，但我们的决定和努力是在表明一个态度：即使在户外，我们也要集体敬拜；只有在被强力阻拦的情况下，我们不得已才分散到周围以小组的方式敬拜。

## 2、我们是否仍去上周日那个地方？

是的，我们每主日还是会去上周日那个地方\*。但大家到了后，如果看到警察已经封锁了那个地方，周围站的也都是警察，我们的建议是：在那里以小组或数人相约去其他地方，如公园、餐馆等地方，一同按照教会发的敬拜资料进行敬拜、交通与祷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注意保护好自己。

## 3、个人去还是大家相约同去？

如果小组或几人相约同去会更好。小组长或其中的一位能够负责起来的人联络及带领大家去合适地方。在相约的地方汇合后，如果看到我们教会确定的那个地方已经被封锁，无法进行户外的敬拜，就带领大家到事先想好的地方，以小组的方式敬拜、交通与祷告。相信神会让我们特别经历在主里面的生命相连。

## 4、如果再被限制人身自由怎么办？

这次去户外敬拜，最好事先告知自己熟悉的一位教会同工及另一位教会弟兄姊妹。如果由于户外敬拜，我们还是被带走并被关在某个地方，那么，尽量通过手机向教会同工或弟兄姊妹报告你被关押的地方或派出所的名称，好让教会知道你的情况；同时心里要做好至少被关押24小时或48小时的准备。

## 5、如何回答有关部门的询问？

询问有关教会的情况（如有关牧师长老的情况、教会的组织等），不必拘束，如实回答就是了，因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教会；涉及你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按你个人良心的诚实回答就是了，当然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保持沉默，或者诚实告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当被告知我们的户外敬拜触犯法律时，除了让他们出示法律依据外，清楚表示这是我们的信仰行为，并且愿意为这个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教会建议不写保证书，以免我们落入到良心的不安或试探当中，并且不要轻信对方所说“某某已经写了保证书”这类的话。

## 6、争战还要多久？我当以怎样的心态面对？

我们不知道争战还会进行多长时间，但我们相信这都在我们主的手中。我们还是当以“与素常一样”的心，面对我们每主日在神面前的敬拜，不凭任何血气。我们知道，争战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代价，无论是当时在现场被关押，还是随后在所租住的地方、工作的单位，甚至在家庭中受到压力；但我们相信，我们为主所付出的，必被主纪念，并且比起我们因此从主那里所得到属天的祝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圣经 哥林多后书 4:6—11）

### \* 有关户外敬拜场所的思考：

这几天我们陆续收到弟兄姊妹对户外敬拜场所的一些具体建议。首先为着弟兄姊妹的积极建言感恩，同时，在此我们也愿意把治委会同工们的思考与大家分享：

#### （一）当初选择中关村三层平台的考虑：

1. 那地方虽处繁华地段，经几位弟兄的多次考察，发现那地方平常僻静几乎没人，特别是清晨较早的时候，而且非常适合聚会；
2. 那地方有很多进出口、涉及的面较大，不容易封堵；
3. 如果地点过于偏僻的话，只要封锁路段后有人蓄意制造事端产生肢体冲突再栽赃，那时谁也说不清楚。这次跟2009年不同，我们必须为弟兄姊妹的人身安全考虑，因此认为必须选定相对公开的地方，而不是特别偏僻和闭塞的地点。
4. 此外，既然我们已经为信仰甘冒政治风险和预备好承担一切可能的法律后果，只要避开敏感的有政治标志性的地方即可。

#### （二）既然每个主日我们都无法集体敬拜，那么，为什么还是坚持到原定地方敬拜？

1. 无论改到哪里，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封堵都是不可避免的；
2. 上次到过那地方的弟兄姊妹，已经对那里的情况有所熟悉，也知道在那里如何应对；
3. 如果换新的一个地方，有些弟兄姊妹就可能得不到更换地点的通知；
4. 就如“4月10日户外敬拜通报”中所指出的，既然这次的户外敬拜所表达的就是我们毫无妥协的信仰立场，而且我们也认为持守这样的信仰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敬拜，那么，最重要的和敏感的已经不是地点，而是我们的户外敬拜的行动及坚持本身；又如3月27日的“告会众书”里所说的，我们既然愿意面对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风险（而且已经行动），那么，现在重要的，不是人怎么看我们，而是神如何看我们！

愿神赐福与我们！

# 北京守望教会 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三)

## 1、我们是不是还要去教会原指定的那地方？

一些弟兄姊妹提出建议是否考虑换地方，那样大家能够聚起来。但目前这个阶段，地方选在哪里都不太可能聚起来，结果都是一样的。政府有关部门关心的已经不是我们选定哪里，而是我们去还是不去。上次问题解答(二)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大家再看一下。

## 2、如果没有警戒线，我们是否要上去三层的那个平台？

上周因为二层平台没有警戒线，所以有弟兄姊妹上去，结果还没开始敬拜就被便衣警察带走了。看来这可能也会是这周要遇到的情况。我们的建议是，如果没有警戒线，而我们有信心要上那个平台，并且已作好了上去就可能被带走的准备，并被扣押24或4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人身限制，那么就照着你的信心上去，面对询问诚实地回答，平静地被带走。如果你看到那里有便衣警察，在信心中还是认为在附近找个地方与肢体一起敬拜为好，那么就在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一起敬拜。

## 3、如果我与小组长或多数成员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

如果你想上到平台上去，但你们小组其他的成员并不想上去，或者是相反的情况，那么我们建议，你可以顺服小组长（或根据多数成员的意见作出）的安排，但你内心里坚定要上去，你也可以自己上去或者加入到其他你可以找到的愿意上去的小组。如果你一个人过去的，那么建议你在那附近尽快找到其他弟兄姊妹。或者与他们一同上到平台，或者找合适的地方敬拜。

## 4、室内外的弟兄姊妹是否要按照教会所制定的主日程序来敬拜？

我们建议，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无论去到户外敬拜的，还是在户内敬拜的，统一按照教会拟定的敬拜程序进行敬拜是合宜的。在这特殊时期，虽然我们不能够都聚在同一场所敬拜，但我们仍然是一个整体的教会。

## 5、十一奉献该当如何来缴纳和收取呢？

建议教会的弟兄姊妹从五月份起，每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祷告会期间，可以把奉献带来投在教会专门设置的奉献箱中，财务部会安排专人收取奉献。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 6:10）



# 北京守望教会 户外敬拜问题解答(四)[修订版]

## 1、教会目前的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我们不知道教会户外敬拜会持续多长时间，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们主自己的身上，相信他既带领他的教会进入到这处境中，也必会带领他的教会胜过这样的环境。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信心中继续坚持，在坚持中能够忍耐，“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3 下—5）

## 2、在这段时间如何尽可能保守教会敬拜的整体性？<sup>1</sup>

尽管我们教会还不能够在一处有整体的敬拜，但在持续下去的这场争战之中，我们仍当竭力保持教会敬拜的整体性，为此我们建议：1）每个主日，对于决定户外敬拜的弟兄姊妹，如果门口有拦阻就留在家中敬拜，如果能够出去就尽量找小组或熟悉的弟兄姊妹一同户外敬拜，或在附近适合场所敬拜。2）尽管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敬拜，但我们还是在同一时间（早上 8：30），用教会提供的同一敬拜程序及主日讲章，以相同的诗歌及祷告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敬拜他。相信我们这种愿意有合一敬拜的心必会蒙神的悦纳。3）我们相信，出去而被带走的弟兄姊妹，虽然在那个特定时间没有来得及进行敬拜的程序，但他们在神面前全然摆上的心，也是蒙神悦纳的敬拜。

## 3、我们当在哪些方面作好持久争战的准备？

我们教会目前的状况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当借着祷告使我们有更充分的信心及心理准备。为此我们建议：1）弟兄姊妹多一些的彼此探望与相互联系，彼此勉励，在盼望喜乐中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注意恢复体力和灵性。2）尽量参加教会的周间祷告会，以及小组或团契的活动。3）各事工部门按照自己的年度事工计划，根据自己目前的情况，恢复或继续那些可以进行的事工。4）在这段特殊时期，小组长要承担比平时更重的牧养责任，求主坚固每个小组长，使他们不仅能关怀牧养小组成员的个人生命，而且能分享教会的状况、传递教会的信息，使组员生命能保持与教会的连接。

## 4、在这种困境中教会如何增强牧养？

虽然有可以自由活动的教会牧者能主持教会洗礼、婚礼及团契的活动，但由于教会的一些主要牧者仍然被困在家中，还是给牧养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这一段时间，我们会主要地通过文字牧养的方式，定期发给大家讲章、牧函、敬拜资料以及其他与牧养有关的资料。同时，让我们继续祷告，求神在这种困境中特别地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找到其他更有效的牧养方式。■

<sup>1</sup> 这里主要修改了第2点中的第1小点，原来的表达易于带来误解，这里主要是对决定出去的弟兄姊妹的建议。

# 北京守望教会治委会 就几个重要问题 与肢体的交通

## 导言

我们的户外敬拜，按最长的行程来算，已经过了一半。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神特别的保守，靠着他的恩典得以坚持到今日。不过，因为这个争战的过程超过我们很多人的预期，其间我们也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与去年一直牵动着我们心思的建堂问题、户外敬拜之决定问题等连在一起，可能会让我们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心中产生困惑，当这些困惑存留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受到影响，尽管我们仍在坚持，但里面却感到疲乏软弱。因此，我们就弟兄姊妹所关心的几个问题表达治委会的看法（第一和第五个问题由天明牧师代表治委会分享），以求在基督里能够与众肢体有一些交通。盼望透过对这些问题的交通，圣灵能光照我们的内心，除去我们里面的困惑，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同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问题一：守望的户外敬拜已经坚持了四个月的时间，其间我们从不同途径（或从小组长或从国保那里）听到教会开始户外敬拜之前，锡华告知教会可以使用锡华聚会，教会却不回去，治委会当时是否有意隐瞒这一点？这些若属实，还可以认为户外敬拜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吗？**

首先，有必要简述事情的前后经过。在3月20日主日的特别报告中，我代表治委会报告了如下几点：我们必须离开老故事的原因；我们已跟锡华商务酒店（以下简称“锡华”）签订租赁合同，从4月10日起到锡华进行主日崇拜；如有意外，再出现前几次那样被干预而无法使用锡华的情况，教会只能户外敬拜。其实3月20日报告之前，就是与锡华签约前后教会两次主动约市国保，说明了离开老故事的原因以及和锡华签约的事宜，也表达不希望出现像前两次那样（2010年5月和8月）被有关部门干预而无法使用教会已租赁场所的事情，尽可能避免失去场所导致教会户外敬拜。

无论是在签约前还是签约后的沟通中，当时市国保对于教会租赁新场所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和反对。

但我们于3月20号主日报告准备到锡华敬拜后不到两天，锡华的相关负责人就多次给我们的长老来电话。当天上午的电话中他们表示不能租给我们，因为派出所来过人；中午时他们又来电话说，城乡仓储超市要用他们的地方开会，我们不能使用；晚上他们赶到我们中间说（当时我也在场），工程部和销售部（负责租赁的部门）没有沟通好，工程部已经开工把会议室的地板都掀了、音箱也都拆了，会议室无法使用，因此竭力要取消合约，他们甚至带来了我们当初支付的订金和一个月租金，想要强行退回给我们，并一再表示道歉。我当时提出来，既然你们也承认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能不能帮助安排其他地方，毕竟你们是搞这行业的，但他们只是一再急于解除合同。这样，过了两三天，合同终于还是解除了。

在那样的情况下，3月27号主日我分享了那篇“我们别无选择！”的讲道（那天的信息在整个教会中反响很大，我自己强烈地感受到圣灵对教会户外敬拜的激励）。之后没过两天，锡华就打电话过来说教会可以使用锡华；再过两天海淀区国保约我们谈话，说可以回到锡华，而且如果需要新的聚会地方，他们也可以帮我们去找。其实，基于过去的经历，锡华解除合同之前我们治委会曾商讨过，万一锡华解除合同之后再要我们去，我们到底去还是不去？当时我们治委会的意见非常一致，那就是我们不会再回去。为此，当锡华提出我们可以回去时，我们没有回应。当海淀国保提出帮我们找地方时，我们的回应非常明确，我们所需要的是他们的书面承诺，只要得到有关部门的书面承诺，教会立即自己去找场所。再过两天后，市国保也找过我们沟通此事，提出不租锡华也无妨，可以使用某处的场所。我们明确指出，经过前面几次的经历（2009年11月有关部门口头承诺若我们回到室内，他们不会再干涉，然而后来他们还是干涉了；2010年5月、8月以及这次锡华三次因被干涉而解约，而且都是我们告诉他们租赁地方之后），我们已无法相信某一个人作出的口头承诺，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某个政府部门所写的盖有公章的守望教会在室内聚会场所不被干涉的书面承诺。

4月2号（周六）晚上召开同工议事会，治委会向同工们介绍了上述情况，临近会议结束，我和晓峰牧师被约并准备去海淀区民宗侨谈话，在离开西屋国际A-901图书馆时，唐永刚弟兄特别提醒我，希望我第二天主日报告中，报告上述锡华的情况，当时我回应说“可以报告”后就离开了。随后我和晓峰牧师赶到海淀区民宗侨与海淀区一副区长谈话沟通（原先说是市民政部门领导找我们谈话，但市领导没有出面）。那天虽然谈了很多，我们也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守望教会必须放弃户外敬拜，并且说如果我们第二天继续坚持宣布户外敬拜的话，他们就会来冲击教会当天的主日聚会。我们也明确表达了我们的要求：或者给我们书面承诺，或者给我们已购置的大恒二层的钥匙。那天谈话谈到很晚，直到凌晨一点多才结束，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二点了。

第二天一早第一堂崇拜开始之前，治委会开了紧急会议，集中讨论如果宣布户外敬拜当天的主日聚会可能面对冲击的问题。在昨晚与有关部门谈话的基础上，我们再次明确决定，坚持户外敬拜的立场不变，同时做出了在当天的主日报告中报告敬拜时间但暂不报告户外敬拜地点的决定，我们的会议一直开到第一堂崇拜开始。在当天我所做的主日报告中，再次表达坚持户外敬拜的立场，没有细讲那几天争战的细节以及他们让教会回到锡华酒店聚会的情况。感谢主，那一天我们的三堂聚会仍然和往常一样顺利进行。第一堂结束后，袁廷松执事强烈向我表达，应该报告锡华要教会回去的事，当时我向他解释，我不是故意不讲，而确实是没想起来讲，而且也表达了我的看法：教会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这已经不是关键问题，又因认为三堂报告最好一致，所以在后两堂都没有讲。治委会为这个问题中午专门进行了商议，三位长老也提醒我，他们昨天（4月2日晚）已经决定，在我和晓峰牧师若被扣押不能回来参加当天聚会的情况下，三人将分别在三堂主持报告中报告锡华要教会回去但我们已拒绝的事情，但由于早上讨论的问题紧急而且时间有限，治委会成员都没有提及这一点。我们认为当天主日没有报告锡华的事确实是疏忽，在将来可能留下一些破口，遂决定当天下午第三堂结束后召开小组长会议时通报此事。下午在小组长会上我专门分享了这个情况。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依然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报告此事，而在于那样的时刻教会是否做出坚定的回应，就是能否坚定持守3月27号所表达的信仰立场和教会态度。但回过头来再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鉴于一些弟兄姊妹仍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惑，我承认，既然我们要求每一个弟兄姊妹自己在主面前凭良心选择是否参加户外聚会，那么让大家充分了解必要的细节也是需要的。如果当时不是在小组长会上而是在主日报告中通报的话会更好，就不会留下后面的破口，造成一些弟兄姊妹的困惑。这确实是我的疏忽和亏欠。治委会从没有要隐瞒此事，反倒透过那天小组长的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的疏忽和亏欠。

既然政府部门同意（准确地说是他们在中间操作）让我们回锡华酒店聚会，户外敬拜还是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呢？我们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而且我们相信户外聚会的决定是更合神心意的。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已经在教会20日的报告中说，如果锡华酒店不能使用，教会将进行户外敬拜，而且3月27日在全教会中已经动员了，但此时又突然改变决定的话，对那些已经领受户外敬拜的弟兄姊妹将会是一个挑战，这样教会完全有可能在应该坚持户外还是应该到锡华的争论中被瓦解（这也是治委会事先决定，只要锡华的租赁合同被解除我们就不再回去的一个原因）。其次，如果真的决定回到室内，到底能使用到什么时候？一周还是两周？会不会像前几次那样被干预而中途合同被解除？到那时，甚至能否进入室内都是问题。作为牧师我很希望对警察更有信心，但过去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不容易。2009年11月上海警方（或政府部门）叫万邦宣教教会退回室内先聚会2—3周，只要给政府这个态度，就保证让他们可以整体地在写字楼像以前那样聚会，其结果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前些年一个北京基督教聚

会已定好某场所，当时北京警方说得很清楚，那地方比较敏感，要他们换一个地方。后来经过协商警方同意他们换到另一处地方，而且和第二个地方也都说好了，结果他们这边一解除原来签定的合约，那个协商好的地方紧接着来电话说：“对不起，你们不用过来了……不能用了。”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例子太“极端”。但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整体治委会当时都清楚地意识到，锡华的合约被解除，就意味着教会原来仅有的（而且愿意有的）对政府与宗教相关部门（主要是国保和宗教部门）的信任彻底被破坏了，因为这几年教会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在聚会场所方面已经很难相信政府部门任何一个人所做出的承诺——除非有关部门拿出盖公章的书面承诺。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们表达，若真有诚意解决问题，就拿出让教会能够信得过的东西，不是单靠口头说，过去说得已经够多了，而且做破坏信任的事情也足够多了，我在这里不想也不需要一一列举。因此，到现在治委会也一致认为，即使后来锡华要我们回去，户外敬拜依然是守望教会别无选择的选择，这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二：因着户外敬拜，到目前我们还无法像过去那样进行正常的主日敬拜，教会的牧养工作和其他事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这是否与教会追求的目标相背？我们是否停止了教会的主日敬拜？**

确实在这 21 周期间，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全教会在一起进行正常的主日敬拜。原因大家都知道，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教会失去了稳定的聚会场所。教会不是因为户外敬拜而无法有正常的主日敬拜，而是因为无法有稳定正常的主日敬拜而被迫进行户外敬拜。

其实就是在户外敬拜的这些主日中，我们也不能说教会没有主日敬拜。教会是在以户外敬拜的方式进行着我们的主日敬拜。尽管户外敬拜不是教会的主动选择，但在失去室内敬拜场所的情况下，教会又不能停止敬拜，教会就按照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以及他所赐教会的权柄，以户外敬拜的方式来安排了每主日的敬拜形式。这 21 周来，在激烈的争战中，弟兄姊妹的敬拜方式因着争战的情况而有所不同。被拦阻不能出去的，以及不愿出去的弟兄姊妹，在家中与家人或同伴有自己的敬拜；能够出去的小组，没有上平台的，在平台附近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以小组形式来敬拜；而去到平台被带走的弟兄姊妹也仍然在以他们的方式进行主日的敬拜。教会每周通过邮件系统为弟兄姊妹提供主日的敬拜程序及讲章。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建议的时间用同样的程序及讲章一同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来敬拜他，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但我们相信，主必悦纳在这特殊时期我们在祂面前的这种敬拜。

当然，有些弟兄姊妹不太适应这段时期主日敬拜的形式，特别是不认同户外敬拜的、自己独自回家的、或者去了其他教会一时不适应的弟兄姊妹，都会感觉到主日敬拜中喂养的不足给生命带来的影响。对于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承认，在牧师、长老及

传道都被看管在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提供的牧养十分有限，这也是我们心里痛苦挣扎的地方。为此，我们也建议弟兄姊妹，尽量地抽出时间参加教会周间晚上的祷告聚会，而且在这段时间尽量地委身在小组之中，尽力弥补牧养上的缺欠。

其实，我们认为主日敬拜时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敬拜听讲道固然十分重要，但神更为看重的，是我们是否还在基督为我们立的根基上，是否基于惟独尊他为主的这个大前提下来敬拜他；他所喜悦的，是我们是不是出于甘心为他背十字架、愿意为他付任何的代价、把自己全然摆上的心来敬拜他。“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用我们 4 月 10 日第一次户外敬拜通报中的话来说，我们相信，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理应唯独尊耶和華我们的主为神。除他以外别无他神。因此，教会对基督的敬拜不当受任何外在势力的控制或支配。这次的户外敬拜所表达的就是我们这种毫无妥协的信仰立场。因此我们认为，持守这样的信仰立场本身也是一种敬拜。

**问题三：在户外敬拜期间离开守望教会的一些同工另立了教会，警察对守望教会坚持户外敬拜的弟兄姊妹不断劝说甚至把人带到新建的教会去聚会，而且一些守望的弟兄姊妹已在那里聚会或被邀请到那里敬拜，教会治委会对此的看法和态度是什么？**

因着户外敬拜，无论是整个教会还是弟兄姊妹个人，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坚持户外敬拜的许多弟兄姊妹，他们不但不断地被关押，有些人还失去了住所和工作。但在过去户外敬拜的过程当中，比起所遭受的这些难处，其实弟兄姊妹最感到伤痛的，应该是宋军牧师他们的离开。而且，这样的影响并没有因他们的离开而结束。由于近日来警察对守望教会坚持户外敬拜的弟兄姊妹不断劝说甚至带人过去，要他们去宋军牧师、蒋力今传道等原守望教会同工新建的教会去参加主日敬拜，理由是“那里都是守望的人”；并且，8 月 7 日这个主日前，邀请守望教会弟兄姊妹去那里参加主日敬拜的手机短信在一些弟兄姊妹甚至小组中发送。这些都造成了一些弟兄姊妹内心的困惑。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表达治委会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宋军牧师、蒋力今传道等离开守望教会，和户外敬拜期间在宋军牧师家中的聚会有关系。在教会户外敬拜开始不久，宋军牧师、蒋力今传道在宋军牧师家与一些弟兄姊妹有主日聚会。当时考虑到一些弟兄姊妹的难处，治委会对在宋军牧师家中的主日聚会虽不认同，但持默认的态度。但教会在《问题解答（四）》中提出不建议在弟兄姊妹或同工家中有同样的主日聚会，并建议大家采用统一的敬拜程序与讲道内容时，宋军牧师等三位同工由于不认可教会提出的建议，联名提出辞呈。当宋军牧师等同工离开守望教会后，在家中的聚会并没有因此停止。虽然宋军牧师可能在其家里的主日聚会中表达过这里已经不再是守望教会的聚会，但还是以这些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会众基础新建（或筹建）一个教会。8 月 7 日主日，当这个新建教会转移到以“圣书教会”

的名义租用的海淀区某大厦进行主日敬拜前，向守望教会三十多位弟兄姊妹发送聚会时间地点的信息短信，其中也包括一些原先不在那里聚会的信徒。

对此，首先我们认为，宋军牧师和蒋力今传道在守望教会担任牧职时所聚起来的聚会，在他们离开守望后不但没有终止，反而以这些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会众基础来建立（或筹备）一个新的教会，这种做法是不合宜的，客观上产生了分裂教会的结果。而且，向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发送聚会信息来邀请他们参加新建教会的主日聚会更是不合宜的行为，特别在这个属灵争战的时期，在教会中起到了加大因同工离开带来裂痕之作用。这些也让一些弟兄姊妹陷在争战的困惑之中。此外，我们认为宋军牧师和蒋力今传道为他们新建的教会起名为“圣书教会”也不合宜。因为“圣书”为守望教会筹建的神学教育机构的名称，虽然此名称是宋军牧师和蒋力今传道还在守望教会期间参与筹备小组时一同参与拟定的，既然宋军牧师作为这个机构被聘的负责人已经离去，在此名称仍被该神学教育机构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此名在我们看来有不妥之处。基于这些原因，7月份治委会通过冠辉长老跟力今传道沟通，表达了希望他们等今年年底守望的户外敬拜结束后再建立新教会，作为新建教会的负责人的力今传道当时也基本接受，表示把新教会的建立放在一个筹备的阶段直到守望的户外敬拜结束。但无论是后来给守望的弟兄姊妹发主日聚会通知的短信，还是8月7日以“圣书教会”名义租赁的场地大厅里所贴出的告示，以及在聚会中执行圣礼和收取奉献等，都表明筹备中的新教会已有其实质，更为关键的是，这实际已经把守望的弟兄姊妹（无论是没有离开守望暂时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还是后来被邀请去的守望弟兄姊妹）带进了新教会的建立（或筹备）里面。

尽管我们希望更多的教会在这个城市、也在我们周围被建立，但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无法认同这种建立新教会的方式。因为这个缘故，除非已经明确决定离开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建议、也不希望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这新（筹）建教会的主日聚会；我们也反对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中发短信邀请人参加这间新建教会的聚会；并且，如果警察仍然以“那里都是守望的人”来劝弟兄姊妹去这间新建教会聚会，大家当以清晰明辨的心抵挡，免得带来灵里的搅扰。

**问题四：教会是否在以户外敬拜来转移还没成就的建堂问题？到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建堂的结果已经显明？治委会如何来看在建堂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借款、还款和签约等）？**

我们知道，户外敬拜和建堂之间确实有密切的关系。户外敬拜是因无法确保稳定聚会场所而采取的被动行动，建堂是为确保稳定聚会场所而采取的主动行动，因此它们都与教会确保稳定聚会场所有关。由于建堂和户外敬拜有序重复出现（09年3月启动建堂，同年11月户外敬拜；自10年3月到11年3月忍耐等待建堂结果，11年4月

又出现户外敬拜)和户外敬拜最好且最现实的解决方法就是让教会进入自己购置的新堂,因此误解户外敬拜是转移建堂问题,甚至认为守望教会户外敬拜就是为了建堂的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户外敬拜和建堂的这种既相异又相连的关系,治委会提出结束户外敬拜的条件是,或者得到守望教会回到室内的书面承诺,或者拿到教会所购置新堂的钥匙。我们在主里诚实地说,我们户外敬拜并不是为了转移尚没有成就的建堂问题,它也不是教会为完成建堂的一种手段,尽管它在客观上对建堂会产生作用,就像09年治委会不是要以户外聚会推动建堂,但它在客观上的确对后来的建堂推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样。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建堂的结果还没有显明。在2009年3月29日会友代表就是否建堂问题所表决的《09建堂方案(要件)》中,终止建堂的要件只有三个:会友代表总数的2/3赞成票(若达不到,就不启动建堂程序);启动建堂三个月内(即2009年6月30日为止)筹集资金必须达到1000万(若达不到,就终止建堂程序);2009年年底内实现购房(即2009年12月之内若不能完成购房签约,就取消本次建堂事工)。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在2009年12月15日与开发商签约,12月22日支付了购房的全部款项,使这次建堂中的三个要件都得到了印证。因此,我们依然相信09建堂是出于神。尽管我们也承认,在建堂的实际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与亏欠,但这些还不足以构成终止建堂的理由。

建堂的实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借款问题上:这里的借款就是指建堂报告里所说的特殊奉献借款。在09年12月签约前后,尽管没有向具体的人主动借款,但在教会主日报告中启动特殊奉献来向弟兄姊妹借款。虽然建堂动员报告里有特别奉献这一项,但后来多数同工们认为此举有主动借款的倾向,这也反映出我们在付款压力之下信心软弱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10年治委会总结里已做出过说明)。2)在还款问题上:2010年8月22日,有40万的到期借款没有在这一天之前还上,虽然在随后的几天内,教会还上了这笔借款,但我们还是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没有尽心推动按时还款的亏欠;我们也认为,这是神对我们在那一段时间心存懈怠的重要提醒。同年12月22日,因中间人错误地告诉我们另一专款奉献款项为建堂奉献,教会就把它用在了即将到期的特殊奉献还款上,解决了当时的还款问题。事后(今年1月5号)得知那笔款项的专项用途后,在一段时间内分两次将那笔款项还到位(这一点也在2010年治委会总结里也做出过说明)。以上两次还款中确实存在着纰漏及亏欠。3)在签约问题上:在签约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前两次签约失败的经历,所以在最终的一次谈判中主谈的长老并没有告知对方我们的教会身份及用途,只告诉对方说“我们做什么现在不能告诉你,只能等开业后再告诉你们”,理由是这是一项“商业秘密”,在进一步解释的过程中将教会购置房产的用途称为“新兴项目”,并且“很容易被别人拷贝”。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教会的身份不符。虽然在法律上并不影响到合同的成立,但我们还是需要神的面前承认在这过程中客观上存在谎言的问题,它不仅影响



了我们在开发商面前的见证，也进一步影响了不少弟兄姊妹对建堂的信心，这也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4) 在进堂时间问题上：教会建堂报告中“2010年3月底进入新堂”，这是我们的计划，但并非建堂印证指标（不是像签约印证的硬性指标那样，比如，2009年12月之内若不能完成购房签约，就取消本次建堂事工）。因此，没能在2010年3月底前进入新堂，这不成为终止建堂的条件。但它的确显示出起初我们对建堂难度的估计不足，过于乐观地认为能够在短期内完成建堂，而且到了3月底的时候也没有做出相关解释，当教会不能按计划进入新堂的时候，就影响到了弟兄姊妹对建堂是不是出于神的信心。

上面所列出过去在建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瑕疵，都显出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和信靠的不完全，削弱了教会的见证并影响了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信心。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指出，在建堂过程中教会和参与建堂的弟兄姊妹都经历了他那极丰富的恩典、供应和大能的作为，因着他向我们教会所显的怜悯及作为，我们确信他实在带领了我们的建堂，并且建堂进程中的三个印证确实是神给我们的印证，尽管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中有小信甚至有过犯需要悔改，这些都显出我们人的卑微和软弱，但并不影响建堂是出于他在我们中间的带领，这也是我们至今都不放弃建堂、仍然乐意摆上，直到建堂结果显明的原因。

**问题五：从教会登记、堂会转型到建堂以及今天的户外敬拜，我们当如何看待我们教会过去近七年走过来的历程？**

2004年12月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初我们就开始推动教会登记（严格说来是教会的社团登记）；同年10月决定开始教会的堂会转型；2009年3月正式启动建堂；2011年4月教会开始户外敬拜到如今。过去六年多时间里，教会所推动的这些事情本身虽然彼此相对独立，但却有密切的关联，因为这些都体现出教会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成长以及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从登记到户外敬拜，教会并没有事先规划这些进程，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圣灵一步步带领他的教会成就他自己建造教会的心意。

其实，《宗教事务条例》出台之前，随着教会的成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教会已经无法再隐藏；不但如此，随着教会的成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今天这个世代，教会不应该隐藏起来，而应当积极主动承担起向这个社会公开见证基督的责任，而且这样的见证不只是信徒个人性的，也是教会性的。因此，当04年底《宗教事务条例》一出台，我们就开始寻求神，经祷告后商议，当时所有的同工们一致认定，并且在“我们为什么要登记？”里清楚地表达：“教会登记不违背圣经真理”；“教会登记本着政教分离和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通过登记教会获得合法社团身份，有利于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个社会更好地见证神”，也“能够在内部建造和外部拓展方面为教会的进一步成

长赢得一个更好的环境”；此外，“登记也是一个与政府对话的过程”，并且“通过对话确立与政府合理的关系”。当时教会同工们一致相信“教会登记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而同心做出了教会申请登记的决定，而且愿意透过教会登记过程不断完善教会的建造。教会《信约》的确定和《章程》的通过，也都是发生在登记过程中，而且透过登记我们也向政府清楚表明了我们的信仰以及在政教关系上的立场。

当然，这里有一个困扰弟兄姊妹的问题，就是在推动教会登记当时，我自己表达过教会登记一定成功而且是在短期内成功，但后来的事实却是我们的登记申请被有关部门拒绝，登记没有成功。作为牧者把对神的带领的乐观看见当作必成的信心来理解和表达，这种领受上的偏差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弟兄姊妹受这问题的困扰，为此我愿意在主面前向弟兄姊妹和同工们表达我的亏欠。

在“我们为什么要登记？”的那篇教会正式说明里，就教会登记问题有这样一段话，它既表明了教会面对政权的属灵立场，也表明了教会对所处世代和社会的使命意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完全属他的。教会乃是为着在这个世上荣耀他和见证他而存在。教会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政权的许可。教会拥有自己的自主权。”“教会作为一个地上有形的教会，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中的代表……教会在这个社会中应该是一座山上的城，是放在灯台上的灯，是不能隐藏的，这样才能照亮更多的人。”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提“山上之城”，虽然当时还没有确定其为教会的异象，而且那时这异象也并不清晰，但可以这样说，“山上之城”异象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推动教会登记后不久，就是05年10月，我们就开始教会的堂会转型。当时我们推动堂会转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随着教会的成长我们发现：团契（聚会点）倍增模式的教会成长遇到了瓶颈，因为团契倍增到一个地步，一个能够带领团契的工人的成长比团契倍增的速度缓慢得多；而且随着教会团契的增多，教会教牧同工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被各团契的重复性事工所占据，使得教会在各项事工上很难有更多的投入；加上各团契相对独立和分散，使教会的资源过分分散，教会无法发挥合一的整体力量，无法承担更多更大的事工；因此，教会转型为一个统一的堂会型教会已经不可避免。第二个原因是，透过堂会转型而建立堂会型教会，有利于承担公开向这个社会做整体性见证（过去我们都叫作教会的“群体性见证”）之使命。

教会经过堂会转型而进入写字楼整体公开敬拜，这意味着教会从家庭这私人空间进入公共领域；原先处在“地下、半地下”状态的教会向着这个社会公开认定自己作为教会的身份并公开做见证，因此教会也从社会的边缘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堂会转型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教会的组织化、团队事奉和事奉的专项化。这样，经过堂会转型我们初步实现了教会的公开性、整体性的见证。在堂会转型过程中，教会确定了“山上之城”的异象。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祷告和筹备，09年3月教会正式启动了建堂。关于建堂过程，我在这里就不多分享了，因为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大家一起经历了，都比较清楚。在这

里特别想要提的是，在建堂过程中教会明确了“山上之城”异象的内涵为：“教会的公开性、整体性和先知性”。这表明建堂和教会登记、堂会转型都是一脉相承的。建堂完成，就意味着堂会转型以来的教会在公共空间里真正站住，而且建堂的完成带来的实际结果，就会在事实上实现原先以教会登记所要达到的目标。此外，建堂完成也将意味着教会通过成长突破了现有环境，它将极大地推动教会的拓展。

从登记开始到建堂整个过程，尤其是从堂会转型后到建堂，教会不断受到过去未曾有的大的冲击，这也不难理解。在所有领域和空间都被政权掌控的中国社会，政府自然要竭力限制教会的成长。教会之所以选择户外敬拜，是因为政府以它的权柄不让教会在社会公共空间站住，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空间。作为属神的教会，当我们坚定持守神的带领和他所量给教会的疆界时，政教关系的张力甚至冲突就不可避免，到一个地步，教会除“户外敬拜”别无选择。这次的户外敬拜把教会和政府关系问题带到了再也无法回避的地步，就是必须面对如何界定属世政权与教会信仰空间的界限问题。我们也意识到，除非神自己介入，按现有的《宗教事务条例》及以往的宗教工作模式，这些矛盾很难调和。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从申请登记到堂会转型、建堂再到户外敬拜，我们不是透过这些要与政府对抗，这些也不是以维权为目的的政治行动，我们的目标是建造以基督耶稣为元首的教会，向着这个世代公开、整体地做先知性的见证。我们相信这是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过去的六年多，我们教会实际上也一直被这样的使命所驱使，“马不停蹄”地走到今天。到如今我们治委会仍坚定相信“山上之城”异象是神引导我们建造教会的异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神对守望教会的引导，而且过去六年多我们经历了神透过他的带领所带给教会的极多祝福。我们深深知道，教会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基督的，因此教会的成长也由他带领，我们理当全心顺服他的引导，并竭力尊崇基督在教会中的权柄，这比任何一项信仰活动都更为根本和重要，这也是我们愿意为此负上任何代价的原因。治委会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坚持走到今年年底，直到建堂和教会的下一步明确显现，到时我们再做相应的决定。愿主帮助带领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同心协力走到今年的圣诞节。

惟愿在我们中间动了善工的主，完成他自己的工作！

北京守望教会

治理委员会

2011-9-2

## 第一个48小时

文 / 李小白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为着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感谢主！为着我们成为属灵争战中患难与共的战友感谢主！为着你们为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为着你们在主里对我们的那份真挚的爱感谢主！为着……感谢主！

回家一天多了，该说点什么了。由于不能出门，就写了这篇短文。我是论坛的“超级潜艇”，这回该冒个泡了。我不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人，描述感受方面的事也不大擅长，只好尽力分享而为吧。由于许多事情还需经过沉淀，所以只分享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 一、待遇问题

看到帖子里有人议论我们在里面的待遇之事，先来澄清一下。我们在里面的待遇还是在现有条件下比较好的。“候问室”里不仅可以坐，还可以躺，只是有点窄，也有点硬。派出所对我特别优待，给找来一床新褥子（这待遇让看守人员都惊讶）。感谢主！11日晚我睡得还蛮好，据说呼噜声不小，可惜我自己并不知道。

我和冰霞住隔壁，但不能说话，每次出来可以打个照面，彼此笑笑或招招手。由于“候问室”是完全密闭的空间，感受不到日出日落，时间概念有些不强。只能通过看守人员换班或大厅的表（只有出来才能看见）了解。大部分时间不是躺着就是坐着，祷告、背经、思考、睡觉、养神，有时也被叫出去谈话。

看守人员对我们挺客气的（要知道他们每天几乎都是处理那些打架斗殴、坑蒙拐骗之类的事，面对的也是些“闲杂人员”，自然说话容易粗声大气），一天三顿给我们打饭上来。只是冰霞毫无饿感，禁食祷告，让他们不仅惊讶（竟然可以数天不吃饭，还挺有精神）更有些过意不去（劝说她多少吃点儿）。期间所长还亲自问候过，并有专门安排的人员过问我们的情况。还特别问过身体、药物等方面的事。我自己认定既在此情况下，相信神必保守，所以没有在药物方面提出什么要求，只是吃饭减少了一些，反正在那里也没什么活动，消耗很小，一点都不饿。

### 二、靠主得胜

以利亚先知有句名言“我不胜于我的列

祖”，是在他极度软弱的时候说的。新恩说我有钢铁般的意志，实在过奖了。经过这次，只想说以利亚一样的话：面对威胁、利诱及可能的结果，一样有软弱和胆怯，也想尽快摆脱当时的处境。坦率地说，人的经历与认识之间差距蛮大的。比如，在外面有人对你吼，你本能的反应多半是愤怒，但在“候问室”，则更容易害怕。感谢神，尽管如此，靠主是可以胜过的。因为我们所遇见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这是主应许我们的。

我觉得以下几点对我很有帮助：一是要安息，因为“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如果没有安息，血气的东西就会出来。如果主的平安统治你，尽管会软弱，但能胜过。二是呼求主名，因为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若不知如何祷告，就呼求主名，平安就来了。三是不用太多想如何回答，因为只要你不动血气，圣灵自会给你该说的话。四是平时一定要多积累点，到时候肯定用得上。比如，在里面实在没太多事做，如果你熟悉圣经，就可以背诵了。一卷书下来，既在灵里给力，又过去了不少时间，对吧？五是坦荡地去面对询问，若回答就诚实地回答（山上的城嘛），若不想回答，就沉默。注意不要多嘴，问你再说。六是对后果不要想太多，免得自己吓唬自己。七是不要有对抗的心态，既然我们愿意承担后果，就尊重有关人员，遵守那里的规矩。

我觉得这次让我们夫妻经历这一切，神是公义、公平的。谁叫你总给别人讲勇敢呢？你自己先试试吧。信心经过火样的试炼才更宝贵。向后看，在神面前要谨慎言语（但圣灵感动了也不能不讲）；向前看，一切都得靠神恩典的托住。难怪圣经教导我们要警醒祷告，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患难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自己，更完全地依靠神。所以，经历了这一次，我对“体谅”有不少认识，对恩典也有进一步的体验。难怪保

罗写信的开头总是祈求“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离开了这些，我们如何能站得住？所以，荣耀永远归主名！

### 三、悔改

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大概是11日晨祷，不知不觉中就想到了冰震。我们现在成了患难夫妻，但面对着有可能永远的分隔，我突然有一种忧伤痛悔的感受：好想跑过去对她说“我爱你！我在婚姻中太多地亏负了你。”结婚20多年了，我还是非常吝啬说这类话的。但那时我意识到，我有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说这些话了。如果真这样，实在遗憾！于是在主面前悔改，并下定决心，如果要被分开，我无论如何要冲到她门口，把这话亲口告诉她。

出来后的12日晚，与晓峰牧师、刘官长老见了面，结束一起祷告时又回到了悔改的题目。我想到了对同工们的亏欠、对治委会成员们的不尊重（他们可是主所设立的啊！）。于是我对他们说“求主赦免！请弟兄们饶恕我。”眼泪就下来了。祷告完了好喜乐：神让我有机会告诉他们。

侍奉中出于血气的地方不少，对弟兄姊妹的亏欠不少，在此也向大家说声“对不起，请在主基督里原谅我！”

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三天的隔离，让我更深地认识神和自己，更爱妻子、同工和弟兄姊妹，生命再次成长。神啊，你真伟大！

主内弟兄、战友小白

2011年4月14日

## 一个平信徒的 4·10 经历纪实

文 / 纪红雨



以下分享仅为个人的真实感受，并不一定对；但我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各位主内挚爱骨肉分享，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共勉。

### 准备前行

感谢神的恩典，自从守望教会宣布户外敬拜，我就平安地相信这就是神的带领。

我经历了神在守望教会 2009 年建堂事工中的每一步、每一环节的带领。回想当年，很多的时候，神的带领跟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不知道我们要面对的将是什么。但是当我们借着祷告勇敢地面对、凭着信心迈开我们的步伐时，很多的时候也同样是面临着急难、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以及可能不好的后果，因为我们无法对未来做预测的判断，但是当我们借着祷告勇敢地面对、凭着信心迈出我们的脚步时，神每次都是以他的恩典带领、保守和祝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祝福了教会，祝福了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并且为我们开通了在人看来是根本行不通的、神所赐的通达的道路，阿门！

在去年我们停止了脚步，所以撒旦就起来攻击我们，让我们出现了不同的意见，让我们不知该怎样行，让我们有了停顿（这仅为我个人的感受，并不一定对）。但是神在我的生命中建堂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曾经三次让我看到他在建堂事工上的信实和他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同时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失信，我曾为此痛哭过，但是我没有力量，直到那天教会在神面前宣布了如果锡华酒店出现解约我们就到室外敬拜，我心里有一份感动——守望教会终于起航了，终于站起来了，我自己也站起来了。感谢神！

当然，我同时会想，这次主日敬拜和 2009 年 11·1 敬拜会不一样，因为相关部门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和准备，他们可以有充分的办法对付我们，我内心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他们会怎样对付我们，但有一个声音进入我的心里：“不看环境、不看事情，也不去猜想会发生什么，只单单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仰望那创造万有叫死人复活的主，一切不是都在他手中吗？他可以改变环境、翻转人心、扭转乾坤、使无变有，他要的只是我们的摆上和跟随，当我们迈开步伐时，

他必会为我们开道路、并使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我想我们能想清楚什么呢？我们是这样的有限，如果我们继续想下去，只会是给魔鬼破口，使他能够恐吓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我有几次经历，硬是靠着咬牙默念“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我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荣耀就早已丧胆了”的经文、并向神要“我要在地上活着得见你的荣耀和信实”坚心忍耐扛过来的，这两句经文经常是我在困境中的坚固和鼓励，结果每次都看见和经历了神真实和大而可畏的作为，使我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自己的有限以及神恩典、怜悯和大能的无限，而且明白只有往前走才能够看见神，否则会永远不明白神的心意。感谢神，他又一次用他的话语和他赐给我的经历坚固了我！

所以，我准备跟随前行，并向主提出要求：我要在这次经历上有份，并且要在这次经历中蒙主的恩典和祝福。

## 岔路口

当作了这个决定后内心充满了平安。但是突然发现4月10日这个周末公司要去外地开季度会议，这个会议是不可以请假的。请假就意味着激烈的冲突，我想请假，但怕冲突。

参加了第一天的祷告会，就明白这次室外敬拜恐怕不是一次两次，有可能是一个长久的事情，心想这一次就不去了吧，可以参加第二次，以后还有很多次呢，心里开始躲避冲突了。

参加了第二天的祷告会，回来开始面对神省察自己的内心，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担心，就是担心自己不参加会议，不了解公司的情况会对第二季度的工作有影响。担心冲突是假，担心付代价是真。一切不是在神的手中吗？我在被神破碎不能工作时，神都保守和极大地祝福了我的工作，我怎么这么糊涂了呢，为了一个简单的会议信息就放弃了神的恩典，

于是祷告后查好航班决定周六晚上回京，周日中午再回去开会。

第二天早上，胆战心惊地请假，同时说明周日会乘中午的航班回去开会，并再三地强调不是出去玩，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在周六晚上回来，结果听到对方冷冷地说那你周日还回来干嘛？我想对方是生气了，赶紧说“回去不是还能参加会议嘛”。对方说会议只有一天，周日是旅游，感谢主！我周日不用回去了，而且对方没有生气，他知道我是为信仰的缘故要回来，但他不知道更多的内容。

其实就这么简单，可是我却紧张了半天，神要的是我们一颗向着他的心，当我们愿意付代价摆上的时候，路就通了。很多时候就这么简单，但我们经常很容易活在魔鬼的谎言和恐吓中，感谢主，他又赐给了我恩典。感谢主，他一直是这样地恩待我。

现在反思，我们常常有很多放不下或还不舍得的东西，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而魔鬼往往就在这里恐吓我们，还给我们一些谎言，以阻止我们前行。当我们面对神借着祷告胜过后，其实事情很简单，也并不可怕。神就在这场争战中炼净我们，使我们能面对自己的内心、学习放下付代价跟随主，当我们倚靠神学习放下舍去的时候，往往神所赐超然的平安和各样的恩典远比我们失去的多，神就是常常如此恩待我。

## 自投罗网

周六开完会直奔机场，飞机晚点，半夜一点多钟才回到家，想想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好做好最坏的准备打好行李包，但太困太累了，因为周五晚上也是为准备会议半夜两点多才睡觉。想想还是第二天早起一会儿再整理行囊吧。

早晨没早起来，看时间已经快到八点钟了，



平台附近，警车

还是收拾了，人去了再说吧，但要穿得暖和点儿，穿上大衣、拿起敬拜资料、抱起圣经、拿了块点心就出门了。

我是路盲，开车到海龙大厦就不知道怎么走，边走边问，顺路开过去，看到有很多警车、警察，想必就是这里了，围着中钢大厦转了两圈没有停车位，只好开到地下停车场。边问路、边上电梯，电梯怎么都上不了三层，看着敬拜时间快到了，心里焦急，只好到一层询问，告知得从外面走。赶紧出去，还是看不明白怎么上三层。

看到有警察就问怎么能上三层，我问他时感觉他的表情如获至宝，我很困惑，他问我你上去干什么？我说参加主日敬拜呀，他不正面回答纠缠不清还要我登记，我很生气，我本想说我不去不就行了嘛，但马上觉得不合适，我说：“不就是问一个路吗？不回答我问别人去！”我转身要走，明显感觉他是不可能让我走的，同时感到周围有很多人迎向我这面移过来，我想敬拜已经开始了，看来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去登记是上不了三层平台了，反正都登记过了，再登记一次又何妨，我说：“好，我登记。”一个人就飞跑过来喊着“有一个要登记的。”我跟着他到一辆车前，他们要我上车，我很奇怪地问：“我是来登记的，为什么要上车？！”他们说带你到登记的地方，我说我不去！我可

以在这里登记，但我不会上你们车的！我转过身，其实我没有想跑，但是一转身发现有三个男人堵在我的面前，他们使我产生了近距离的压迫感，我的心里顿时一阵恐慌、愤怒，我的口中想大声呼喊求救、我的肢体同时有抗争的渴望，但是一瞬间我的耳边响起了教会的嘱托：不要抵抗，他们要做什么就跟着他们去吧。哎，我想目前的境况是不跟着他们去也不行了，我勉强笑着说：“你们至于吗？我一个女的，你们三个男的，好，我跟你们去。”

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一位弟兄上车了，但他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因为我在教会见都没见过他，我心里有些慌张，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要把我们俩带到哪里？我想“不会找个地方给我们挖个坑埋了吧？”（开玩笑，但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忍不住问“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他们说：“不远，你不是要找你们的那些人吗？他们都在那里。”心里顿时生出一份渴望，我想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我也想看到他们怎么样了……

后来才想明白，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像我这样傻——自投罗网，而且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不能到达平台敬拜，虽然教会已经提醒我们了，可是我光仰望神了，光想着我要在神的这个祝福上有份了，结果在没有做任何心理预备的情况下就被擒住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过去就是为了被抓住似的，但在经历了这一切，在走出派出所后的今天来思想这个问题，我是多么感谢主赐给我这样被抓的经历啊，如果我侥幸逃脱，这对我的人生经历来说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我已经做好准备，下周日继续被抓，但这次我会准备好行囊。

## 从惶恐到平安——经历神的恩典

车到了一个学校的院里，看到有十多个弟兄姊妹在院里唱诗敬拜，心里才稍平安点儿，



下车后看见了HY和YX，感觉得到了一点儿安慰——总算见到认识的弟兄姊妹了。跟着弟兄姊妹麻木地唱了几句诗，大家就互致平安，我的笑容是尴尬的，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的平安。

他们让我们俩俩一排走进教室，感觉像囚犯一样，我顺从地排队跟着走，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儿不踏实，终于进了教室，看见了很多弟兄姊妹，心里又有了一点儿平安，听到教室后面的弟兄姊妹们在唱《耶稣爱你》，眼泪不禁悄悄流下来两滴，这时听《耶稣爱你》流泪和以往不一样，以前是被神的爱感动，这时还是会有一点儿惶恐，其次还有一点儿委屈，但心里马上会觉得很难堪，我怎么能流泪呢，怎么能叫弟兄姊妹和那些警察看到我害怕呢，很羞愧，趁人不注意赶紧把眼泪擦掉了。

他们又让八个弟兄姊妹两个一排从这个教室走到了另一个教室，在转移教室时我看到了AP，我激动地大喊AP，多么希望AP能够跟我在一起呀，但是她被带进了我刚才在的教室，我失望地转过身继续跟着他们走。

进了这个教室，他们询问我们的户口所在区，按照户口所在区被三三两两地带走，问到我是海淀区时他们互问怎么办？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等被带到海淀区的教室才明白，因为海淀区的弟兄姊妹太多了，他们大概也感觉到了压力，不知道该怎么办理。在被转移到海淀区教室的过程中又见到了晓燕，我又大喊了几声，想想也只能喊喊。

一进海淀区的教室，警察就冲着我喊：“把身份证拿出来！”我就很顺从地把身份证拿出来，那个警察就说：“你们看看人家多配合。”我很纳闷：“我不就是来登记的嘛，拿身份证错了吗？”心里很困惑。后来才明白，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在继续与警察僵持着，不登记，不提供姓名和身份证，我也搞不明白我做的是对还是错，直到警察去威胁那些不肯登记的弟兄姊妹，曾姊妹很勇敢地举起手来喊：“警察同志，

先登记我的吧。”我才弄明白我做的应该没有错。

海淀区的教室人数有六十来人，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桌椅，很多弟兄姊妹站着，谭弟兄看见我进来，立即喊我过来，把他的椅子让给了我，我也没有过多推辞，因为我坐着会比站着显得平静安稳一些。其间，弟兄姊妹有的唱诗、有的按教会的程序敬拜、有的在读经，虽然唱诗会经常遭到呵斥，但大家会隔一会儿又唱，又被呵斥，过一会儿又唱，而我还处于什么都做不了的状态，只能傻傻地坐着看着大家，我想我需要坐会儿再说。

过了一会儿，娜娜喊了一声：“天明牧师问大家平安”，教室里响起了欢呼声，噢，我想，看来天明牧师还能说话，心里又有了一些平安……因为娜娜不断地与外界沟通，产生了一点儿冲突，一位很凶的国保怒喝她不许再打电话，娜娜正在说电话，没有注意到，那位国保就奔过去夺电话，可是在我们看来好像国保要动手，周围弟兄姊妹立刻有人站了起来，大家一起喊：“不许动手”，国保的手收了回来，还是愤怒地说“我是在夺电话，跟她说有用吗？她听话吗？”冲突最后以娜娜说接受并不再打电话了告终。他离开后，又转过身恶狠狠地威胁娜娜说：“你是领头的吧？”娜娜也没有回避和退缩：“就算是吧。”在冲突的当时我离娜娜很近，我只能坐着说了一句“干嘛动手呀”，我想如果真的动手了，我大概也做不到起来保护娜娜，因为那时我还是没有力气站起来。

随着大家的唱诗、敬拜，我也拿出敬拜资料开始跟着敬拜、唱诗、祷告，感谢主，很奇妙，当我能够张开口唱诗之后，神的平安、力量又开始从心里、身体里恢复出来，我慢慢能够站起来跟大家交流，也知道了从早晨起大家都发生了什么，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有弟兄姊妹被带进来。

这时，宋阿姨等一些弟兄姊妹被带进来了，

我兴奋地冲着宋阿姨挥手，大概人太多了，宋阿姨一时没有看到我，她们直接被带到讲台前登记，我兴奋地跑过去喊“宋阿姨……”，宋阿姨看到我特别高兴，大声地应着“哎……”，那个作登记的警察笑着说：“真够亲的”，宋阿姨笑着大声说：“一个爸爸生的，能不亲吗？！”警察笑了，宋阿姨就对着警察不断地传福音，不断地讲耶稣如何爱那位警察，那位警察一直笑着摆手，笑着对宋阿姨说：“你别说了，你的唾沫星子都溅到我脸上了……”，还不时地擦擦脸，宋阿姨仍旧不停地说。我在一旁觉得特别好笑，就一直开心地大笑着，那个警察也一直在笑。后来那位警察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指着他旁边的一位警察对宋阿姨说：“他是我们领导，你去劝他去。”那位被称作领导的警察笑着对那个警察说：“你能不能……”，我想他大概想说“你能不能把她带到一边去说”，或者是“你能不能不让她说了”，宋阿姨一转身，又开始笑着对那位领导说起来了，那位领导一直在笑，而那位警察也一直在笑，我们在旁边都看着乐，我笑得可开心了，神的平安喜乐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灵里，感谢主，他有奇妙预备和带领。

这期间，大家都在三三两两、四五成群地敬拜、祷告，当有人开始唱诗，我们就一起唱起来，好像很少再被喝令停止，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充满了这个房间。曾淼在登记时给那位警察传福音，还有一位姊妹也在给一位警察传福音，他们都说了很久，首先，警察根本就不知道抓的是什么人，他们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和福音的内容都很感兴趣，还问了一些问题。给宋阿姨登记的警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抓了什么人，他们还以为是抓歹徒呢，他说他们一夜都没睡觉，我想他们大概比我们还紧张害怕，因为他们也同样不知道要面对什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那时已经可以思想了，我心里在想，还是有主好，我虽然被折腾得晕

头转向，也会有恐惧和惊慌，但神会保守我平安，还会赐给我喜乐，至少我不会像警察一样，在面临那么多恐惧时没有倚靠，甚至一夜都不能睡觉。感谢主，他永远是我的避难所，当我能够开口向他呼求、祷告、赞美时，他就这样信实地把属天的平安、喜乐赐给了我，而且他也知道我的缺乏和软弱，他会预备环境、人员来保全我，坚固我，使我重新又回到他所赐的平安喜乐中。虽然事情还没有结束，环境还在，我已经有了神所赐的极大的平安和喜乐，甚至平时都很难有这样的喜乐，感谢主，阿门！

## 警惕奸诈的国保

感谢主，整个教室的气氛变得喜乐融洽起来。一开始姊妹要去洗手间，警察让一位女警察一次只能带两位姊妹过去，我估计他们怕我们逃跑，或者发生武装暴乱，一位女警察对付不了，后来渐渐地一次可以让三位姊妹一起去，到后来就吆喝着你们还有谁没有去，一起去吧，我听着觉得很可笑，挺好玩的。后来让弟兄去，好像也没有过分严格限制人数，经常会听到，还有谁没有去的，一起去。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友好起来……

有一位凶恶的国保，就是抢娜娜手机的那位，一直对我们很凶狠，对我们乱吼乱叫，不许我们唱诗，但我一直认为他很真实，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会这样，我相信他会信主，所以每当他怒吼时我就冲着他微笑，心里为他祷告，求神改变他、使他能够认识主，蒙主拣选。后来感觉他温和很多，也不再怒吼了，除了不把他逼急了，或过分开大声唱诗，他就不再干涉我们敬拜了，还跟弟兄姊妹聊起天来，有时，我会笑着过去听听他聊天，他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我们的信仰，我会为他祷告，相信他会信主，感谢主赐给我这样的感动。

还有一位国保，我把他称为奸诈的国保，

因为他开始时以友好的面孔出现，但很快就暴露出凶恶的嘴脸。在开始时，那个凶恶的国保不许我们唱诗，我们一唱诗他就对我们吼叫，那个奸诈的国保进来就笑着说唱吧唱吧，那个凶恶的国保就说：“你说唱就唱啦？你别在这里捣乱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奸诈的国保很友好，后来他在门口跟弟兄姊妹聊信仰，我过去听了一会儿，感觉他对我们的信仰也很认可，对教会很了解，说话也很幽默，觉得很好玩儿。对了，他就是那位对天明牧师说“不会给你得荣耀的机会”的人，大概在门口聊的时间太久了，宋阿姨以为我们在争论，就过来说：“弟兄姊妹不要争论了，散了吧。”当时我还觉得宋阿姨太警觉了，只是聊聊天嘛，挺好玩儿的。但想宋阿姨既然说了，那我们就不聊了，弟兄姊妹都散去了，就没有人理那位国保了，我看到他脸上很尴尬，紧接着让我诧异和震惊的是他把那位凶恶的国保叫过来，在门口指着宋阿姨，那位凶恶的国保进来就指着宋阿姨问：“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稍微有点儿紧张，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时他们也没有干什么。但他们不知道，宋阿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是背着行囊过来的，把夏天的衣服都带上了，根本没准备出去！

紧接着后面的事情更使那位奸诈的国保原形毕露。警察抓人时在麦当劳抓错了两个人带到我们所在的教室。那两位女士一进来就表现得与我们非常不同，她们冲着警察又哭又闹，说警察勒住她们的脖子把她们强行带上车，还与她们发生了肢体冲突，使她们的书散落了，还丢了东西，她们边哭边控诉警察，同时也说警察抓错人了，她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信，警察冲她们吼不许她们说话，这时那个奸诈的国保进来，用手指点着她们，凶狠地对她们说：“你们闭嘴！不许说话，立即闭嘴！”他的样子比警察还要凶狠，好像要扑过来卡住她们的脖子以不让她们说话，她们就断断续续地哭和

大声地嚷嚷，那个奸诈的国保还恶狠狠地说了句：“我在灵恩派就见过你们这样的人！”（大致是这个意思）我目睹这一切，对那个国保不一样的表现很震惊，心里暗自思想可不能轻信这里人的狡猾和奸诈，我当时都想过去跟他说：“你不真实，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但没有勇气去说。我同时很佩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清醒和警惕，因为后来知道一些弟兄姊妹觉得那两位错抓过来的人有可能是派来捣乱的，因为其中的一位说话反复无常，一会说她什么都不信，一会儿说她去过教堂，而且她真的了解圣经，还带头唱诗，不过弟兄姊妹没有太跟着唱。还是有的弟兄姊妹过来安慰她们，有的弟兄姊妹给她们传福音，她们安静了许多。

当然，我想她们应该不是派来捣乱的，但是在她们身上确实有邪的感觉，后来她们再跟警察争闹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就对她们说，让她们安静等等，等处理完我们的事情后单给她们俩立一个课题来解决，我们听了哄堂大笑，有的弟兄姊妹说有没有课题经费呀，挺好玩的。

不管怎样，感谢主，因着这两位到来，显出了我们与其他所抓的人员的充分不同，我们没有人哭闹，没有人与警察争吵，也没有争执，虽然有弟兄姊妹坚持不登记，但都很平静、安稳、理智，无论警察、国保怎样对待我们，我们都以平安、喜乐、和平、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们，我想他们从来没有抓过这样一批人，这一天他们虽然很辛苦，但这一天会让他们很惊讶、诧异，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会回想起这一天的经历，这一天会在他们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记，那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定意要留给他们的！感谢赞美我们的恩主耶稣，他是这样地爱我们，怜恤每一个生命和灵魂，他竟用这样奇妙的方式去拣选他们，神也定意使我们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我没有想过神居然会用这样的方式使我们成为了他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那个奸诈的国

保说天明牧师不按常理出牌，那哪是天明牧师不按常理出牌呀，其实是我们的神，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他早就告诉我们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爱我们并为我们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为了救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阿门！

## 新的争战

大概在中午的前后，他们把所有人登记完了，之前又把娜娜、HS、曾姊妹和一位弟兄带到楼上提审，我们也为四位同工弟兄姊妹祷告，接着我们分别被所在地派出所的人员带往各个派出所。

我很感谢神，把我和宋阿姨、清华团契的两位姊妹和一位年龄稍长的姊妹，共计五人带往中关村派出所，我们和剩下的弟兄姊妹互道平安，又开始转移战场了。神真是充满了恩典和奇妙，彼此分离时，大家已经被神的圣灵和他赐下的平安喜乐装备完毕，我们已经可以面对下一场争战了。真不敢想象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只有五个人去面对争战我会怎么样，我恐怕一直在恐惧战兢之中。感谢主，他是真实和信实的，他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我们所能受的，并且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开



平台附近，警察与国保

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在这一场争战中，他就是守着他的诚信，以他答应我们的来恩待我们！感谢主，阿门！

### （一）第一轮询问：

我们被带到了中关村派出所的地下室。我以前来过中关村派出所，但还不知道这里有这样的机关。地下室有三个拘禁人的屋子，有三、四个询问室，中间有一个大厅，有两排那种类似快餐厅的固定在地上的硬塑料凳子，还有几把审讯室用的椅子，有的是全铁的还能把人锁在上面的那种椅子，看见后还是挺恐怖的。带我们来的小警察看见我们吃惊地看着这一切，安慰我们说那不是为你们预备的。我们心里踏实一些，东张西望地看每一个房间，那个小警察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来视察来啦。我们看着一切都觉得很新鲜。

这时来了一个比较凶悍的“长官”要我们登记，我们说已经登记过了，他们说那是那里。好像是宋阿姨先登记的，我的名字写在她的下面。写完后他们就出去了，我们则开始聊天。大约二十多分钟后，那位“凶悍的长官”下来了，喊了一声：“纪红雨，进来！”我想我怎么成了第一个被审人员，但心里很平安，就跟他进了一间询问室。

他首先问了我一些个人的基本信息，紧接着问了我什么时候信的、什么时候受洗的，他不明白什么叫受洗，我赶紧给他讲什么是受洗、为什么要受洗，他对我怒喝：“别跟我讲这些，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我表示很认同和理解他，因为没有信主之前也是只信我自己，那时因为我不认识神，不知道他能给我带来什么。他没有让我再讲下去。接着，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守望教会的，之前在哪里聚会，在守望教会时都在哪些地方聚过会，我赶紧告诉他守望教会曾在哪些地方聚会，而且为什么总是

搬迁。他又问我在哪里被抓、我要去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户外敬拜，他问我是谁叫我去的，我说是教会通知的，他一定要问我是谁通知的，我开始警惕他的问话。他是按照一个事先写好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问。我问他询问完了是否需要我的签字，我说如果需要我签字就请您理解和帮助我按照我所说的文字来写。其实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光顾盯着警察看了，没有注意到墙上写的“你可以不回答”的字样，我以为他所问的我得秉承信仰的诚实都如实回答呢，这是我准备不充分的结果。但是神保全了我。

我首先说明我们不是户外聚会，我们是在户外主日敬拜。他问我什么是主日敬拜、主日敬拜的程序，我告诉他是唱诗赞美神和听讲解圣经；他又问我谁是教会的头、谁让我们到户外敬拜的、地点是谁通知我的？我说你的问题好奇怪，我们教会有好几个牧师呢（这是我说多嘴了），他坚持问我有几个，都是谁？我扛不过去，想反正国保都知道了，就把四位牧师牺牲一把吧，说了四位牧师的名字，他还坚持问谁叫我们户外敬拜的，我只好说天明牧师在教会特别报道时告诉我们的，我说国保都知道，你别问我了，上网去看不就行了，说完就后悔了，我又把教会网站贡献出来了，好在他没有接着问网站的事情；他坚持问谁通知我地址的，我说会友互相转告，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咬文嚼字，我说我不知道你问我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我不希望我只言片语不恰当的表达带你们误解，误导你们，使你们反倒不了解真实的客观事实了。这时他的态度好多了，开始学习用我的词语来问我，有时还会问我他是否可以这样问我，每次我都说可以，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他问我教会为什么要到户外敬拜，我给他讲了我们的信仰要持守主日敬拜的原则，但是在老故事餐吧、锡华酒店发生的问题，使得我们无法有室内敬拜场所。他说锡华酒店不是已

经同意你们去了吗？我给他讲了锡华酒店反反复复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建堂、购置了场地不允许给我们用、我们2009年11月1日的室外敬拜，包括相信政府回到室内敬拜而结果政府继续干涉我们租场地，使我们进入了今天的困境，他在征求我同意的情况下写道：“因为老故事餐吧不能租用了，锡华酒店又退租了，我们没有地方去，所以在室外主日敬拜。”我同意了。他还问了为什么不去三自教会，或者回到家庭聚会，我从信仰的角度给他讲解了。后来他说这个小区里就有一个教会，每次炖的牛肉可香了，他都想去尝一尝……

其实，他中间问的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惶恐，他问我家庭情况，孩子姓名，在哪里上学，我当时心里一颤，立刻有一片阴云压上心头，我想他们不会到学校去找我女儿麻烦吧，虽然在告诉他们我女儿的姓名和学校时，心里一阵慌乱，但马上一个声音进到我的心里：“不用怕，还有主呢，而且她也需要学习长大、成熟，也要学习面对而不是躲避，或是被保护在一个博雅塔里，她也要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神会保护她的，会加添她力量。”想完了，就不再担心了，而且相信如果发生了，我的女儿也会面对，而且是神对她的祝福，因为我的女儿已经面对同学、告诉他们她是基督徒了，我的心里很平安。

最后他问我有没有小组，我傻乎乎地说有，他问有多少人，我说十来个人，他问我小组长姓名，我一下傻了，正好我们小组组长去外地工作了，我说小组长去外地了，他还是要去外地的组长姓名，我说没组长了，那他说谁来带你们？我实在扛不过去，就把师母带我们给招了，他说那不就是组长吗？我赶紧说好好，就是组长；他又问我组员的姓名，我又愣在那里了，我说很多人经常不来，来的只有几个，他还坚持问，我突然反应过来，我说这里就有我们三个组员，叫他们进来一起问吧，我们的答

案都是一样的，免得您那么辛苦写那么多遍，他说好吧，叫他们进来吧，我赶紧说那其他的两位也进来吧，他说好吧，我赶紧把外面的四位姊妹叫了进来，我可算有救星了。他还是坚持问小组成员，我们又招了一位阿姨的名字和一位已经工作的姊妹名字，他再问我们就坚持说就这些了，他没有再问。

宋阿姨一进来又开始了她执著的传福音工作，那个“长官”就叫来两位小警察按照我的笔录内容在她们的笔录里一些不同的地方上进行修改，他自己出屋到大厅，对宋阿姨说：“阿姨，过来，给我说说。”宋阿姨开始了她的福音事工；三位姊妹在屋里修改笔录，同时也对那两位小警察传福音；我在屋里时，宋阿姨她们请警察叫来方便面外卖，我开始吃方便面，我们好像各自守着各自的分工，井井有条，互不干扰，我吃得可香了，那是我吃得最香的一碗方便面。后来，两位在屋里宣讲福音的小姊妹出来说，那两个警察听得很认真，有一位正在思考灵魂的问题。

宋阿姨要我把笔录中的“我们在室外主日敬拜”改成“我准备要在……露台上主日敬拜”，因为露台和室外不一样，另外我还没有敬拜就被擒住了，所以要用“准备”，而不是现行，他们也同意我们更改。他们说要交给领导审核，就上去了，我实在太困了，就躺在大厅中的那排硬塑料椅上睡着了……

后来，听到宋阿姨的声音，我醒了，发现他们给我们腾了辨别室的房间，有一个长沙发，和两把非常舒适的椅子，我们又搬进来一把，就在里面唱诗、祷告赞美神，同时向一位看管我们的五十多岁的温和的男士传福音，他说你们还挺美的，唱得也很好听。

宋阿姨提醒我们要考虑一下，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有可能会让我们写某种承诺，我说好的，其实也没有多想。

## （二）第二轮询问： 远比第一轮要严厉得多

过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大约在五点多钟左右，一个国保带了一位警察（好像是上午的其中一位）下来询问我们，我当时没有识别出他是国保，后来反应过来他没有穿警服，应该是国保。他冲我们喊“来一位”，我想上次是我先来的，还是我先来吧，看看他们要问什么。

我又进去了那个询问室，国保上来就直截了当，让我写承诺书，承诺不再到室外聚会就可以放我走了，我说我不能写；他问为什么，我说我们也不想到室外敬拜，是政府不给我们室内可以聚会的地方，我们买的房子政府不让我们进去使用，使我们不能够在那里聚会，我们租用的地方又不断被干涉与我们解约，那我们不去室外敬拜去哪里？他说这些事情他不知道也不了解，我说你的信息不全备，你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能来要求我不在室外敬拜，如果你一定让我写承诺，我可以写“如果政府给我们写承诺允许我们室内租房子聚会或者把我们购买的房子的钥匙交给我们，我保证不在室外聚会”。

他说这些事情他管不了，他说你们在这种情况下，在室外聚会就是威胁政府，我说我们没有威胁政府，我们在坚持我们信仰的最基本权利，按照我们信仰的准则，进行正常的主日敬拜，这是宪法授予我们的权利，而政府应该面对这种情况并予以解决。

他说你们不是已经在老故事餐吧聚会了一年了，我说老故事餐吧已经装不下我们了，而且政府也有干涉，他们已经不方便接待我们了；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到三自教堂聚会，我说信仰根基不同，我不会到三自教堂聚会的；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到家庭教会，我说守望教会就是家庭教会，但是哪一个家庭都装不了这么多人了；他说你这么坚持，就不为你的女儿想一想

吗？我没有吭声，我想我已经把我的女儿交给主了，主所能给她的，远比我给她的多得多，我想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他又说，你们这么坚持信仰，为什么不去美国，还留在中国干什么？我心里很难过，他竟然这样把自己的同胞推向国外，我没有吭声。

他说守望教会没有得到政府批准，是不合法的，所以不能参加守望教会聚会，我说守望教会已经向政府申请登记了，是政府不予答复；他说他尊重我们的信仰，但在政府没有答复前不能参加守望的聚会，否则就是非法聚会；我说既然尊重我们的信仰，就应该尊重我们按照信仰的准则敬拜聚会的权利；他说这些问题不是他能够解决的，也不是我们应该参与的，应该让教会领导和政府来解决；我说，你说的是，但是政府要来面对和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要面对中国家庭教会的问题，并予以解决，而不是回避，或者干涉，应该给予解决的时间；他说这个事情不是他能管得了的，我说如果不是你能管得了的，那你就不要要求我不在室外敬拜，而且现在政府做事情都讲究效率和诚信，对任何事情的处理都有规则和承诺办理完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有吗？他没有说话，接着他说你别老是政府政府的，我说我可以不说政府，我就说是管理我们的人吧，我相信中国政府，我相信政府的人员如果真的都知道事实的真相的话，会有人站出来为我们主持公道的，我相信在中国还是有公义正直的灵存在，愿神赐给你们公义正直的灵，我对中国政府是充满信心的！

我感觉我在说这些时，他是有一些担心和害怕的，愿神在中国的政府中兴起他的以斯帖！他说室外聚会是非法的，我应该遵守法律，不应该参加非法聚会，我说我承认我对法律并不完全了解，但是我知道法律应该是公平、公正、是对等的，我们买了房子，又不让我们进去，你觉得这个合法吗？打一个不恰当

的比方，如果你买了房子，晚上不让你回家睡觉，又不让你露宿街头，你觉得这样公平合理吗？他说你的这个比喻不恰当，家和教会还是不一样的，（其实，出来后我想了一下，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教会是为了敬拜之用的，就像家是为了睡觉用的，不让你在家里睡，就得露宿街头，不让在购买的教会里敬拜，就会在室外敬拜，是一样的）当然，我不想冲突和争论，所以我说我接受你认为这个比喻不恰当的说法，这样吧，如果你一定让我写承诺，我可以写“你说的我都清楚了，也听明白了，我愿意想一想，但是我不能承诺你，如果一定要我承诺，就是政府给我们写承诺允许我们室内租房子聚会或者把我们购买的房子的钥匙交给我们，我保证不在室外聚会”。说完了之后，一阵难过袭上心头，没有忍住眼泪掉了下来，我说我对你们不认识神感到很难过，我之所以这样持守我的信仰，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真实和信实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到室外敬拜意味着什么吗？我们难道不知道会遇到危险、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甚至会遇到更可怕的事情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恐惧吗？但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怎样一位神，他会保护我、帮助我、并赐给我喜乐和平安，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在他里面我没有惧怕，愿神能够使你们认识他，并赐给你们公义正直的灵（我知道我不能哭，我擦干眼泪，我要笑着面对他们说话）。

他说你知道吗（说话软了很多），政府如果写承诺就是承认了守望教会。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比如法轮功，最后就发展成为危害政府、危害国家的事情，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小得我需要很认真地听才能听到。感谢主，我终于可以笑着对他们说我们的信仰和法轮功不一样，首先，基督徒不会做任何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事情，而且我们会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

出，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奉献我们的一切，而且基督徒会成为社会、国家的祝福，我们面对你们都是坦荡的，我们所提供的信息，我们众人的登记，无论有没有证件都是真实的，我们的聚会是公开的，你们随时可以派人监督检查，我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问心无愧的，我们对国家、政府、人民都是无愧的，我们以我们的真实和坦诚面对一切，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心害怕的，第二，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他就活在我们中间，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愿你们能认识他，这又是与法轮功所不同的。我看到了他们的慌乱，那位警察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一直反复在翻手里的文件，头都没有抬，那位国保心里也在变化。当他们逼到我极处时，我心中不禁呐喊：“你们杀了我算了，你们想要的我是不会给你们写的！”当然，情况并不那么可怕、也不那么严重，只是被他们逼到极处的一种愤怒，我知道我不能发怒，最后，我缓和地说，首先我表明我的态度，我不想你们跟着我们这么辛苦，并且因为我们，你们不能休息，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但是如果你们一定要我写，那我可以写：“你们所说的、所讲的，我都听明白了，也愿意思想、愿意接受，如果我今后又到室外敬拜了，你们所说的法律责任，我愿意个人承担！”

然后，就听到了一句：“你可以出去了”，我离开了询问室，结束了不愉快的问话。

回到我们所在的小屋，姊妹们大概看出我哭过，就问我他们对我很凶吗？我说没有，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误解我们的信仰而难过，姊妹们问我都问了什么，我说是让我们写承诺，宋阿姨问我怎么回答的，我说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写的！

这时又开始叫人了，那位年长一点儿的姊妹进去了，我们在外面为她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关是不一般的；很快那位姊妹就被转移

到了另一个房间，又叫人了，宋阿姨进去了，我们继续祷告，听到宋阿姨大声地在跟他们说话，说了很长时间，后来知道无论他们怎样阻止，宋阿姨都坚持反复跟他们讲守望教会建堂及被迫迁移的过程，最后他们很不耐烦地把宋阿姨轰了出来，紧接着清华的那位学生姊妹进去了，她一进去就严厉指责他们不按照法律给我们提供饭食，让我们自己买桶面，她质问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家里吃什么、不知道清华的学生在吃什么吗？他们见她懂法律，心里惧怕，见她坚持不签字，很快把她也轰了出来，最后我们小组的另外一个清华大学毕业刚工作的姊妹进去，坚持自己的态度，又被很快轰了出来。至此，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傍晚是走不了啦。

这时，清华的学生姊妹不禁难过起来，因为我们在地下室没有信号，无法与家人联系，而刚才在询问室是有信号的，她的手机不断在响，是她丈夫的电话和短信，但她又不能接，她丈夫刚信主，她非常担心他的信心，还有他为她的担心；我们小组的那位年轻的姊妹也担心她的男朋友为她担心，也难过起来，这时我也想到了我的女儿，上午打电话发现她没有起来去主日学，答应她下午去奶奶家接她，上个主日带她去教会，希望她明白目前教会面临的处境，也告诉她如果妈妈主日敬拜后没有能接她，就让她自己去奶奶家，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妈妈会没事儿的。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担心，不过又想，交给主了，正好她在主日学的读经祷告功课完成得不好，如果她要担心就求神让她学习祷告。我们也知道那位年长的姊妹应该是签了承诺书，但是还没有让她走，不知道国保是否有意留下她来规劝我们，但我们非常理解她，因为她有两个孩子在外面没有人照看，她已经很着急了。我们又一起拉起手来祷告、唱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或作什么决定，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互为挚爱的肢体、互为骨肉，



我们因着基督成为一体，是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的，是永远不可分离的，我们的心永远因着基督的灵在一起！

大约在晚上七点钟时，突然一位主内肢体的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来了，我们都很吃惊，警察也很吃惊，说这里根本就没有信号，电话怎么打进来了呢？我们到那个询问室的墙角，有微弱的信号，打出电话让弟兄姊妹转告那两位小姊妹的家人我们都很平安，请他们不要挂念。这时我们感谢主，神有各样的预备。借着这微弱的信号，弟兄姊妹的短信也进来了，我告知外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情况。我们继续唱诗、祷告、传福音，一切都很平安。

### （三）第三轮询问：

上午的警察又过来了，因着上午有友好的沟通，我们见面时都很友好。我又一次被带到询问室。

他用柔和的话语问我为什么不签字呢？我说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不能签字；他说他认同我是为信仰的缘故，他也说他接受我为信仰的缘故签字，并被释放，然后再为信仰的缘故出去到室外敬拜，没有人会管你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他们也可以回家了。我说那样就是撒谎了，他说撒谎有什么，到处都有撒谎的，善意的撒谎，他可以接受。我说这与我的信仰不一致，他说那有什么，只要你写了……就可以出去，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会管你们。我没有听清楚他要我写的文字，我说是写今天不再在室外敬拜吗？他说是“今后”，我说那我还是不能写，他说你好好想一想，我有些犹豫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否写了但也同时告诉他那不是我真的想法，我还会去室外主日敬拜呢？我犹豫着，也觉得不妥，一时不知所措。最后，我说让我想想，他说你出去和她们商量一下，我说好吧，就非常犹豫地出来了。

把情况跟宋阿姨等姊妹说了，大家一时都不知所措了，这时我想跟恩平师母联系询问一下。感谢主，打通了恩平师母的电话，把情况说了一下，师母没有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只是告诉我们有的派出所弟兄姊妹没有写也出来了，他们最多关我们24小时就得放人，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坚固，我说我明白了，就挂了电话。回到房间把情况跟姊妹们说了，大家一致决定不写，准备等到24小时后他们放人。

于是，我又回到询问室，抱歉地通知那位警察我们的决定，他没有再说话，只是打电话询问已经写了的姊妹是否可以走了，对方显然通知他可以了。

我们互致问安，送走了那位姊妹。这时我们开始要求订饭，还笑着问他们不会不给我们订饭吧？并准备吃完睡觉，等候24小时的到来，大家非常平安，就跟在家里打理准备休息睡觉一样。

### （四）新的挑战：撒旦狡猾的诡计

在等候吃饭时，我们继续唱诗，看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听，因为他要下班了，我问他好听吗？他说很好听，我说希望你有机会信耶稣，他点了点头。我们吃饭时，清华的三位老师突然到来，把清华的学生姊妹叫到了一个询问室。他们一直交涉了大概近一个小时，这时



平台附近，已经被警察带到公交车上的弟兄姊妹

小姊妹出来，进屋里着急地跟我们说，警察一定要签承诺书才肯放人，她不肯签，但清华的老师来的时候说学校下了死命令，不带回学生，他们也不许回来，这样那三位老师也得在这里过夜了，学生姊妹很为难很不忍心老师们为她这样，我们一时没有办法了。我想不能再问恩平师母了，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四位姊妹就拉起手祷告，祷告后我心里的领受是不能签，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跟姊妹说，这时一位转来转去的年长的领导模样的老师喊了一声“可以走了”，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位老师边读短信边说不签字可以走了，同时这位老师过来想看看我们唱诗的诗歌本，他说很好听，他也写歌，宋阿姨给他看，还给他唱了几个曲调，宋阿姨要把诗歌本送给他，他不好意思收，这时我才注意到，他就是一直在厅里听我们唱诗祷告、一直在我们门口转来转去地观察我们的那个人，我以为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呢，感谢主！

清华的老师和姊妹刚走到门口时，发现门是锁着的，又被警察带回来了，接着又在询问室交涉了半个多小时，后来他们出来了，学生姊妹被他们带走了，姊妹很不舍地看着我们，我们说，没事的，平安地走吧，我知道对于这个小姊妹来说她已经尽力了，她完成了神给她的带领，感谢赞美主，他总是这样恩待我们，阿门！

## 尾声

走了两位姊妹，很奇怪，我们一点儿也没有觉得人员减少了，心里没有任何波动，非常平安。我们收拾了吃的东西，还预备了夜宵，我向看守我们、因着我们不能回家的两位新来的夜班警察致歉，大家准备开始睡觉。

我很幸福，因为宋阿姨坚持在我们小屋门口的一个单人沙发上睡觉，年轻的姊妹因为睡觉认床，坚持要在一个比较舒服的椅子上睡觉，

我就可以在长沙发上睡觉了，当然我是最舒服的了。我们分别准备睡觉，宋阿姨又嘱咐我们，如果半夜谁被叫起来了，一定要把其他两位叫醒，无论如何不可以单独离开自己的位置，我们说记住了。

我躺在长沙发上盖上大衣，闭上眼睛，准备进入梦乡。这时突然听到屋外有一阵声音，S 牧师来啦！我兴奋地蹦了起来。S 牧师走了进来，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能够进来看我们。看到了亲人，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哎，我也是想我太没有出息了，从早晨开始，一天掉了三次泪了）。我们兴奋地与 S 牧师讲论我们这一天传福音的果效，S 牧师说看来被刘长老说中了，我们是被派出来向政府机构传福音的。我心想，是啊，今天神动用守望教会 169 个弟兄姊妹、还有数十位被看管在家里的弟兄姊妹，向成千上万个政府工作人员传讲福音、并且用我们活出来的生命为主作见证，这是多大的恩典呀，仅我们五位姊妹在今天下午、晚上就向十多位人员传讲了福音，其中有警察、国保、派出所工作人员、清华老师，当然宋阿姨讲得最多，但我们都分别用我们所活出基督的生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用我们的生命传讲了基督耶稣的作为，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爱我们的父神！守望教会终于成为神宣教的教会了，但是神竟然用这样的方式使守望教会成为了他宣教的教会，真是太过分了，太不按常理出牌了，我为能成为这个庞大的宣教团队中的一员而感谢赞美神！

其中，有一个细节我忘记说了，我们问看我的工作人，他们在这里看守过基督徒吗？他说他在这里工作十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其间，下午的时候，有一个人因民事纠纷被带进来，一进来就吵吵嚷嚷的，我们就关上门，继续在里面唱诗赞美神，一会儿就听到他们在外边动手打起来了，我们继续唱诗，好奇怪，也没有人想出去看看，其实平时自己还是会看

点儿热闹的，这时连想都没有想，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想是神的保守，不是我配得的，是神的恩典。后来听说他们在外面动手打起来时，警察就在旁边看着他们打架；晚上又带来打架的，是中国人与老外，他们争闹之后，就见那个小伙子在打电话托关系找人救他们。

我想在这里，我们和他们所有看管过的和询问过的人都是太大的不一样，我们充满了恩主赐给我们的平静、安稳，也没有担心和害怕，更没有四处找人寻求解救，我们仅有的就是向主来求、唱诗祷告，我们是他们经历中的一个特别的人群，这个特别的人群和特别的经历必成为他们生命的记忆和永久的祝福。只是很惭愧，我在传讲福音上没有做好充分的预备，没有像宋阿姨那样执著，见一个人就讲一个，下一次我就知道了，我会预备好的，感谢神！

这时，上午那个奸诈的国保又出现了，他们说我们简单地应承点儿事情就可以走了，S 牧师说我们是否还有什么手续没有办完，他们说都办完了，上午的询问我们都签字盖手印了，只是签承诺书我们不肯签。S 牧师说他们肯定是把什么搞错了，于是 S 牧师去到询问室与他们交涉，因为询问室的门这次是开着的，我们清楚地听到警察坚决地说我们必须签承诺书。我们商量了一下，把 S 牧师叫回来了，跟 S 牧师说不用跟他们交涉了，我们是不会签的，我们不签字他们也不会放我们出去，我们已经做好了住在这里的准备。S 牧师不想让我们过分辛苦，还在想交涉解决，但我们觉得他们态度这样坚定，恐怕没有什么解决办法的，我们就劝 S 牧师去看看其他派出所的弟兄姊妹，我们没关系，不用管我们了。正在这时，那个奸诈的国保又出现了，把 S 牧师叫到楼上去了。

我们在下面谈论，想请 S 牧师不要为我们

担心和为我们有负担，因为我们是为神受苦（其实我们并没受什么苦），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单独面对神，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宋阿姨笑着说还记得吗，十字架也不能截短，我们三个人哄堂大笑，因为我曾经在小组分享过，我经常想把自己的十字架截短一点，让自己轻省一些，然后踏着别人的十字架走过去。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却每个人喜乐地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准备睡觉呢。

在我们的欢笑声中，S 牧师和一位警察下来了，说我们可以不签字、带好东西出去了，我们太意外了，感谢主，快乐地收拾东西和垃圾准备启程。警察说了一句你们的牧师得留下来，我们一下就愣了：你们不会把 S 牧师扣在这里了吧？他们说 S 牧师一会儿就可以走，S 牧师也挥手让我们走不用担心，我们就半信半疑地走了，S 牧师嘱咐我们出门后给晓峰牧师电话报个平安，我们向警察和牧师互致问候就出来了。

感谢主，出来时间为凌晨零点十一分。

## 问候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是我的挚爱骨肉，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了，使我们成为一体，也成为血肉相连的骨肉，哪处受伤全身都会感受到那里的疼痛。

出去看到弟兄姊妹的短信问候非常感动，到网站上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彻夜不眠，更是感动，又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份骨肉之情。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那本是我们自己所不能做到和不配得的，因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因着主耶稣的怜悯恩典和慈爱托住了我们，无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无论去的还是没去的，写承诺的还是没写承诺的，我相信在这一日每个弟兄姊妹都来到了神面前为这一日付出了祷告，这是神在我们所有弟兄

姊妹们生命中的得胜，是守望教会在神恩典上的得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谁都站立不住！一切都是神自己怜悯、恩典、荣耀的彰显！愿颂赞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

因着我在里面的两个经历，也因为我们互为彼此身体的一部分、互为骨肉肢体，所以我还是要用我作为肢体的真心、坦诚说一句话——我们永远是血肉相连的骨肉。

在里面有两件事情让我非常痛心，也是在我出来之后持续让我痛心、难过、并且至今为此痛哭的事情。

在里面时，和我在一个小组的姊妹跟她的男朋友通了一个电话，她的男朋友对主的认识和经历并不多，在电话里非常生气，责备她说：“人家都不去，就你去，就你傻呀！人家都劝你不要去了，你还去？！就你傻，教会说什么，你就听什么……”那个姊妹回到屋里说时非常难过，一直在哭，她说她的男朋友从来没有这样对她讲过话……

看着她哭，我们心里很难过，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和心在疼痛。显然我们不一致的意见已经成为了撒旦攻击我们骨肉、攻击我们肢体的武器，我们的小姊妹，在这样一天的经历中一直很紧张，她紧张并不是因为她害怕，是因为她不知道怎么说、怎样回答，怕因为自己的不当亏损了神的荣耀；她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刚上班两天，当我们担心她的工作劝她走时，她很坚决，因为她知道她要面对的是神和她自己的十字架，这样弱小的姊妹，在面对黑暗势力的攻击时没有退缩，黑暗势力没有伤到她，却因为我们不恰当的信息传递而受伤。

我们互为骨肉，我在这里讲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说是非对错，保罗说“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怎么敢于论断我的亲人呢？我只想作为你们的骨肉肢体、作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坦诚分享我的心灵的经历和感受，我没

有任何责备的意思，我是留着泪在写这一段，请我的骨肉肢体们用心灵去体会我所要写的意思，我们同有一个灵、同有一位父亲，我们心灵是相通的，我相信我的感受你们是能够感受到的……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情，我们的学生姊妹，她所在小组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爱主，都非常愿意为神摆上，但小组却因为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看见而混乱，大家不知所措，内心很难过。宋阿姨在周六晚上接到这个小组的一位肢体的电话，对方很痛苦，哭着说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不明白而不知所措，想到自己不去，而看着自己的弟兄姊妹去受苦很难过。在这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内心所受到的痛和伤；我们的学生姊妹在周六晚上也接到劝说不要去的电话，因为她到教会时间不长，很难辨别和判断，但她想既然是教会决定，她就决定跟随。当我们被带到中关村派出所地下室经过两轮询问后，她说在早上来的时候，她还是不清楚不明白，但是到后来和早上完全不一样，她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平安喜乐，我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没有神，没有人可以喜乐起来，感谢赞美主，阿门！

周一的祷告会，晓峰牧师的讲道经文是《约翰福音》20:19—21，主题是耶稣复活后向门徒们显现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门徒有各样表现，只有约翰跟随到十字架下，但耶稣见到大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无论我们的看见和领受有什么不同、在4·10的经历有什么不同，主耶稣问我们安，晓峰牧师讲到这里，我泪流满面……

亲爱的、我所挚爱的主内骨肉肢体们，主耶稣问我们安！！

（写于2011年4月14日凌晨）

# 从4·10到4·11

文 / 雅歌



## 一、经历4·10

有点不敢相信真的自由了，过去的十几个小时像是看了一场漫长的电视连续剧，或者像做梦一般，真的回到自己的家里，虽然头脑已经非常麻木，但是一想到很多亲爱的们还在等消息，就还是想努力写一点。

早晨出门前，转发新恩的那篇博文时，哭了，擦了眼泪出门，风很大。刚下楼看到天空中出现了那种温柔的蓝色，白云也美得令人疼惜，我很熟悉这种特殊的天色，在去年因为LS失去自由的那天早晨，也是遇见了这样惹人怜的蓝白色天空。有点冷，犹豫一下要不要回家添件衣服，怕迟到，还是作罢了。早早地到了约定地附近，做侦察状四处转悠了一阵子，呵呵，业余水准。等来了双牧，然后一起去那个广场，看见了警戒线，接着就走上来几个人，问我们：干嘛的？答：礼拜！就开始被推搡，让我们离开，我很讨厌被人动粗，让那人把手拿开，那人说他没用手，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用的是胳膊，就纠正了一下，请他把胳膊拿开。之后就被带上了警车，带到一所小学，坐在五

年级小孩子的椅子上被登记。

屋子里人越来越多，早就张网以待，之前程序化得非常好，按教室分区，教室的门口贴着区的名字，我和双牧被带到海淀区。双牧本来是被划分在丰台区的，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按照户口所在地，划到了海淀区。人越来越多，大多喜乐平静，也有对骂的，有一个被狠狠动粗了的姊妹，哭诉起来，教室里敬拜声、训斥声混杂在一起，管得松的时候我们就唱一会儿歌，唱到“唱一首天上的歌”，想起清明在张家口带敬拜，唱的时候还教那些大人小孩一些好玩的动作，在这个教室当然不能比划动作了。最有趣的是上厕所，一开始一次只能去两个人，后来人太多，一次就去一串了，厕所在院子里，一串糖葫芦出去晒太阳似的，我和双牧都申请了好几次上厕所。

登记的工作进展得杂乱无序，登记了的人要被核实身份，再分片被带走。我以为自己是熟门熟路，被青龙桥带走了，不过后来才知道事态不对，之前去的是街道，警察是到街道来办我的案子。这次不同，直接进了派出所。与双牧只好分开了，还好同车有一个姊妹，虽说

不认识，但被点名带走的时候，她就紧紧挽住我，她叫RY，很腼腆的一个女孩子，做电脑测试工作的，我知道她不是那种对陌生人能够很亲密的人，挽住我，多少是因为害怕，我其实也害怕，再次上警车，前路茫茫。

到了那里，被当啷一声关进了问询室，那里的气氛森严，特别是门在身后极其沉重的声响，再加上带我们来的警察并不进来，的确很有威慑力，吓了我好大一跳。然后就被里面的人呵斥。今天是我一生中被训斥最多的，到了晚上10点多，疲惫困乏之极，对方声色厉内荏、狂轰乱炸地，说得我的头一阵一阵地嗡嗡响，忍不住顶了起来。还好自己今天早晨想明白一个问题：愤怒是对恐惧的否定，所以早晨我想明白了，我可以当一头待宰的羔羊，因为我不再否定我是恐惧的，但我因信赖神全备的爱与保守，在爱里没有恐惧，我就可以摆脱因否定恐惧带出的强烈暴怒。所以我可以在被对方狠狠训斥时一边回击，一边跳出来，看自己的恐惧，渐渐祷告，让自己重新安静下来。

要感恩的事很多，给我做笔录的警察是上次LS的老熟人，他问我：“你又不是守望的，你掺和个啥？”我答：“我以前是，朋友有难了，我来陪伴的。”对方直摇头。不过问得非常简单，他说走个程序吧，而且对我很客气。不过之后他不见了。问询室里关了不少打架的、游商，等等。有一位老大爷跟人“互殴”脑袋开了瓢，也不懂那么大岁数如何“互殴”，但据说就算“互殴”。还有卖板栗的、卖糖葫芦的，有人嚷嚷：“就知道对付老百姓，正事不做！”看守我们的人不断好奇地打听基督教，问我耶稣的父亲是谁啊，脑袋开瓢的老大爷大声说：“耶和華！”我真的是要跌破眼镜啊，神啊，不会吧，但这是真的，老大爷就讲了好一阵山西话，他的老伴20年前就信主了，他还跟看守的讲耶稣与十字架，等等。

大多数时候还是比较好滴，甚至有机会可

以和警察谈谈政教关系啥的。手机一直在手里，打电话是犯忌的，但短信来去还基本自由。一开始呵斥我们，不许我们坐在一起，后来熟了也不怎么管我们，我们甚至可以在问询室里一起祷告。

中午给了我们俩盒饭，其他被审讯的人没有盒饭，据说是优待宗教人士。下午又被带来4个弟兄姊妹，两男两女。晚上就让我们自己掏钱买外卖，我们要了肯德基，竟然6个人可以坐在一个屋子里吃东西！手拉手一起谢饭的时候，有人说以后真的可以发自内心谢饭了，原来能吃上饭是极大的恩典。同在一起的XY的老公突然出现在窗口，跟探监似的，还给我们几个难友隔着窗户的栅栏拍照。老大爷说我们感化了一个看守，真有点，后来他变得和颜悦色，我们琢磨拍个合影，他竟然帮我们。

晚上被疲劳轰炸之后，要被带回到中关村的派出所。之前不断传来消息，不少人被放回家了，我们被训斥了好一阵，我直接问对方是不是要我们写个啥，结果招致更严厉的训斥。大意是我一点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说基督徒很自私，就考虑自己，也不考虑公共场合，带给别人多大的麻烦危险，什么踩踏事故，又好像扯到叙利亚去了。心情极度紧张，被带到了中关村，我都觉得我的身体有些发抖，也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可能都有吧，同座的弟兄悄悄让我记下一个手机号码，大概是让我们可以求救吧。

意外的是车停下后，押送的都下了，S牧师上车了。早晨就有人给我发短信，说S牧在积极营救，也知道他是唯一的自由身。这时他来慰问大家，然后说警察需要我们签一个保证书，就可以回家了。他跟我们讨论了一下措辞，大意是：此次活动违反了北京市的相关规定，本人保证以后不再参加非法宗教活动。双牧在我被转移的路上发来短信，说她回家了，在保证书事件之前。我就问她，她说她什么都没承



平台附近，正在被警察带到公交车上的弟兄姊妹

诺。S 牧师是跟大家说按照各人的良心，但极度疲乏的大家都想回家了，就都同意了。我稍微挣扎了一下，我对 S 牧师说，觉得有些屈辱。看着他心疼大家的表情，我觉得像极了一个无奈的父亲。我按手印的时候觉得有些不舒服，但依然妥协了。

然后我们就获得自由了，XY 的老公帮我们拍了难友合影。据说 4·10 这一天，169 人被抓，我们获自由的时候，还有 70 多人没有获得自由，还有一位 LS 的难友，小姊妹 ZM 下落不明。有一个弟兄在门口接应，派出所的车不负责送我们回家。给双牧电话说了一下保证书的事。突然想起新恩早晨的博文，觉得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的肢体情分比什么都重要，不要再质疑什么了，无论如何，惊心动魄的 4·10 结束了，等我们重获自由的时候，已经是 4·11 了，新的一天来临了！

在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小学时，我发了短信给父亲，并且找机会跟父亲通话了，令我感动的是，我父亲动员一家人都起来为我祷告。第一次，我们一家

人一同经历神，自由的时候，我给父亲打电话，他好高兴神听了我们的祷告。还有许许多多的亲爱的们，不断短信鼓励安慰，祷告的海洋淹没了我们，我们的主再一次彰显了他的奇妙的恩典和大能大力。

4·10，我们在一起，历史将记住这个时刻，感谢主给我勇气和力量，更给我机会，让我参与其中，经历他信实的同在！

亲爱的天父，昨晚躺下的时候，浑身疼痛，仿佛受过鞭刑似的，为了能躺在家里柔软的床上，温暖的被窝里，而感谢你，昨天有人说，原来能吃上饭也是一种恩典，昨晚，我从心里感谢你，能够睡觉，真是莫大的恩典。

## 二、4·11 的反思

4 个小时后，我醒来，先是很高兴，昨天的一幕一幕开始在头脑里回放，特别想到昨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几个肢体，他们曾一起讨论是不是教会做错了决定，是不是这一步不该走……

很多细节盘桓在我的头脑里，伤了我，躺在床上哭，昨天的十几个小时中，我没有流一滴眼泪，不失时机地辅导和支持那几个年轻的肢体，提醒他们不要过于自省，也不要急于以自己的主观领受来判断教会决定的对错，领袖团队也是在神的引领下慎重地做出的决定，神始终是导演，他把我们当做戏景，我们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安静等候、观看他的作为。

天父，昨天的那些实在是被你托住，我知道你交给我5个年轻人，让我照顾他们。或许那时要做大人，疲倦也使我的情绪木木的。

早晨还是觉得好难过，天父，我觉得好难过，我何尝不像那些年轻人一样，多么渴望你让我们昨天敬拜成功。而我们都成了自投罗网的鸟儿，明明知道网罗在那里，我们还是去了，明明知道是陷阱，我们还是跳了……

四四打来电话，她才知道我在169个人里面，和四四通话也没哭。之后打电话给Y长老，关心其他人的下落。他说到凌晨3点，除了XB牧师夫妇和一个姊妹，其余的人都被放了。亲爱的XB，我对他搭过桥的心脏格外担心……

天父，我更担心这一群受伤的儿女，在伤痛中可能产生相互的指责和怨怪，天父，我知道魔鬼多么渴望撕裂你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有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看到的自以为千真万确的事，以为一定是自己对了，别人铁定错了。天父，天父，我求你帮助这群受伤的儿女，让我们不是白白受伤，在受伤的时候，不是过于自省，苛责自己也苛责领袖，而是彼此担当，彼此相依，彼此相爱。

主啊，让你亲爱的儿女们彼此相爱吧，比起做对的事情来，你更在意我们做对人，天父，让我们不在伤痛中伤上加伤，外在的压力和伤损算不得什么，并不能真的伤到我们，可以伤筋动骨的往往是内在的消耗和撕裂。天父，来

缠裹你儿女的伤处吧。天父，让每一个受伤的儿女，都像此刻的我一样，独自在你面前畅快地流泪，获得你满满的安慰。天父，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像雨帘一样……

昨天，我们在那所小学里，不断地看到之前的老友，我们彼此都很惊喜，因为不能说话，就彼此挥挥手。很久没有看到的Lan出现了。两个上厕所的小分队在厕所门前相遇时，我们还来得及拥抱一下，就匆匆离去，晚上收到她的短信：亲爱的，回家了吗？

“亲爱的，回家了吗？”“亲爱的，我回家了！”这是昨晚最热的短信。

早晨做了决定，取消从今晚开始的连续两天的国际性会议，这次不见那些期待许久的从大洋那边来的家人们，主，你知道，我并不是害怕，而是更考虑在这个荒谬的时局下家人们的安全。

昨天在教室里，天明牧师给双牧电话，请她转告一个守望的姊妹，说：牧师在主里问候大家主日平安！这是他每次讲道前必说的话，当那位姊妹勇敢地大声对教室里的肢体说这句话时，大家都被鼓励。“在主里问候大家主日平安！”大概这是他讲得最短的道，还是电话讲道，他被困在家里，竭力发出安慰群羊的声音来……

天父，我知道你深爱每一位儿女，不论是这169个，还是其他的，不论是去的，还是没有去的，我求你一一搀扶起我们来，我知道最受伤的是你自己，教会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被击打被撕裂，天父，哪一个儿女不是你深爱的呢？！哪一个肢体不是你用生命卖赎回来的呢？！你为我们造一个地上的家，你渴望教会能有天国的样式，儿女们彼此相爱。

主啊，求你赐下合一的灵，赐下彼此相爱的灵，让我们所有的人在面前缴械，放下一切的不同看法，让你的儿女彼此拥抱，当我们彼此相拥的时候，圣灵医治的水流就漫过我们





平台附近，已经被警察带到公交车上的弟兄姊妹

的教会……

昨天我不断地被问及为什么不在守望了还要去掺和？为什么当年离开守望？第二个问题被我含混过去了。前几年在一个地方偶然参加小组，结果到场的都是老熟人，有一个姊妹说：“啊，都是守望的大小叛徒哦！”她也是2003年那场风波时离开的，守望出来的大小叛徒，后来都陆续成立了不少新的教会，客观地说守望成了造就教会领袖的黄埔军校。但我们那场的出走，撕裂了教会的身体，带给很多肢体伤害，也至深地伤了我们自己。

天父，曾经，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在坚持正义，殊不知，在我们以为坚持了真理的同时，我们狠狠地伤了牧者，当领袖被伤的时候，教会会陷入软弱，会彼此相伤。主啊，饶恕我，再一次，我看到那种肢体相伤的可怕，那时，我也被说谎的灵所蒙蔽。天父，我也狠狠地伤了自己，许多年来，我都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愤怒蛰伏我的里面，让我无法面对。天父，早晨，

我突然想到，这一场看似我很忠义的陪伴行为，对我也是一次很深的疗伤。是对我与许多当年情意深重的肢体的修复。

守望亲爱的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XB夫妇，亲爱的Xiaoxue，亲爱的YJ，亲爱的AY，当年青三团契所有的亲爱的家人们，请你们在主里饶恕我的过犯，我可以想象我当年那种激烈的出走对你们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和困扰，请原谅我的无知和软弱，4·10与你们在一起时，我的心里多么以与你们为伍而感到骄傲，为你们的忠心和良善而感恩，我信天父至深的同在临到我们，天父至深的满足与喜悦流淌在我们中间。

亲爱的们，主在他自己的教会得胜了，他的儿女荣耀了他的名，还要再荣耀他的名！主，继续赐下合一的灵运行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安慰，让我们彼此倾听，彼此了解，主啊，你的国就此临到地上，我们做了山上的城。✠

## 这个特别的复活节

在4月24日的复活节户外聚会中，我们教会共计36位弟兄姊妹被带到分布在北京各区县的24个派出所中。这些人中间，至少有5位是已经连续三次被带到派出所了。其中20位左右弟兄姊妹在24日当天获得自由，但在朝阳区9个派出所的16位弟兄姊妹中，4位被扣押时间在24小时左右，12位被扣押近48小时。他们宁肯被扣押48个小时，也拒绝写所谓的保证书。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所经历的一切感恩；在感恩的同时，也深深地对各位被囚在派出所的弟兄姊妹在此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与勇气表示钦佩！

在16人中，除了4位弟兄以外，其余12人全部为姊妹，他们都成了为派出所带去平安喜乐的天使。警察在晚上的审问工作通常面对的都是小偷、抢劫犯等，但在这两个晚上，他们面对的，却是单单为了坚持敬拜而被带到派出所来的基督徒。我们相信是神的恩典借着他们的从容与喜乐，将许多美好的东西随着他们一同带到了“冰冷”的派出所。有的姊妹发短信说：“这里面有吃有喝，上帝太爱我了~现在都不饿，我两个同事姊妹现在应该还在门口等着我呢，不用担心~今天很喜乐，给好几拨人唱诗读经了，感谢神！”这位姊妹在晚上11点半发短信说：“……若是在派出所外面有陪伴我的弟兄姊妹，请让他们回去休息吧，他们在主里的爱已经让我深得安慰和鼓舞。朝阳分局的国保明确表示我要呆48小时，请大家回去休息吧，我在主里不孤单，知道大家和我是一起的！”一位出来的弟兄说他在洗手间用特意带着的洗漱用品洗漱后，将手巾从容地挂在窗户边，派出所的人没好气地说：“你是不是把这当成你们家了！”还有一位姊妹在其他人联系上时得知，她在唱诗，状态不错。并且轻松地告诉外边说可能被关24小时，也可能被关48小时。有的弟兄和姊妹进去时还患着感冒，但听说状态都很好，还有的弟兄干脆

在里面继续操练禁食的功夫。

也有的弟兄姊妹在部分派出所遭遇了恶劣的待遇，但他们大都能喜乐地面对自己的勇敢选择。

在这些弟兄姊妹受苦的同时，能够自由行动的弟兄姊妹在此过程中充分表达了彼此的相爱。截止到 26 日下午 3 点钟，关于关注与营救弟兄姊妹的那个接力帖子的点击量接近万次（9210 次），这充分彰显了大家内心的挂念与关注。许多弟兄姊妹自发地传递信息、探访被关的弟兄姊妹、运送生活必需品到派出所。有的弟兄为关在里面的 5 位弟兄姊妹送去了 5 条秋裤；有的姊妹把办公室的睡袋和毯子都拿上了……甚至还有一张美即面膜；在八里庄派出所外面有六位弟兄姊妹一直守望等候里面五位拒绝写保证书的弟兄姊妹；有一位弟兄在凌晨近 1 点钟的时候给一姊妹送去了被子；还有一处的四位弟兄姊妹一直守候在一位姊妹所在的派出所外面到天亮，甚至有姊妹在凌晨近 5 点时才回家并马上发帖向大家汇报了情况……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令人感动不已。

在弟兄姊妹表达彼此相爱的同时，大家也没有耽误传福音的工作，一位姊妹在派出所遇到一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年人，为自己维权奔波了 5 年，他们也向他传福音并送了福音单张，那位维权人士说：“以前家里有圣经，但从来没有翻看过，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地看一下”，并表示愿意到教会听道。他们同时还呼吁大家为这位“偶遇”的慕道友祷告。

我们为着在教会所处的这个艰难时期，为着在这个属灵争战的关键时刻，众弟兄姊妹能够全然地摆上自己，愿意为了我们的主做一个不顾自己性命的人，而在主的面前满了对他的赞美；为着大家能够在这个时期充分表现出同为肢体的发自生命的爱，愿意为肢体甘心献出自己所有的爱心，而在主的面前满了感恩。确实，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会因此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若是有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魔鬼撒但想要分裂他教会的任何计谋都不可能成功，因为无论是地上的还是空中的，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把我们与神的爱相隔开，也无法将一个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的基督的身体分裂开。

我们再一次求神纪念这些被扣弟兄姊妹为主所摆上的，纪念在这两天为被扣弟兄姊妹的释放恳切祷告并奔走营救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为主所献上的，愿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他赐的彼此相爱中一同经历他的得胜。

北京守望教会

2011 年 4 月 27 日



## 派出所纪事两篇

文 / 小雪

### 我那坐在派出所门口的弟兄姊妹

17号被四位警察客客气气地带回派出所之后，我就做好了在这里待够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准备，所以基本还能气定神闲。只是手机时不常地被警察“借走”看看，让我为那些热心发短信慰问我的弟兄姊妹担心，千万别牵连了他们。

到了下午，警察告诉我：你们教会会有个人来看你，问你想吃什么东西？说出的名字我隐约的印象，但是不太熟悉。我让警察告诉来看我的弟兄：我挺好的，回去告诉大家放心。

后来，我在警察带领下去上厕所，经过一间敞开门的房间，听到一个并不熟悉的声音喊了一声：“小雪”。我没有回应就走了过去。一来眼睛不好，看不清楚喊我的是什么人；二来怕是万一在这里遇上熟人，可别把没关系的人扯进来。

直到晚上快十点了，我单位来人接我出

派出所，听警察说我教会的弟兄仍然在外面等着我。我在电话里告诉弟兄：我单位的领导已经来了，肯定不用太多时间我就能回家了，你回去吧。但是弟兄说：“我还是等你出来看见你了再走。”

等我走出派出所大门的时候，在窗户和路灯的光影中，我看到了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站在派出所的门边，是还在等我的弟兄。走近一看，脸是熟悉的，在教会的主日崇拜中常能见到，但是一直不知道名字，这一回或许真的能把名字和人对上号了。好想抱抱这个年轻可爱的弟兄，不过觉得弟兄似乎很腼腆的样子，怕吓着这个孩子，就拍拍他的胳膊（他有点高，我拍不到他的肩膀噢）。然后弟兄就乘公交车回家了。

后来听说，在另一个派出所，我的一位姊妹在那里被单独收审超过了24小时。一位平常在教会中没有什么服侍的姊妹驾车去探望她，送吃的喝的，因为不让见面，这位姊妹就从她的车里拿出一个小凳子，坐在派出

所门口等。

我比较熟悉这位坐板凳的姊妹，平常挺注意修饰自己，人也漂亮。我一想那么淑女的样子姊妹，居然不顾风度地坐在派出所门口，让风吹乱她的头发，让太阳晒黑她的脸颊，让嘴唇干裂，让尘土满身，让人来人往的目光诧异地打量她，只是为了让看不见的姊妹知道：外面有人在陪着她。

我是怎样地爱我的弟兄姊妹啊！

我知道，你们比我更勇敢。

4月10日晚上，我在一位传道人家，我们一起为那些被扣押还没有被放出来的弟兄姊妹着急，尤其是那些在北京没有亲属，没有直接理由去派出所要人的弟兄姊妹们。传道人到处张罗，看看谁能到派出所去过问放人的时间。那时传道人自己被三个大汉牢牢地看守在家里不能出门。那时我心里暗自心惊：这不是自投罗网吗，白天没被人家抓着，晚上告诉人家：我是守望教会的，来看我的弟兄姊妹。那时我真的没有勇气说：让我去吧。

我知道，你们比我更有爱心。

4月17日，我被带到海淀派出所的时候，我看见一位比较熟悉的姊妹已经在座，当时心中就想：她不应该在这里，她不应该来。她曾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经历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她不应该再面对如此严酷的精神压力。但是，我只顾着排解自己的压力，没有能够坐到她的身边安慰她，辅导她一点简单的放松方法。现在想起来，我很惭愧，我的紧张自私胜过了我对姊妹应有的爱心。

我也看见另外一位——我都不知道该叫他弟兄还是先生，以前他常在我们教会出现，也常在一些不合宜的场合大喊大叫。以我受到的那点心理辅导教育，我判断他是有些精神障碍的人——他被警察单独放在屋子的另一端。我看见他慢慢地想靠近坐在一起的弟兄姊妹，被警察呵斥制止。后来他干脆

大声地背诵主祷文。（他的嗓门可真大，我们的牧师一定挺羡慕他的天赋，用于讲道都可以省了扩音设备）他的喧哗招来了四五个警察一顿按胳膊扭大腿的强制措施，恐怕吃了不少苦头。那时，我低着头，听着那边的动静，却不敢看一眼。我怕我忍不住要对警察说：他是个病人，你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对付他。我只想和那个人拉开距离，只想他不要连累我们教会，不要让警察把他当成基督徒影响了我们的见证……我的恐惧使我失去了爱心，我愧对我的神。

上帝啊，谢谢你赐给我们那些来到派出所门口的弟兄姊妹。

无论你们是参加了户外敬拜安全回来，还是结束了被看管重获自由，或者是你们在守望教会聚会的身份还没被发现，或许你原本就不赞同户外敬拜，没打算参加户外敬拜，此时此刻，单单是因为对弟兄姊妹的爱就守在派出所的门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看见上帝的爱已经彰显。

一个人慷慨就义固然不容易，而从容赴义就更难。如果说参加户外聚会敬拜还可能让一些不知内情的人不理解甚至反感，但是守在派出所外面的你们则让几乎所有的人敬佩。

你们的见证更让世人看见了基督的美善。

曾有一位牧师对我说：纵然人不顾惜，上帝会记念疼惜。是的，我们对上帝的爱让我们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纵然有人不理解，纵然一时看不到果效，但是，神知道。

## 我看见上帝牧养的手：在警察局

当年新恩传道要出国读神学了，临别前最后一次讲道中说道，上帝会亲自牧养他的教会。记得那时大不以为然：人要走了，漂亮话可真会说，把我们交给神了……但是，4

月以来，尤其是当几乎所有的教牧同工都失去了行动自由之后，我真的看到了上帝牧养的手，甚至是在警察局，通过警察先生们。

4月17日上午，第一次被带进海淀派出所，虽然已经作了24小时甚至48小时被拘禁的准备，但是走进那里，心还是扑腾扑腾直跳。看见警局里的警察们开始分配任务：来活了，来活了，xx，去那边，这里来一个……一下子好像看到突发事件爆发时，我的那些新闻同事们的那股劲儿，紧张又兴奋。说起来有些对不起人民，但是新闻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种职业，越有大事越兴奋，挺不道德的。

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年轻警察感叹：一拨一拨的，真上啊！这感慨中似乎有惊奇，有佩服，有赞赏。这一声感叹突然让我的心平静了。嗯，我今天没有白来，让这位年轻警察感慨的人中有我一个。此后，我可以平静地面对任何一位警察的问讯了。

简单问讯之后，我和弟兄姊妹按照居住地被分门别类交派出所带回。我的派出所是一辆小面包4个警察，其中还有一位女警察，估计是特别为我安排的，很人性化。

路上，汽车前挡风玻璃上溅了几滴液体，前排座的警察抬头看看明晃晃的太阳和黄澄澄的大风天，困惑地问：下雨了吗？

另一个警察接话说：不可能，前面的车撒的水吧……

不是，你看还在掉点儿，是下雨。

这样的太阳下雨？什么天儿？

我刚想接话茬：是太阳雨。就听到一个警察嘀咕：出啥冤情了？下这样的雨……我的心咯噔一下闭上了嘴。

派出所里，询问我话的警察一会儿红脸一会儿白脸，但是总体上是不跟我讲法律，只跟我讲政治。（后来我问另一位传道人弟兄：警察跟你讲什么？他说警察也不跟他讲法律，

也不跟他讲政治，警察跟他讲信仰。有趣，我好想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晒晒自己的被问讯经历，看看警察跟我们都讲什么。）这个过程中不只一个警察进来好奇地看看教会的案子，还时常冒出句特不专业的话，让我心里头特笃定，特踏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咋都套不进去，所以只能讲政治了。讲政治咱不怕，咱受共产党教育40多年，从小就被灌输马克思主义，4岁就能背诵老三篇，12岁通读毛选五卷，还怕讲政治吗？于是……嗨，那些话留到下一次写警察叔叔和我讲政治的时候再写吧。

也就是这一天，我同小组的一位弟兄要出门上班，被居委会和警察联手拦截到派出所，没收手机，按手印，举着名字照相等，折腾了个溜够儿。可怜我这位弟兄原本主日聚会也被单位加班搞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从来没参加也没准备参加户外敬拜，所以对于那些基督徒如何保护自己的文章也不太上心，总觉得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没想到这才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警察扣留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曾经去过他的家。弟兄辩解说：我家里就不能来客人吗？警察说：别的客人可以，基督徒聚会就是非法。

结果就是，下次小组聚会的时候，该弟兄和他的妻子成为教会的积极辩护者。他们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不是户外不户外的问題，而是还能不能坚守基督信仰的底线问题，除非去海淀堂，否则警察叔叔的威胁就永远有效……

感谢神，这可比我苦口婆心讲多少话都管用。

上帝，我感谢你，在这一天，我看见了你自己亲自牧养的手，甚至是在警察局，甚至是借警察的手。■



# 48小时的奇异恩典

文 / WY

下一个主日就要来临，上一个主日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跟大家全面地分享。不可如此浪费主的奇异恩典。

说实话，我所在的派出所警察和保安对我都很好——整个48小时里，一直让我呆在问询室的沙发上。允许我看书、睡觉、喝水、按照我的请求给我买素馅包子，允许我大声读经、唱圣诗。一开始还允许我和外界通过手机保持联系，后来大概因为看见我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想要尝试“孤独”疗法，也只是没收电池，保证我的隐私，不看我的手机。最大的痛苦其实是烟味——所有的警察、保安都是一刻不停地抽烟，我这个极度敏感厌恶烟味的人，重获自由的时候，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烟臭。

这段时间，我实在不像是失去自由的人，以至于换岗来负责看守的保安和警察会很疑惑地问上级：让我看谁？她？

但是，我更深刻的感受是——虽然我对警察从头到尾谈笑风生，他们对我也是赞美、

关怀溢于言表，这真是属灵的争战，双方的对立是白天黑夜的分明。所以，虽然他们对我很好，反复说：我们相信你的信仰是纯粹的，你也不是犯罪；还是把我关了48个小时，还是会为了让我写保证书欺骗和威胁我。

下面我记录几段和警察的过招，见证由神做编剧、导演兼制片人的杰作。

## 场景一：

主日下午刚刚转到我居住地的派出所，一男一女两个警察问询，并记笔录。他们并不能提供守望是非法教会的书面证据，只是强调户外敬拜的形式不对。一再劝我在这段敏感时期改到我家附近的“正规”教堂聚会。此时，焦点还不是保证书，还在力争让我弃守望从三自。

“我们不是让你放弃你的信仰，基督教也是国家认可的宗教之一。我们只是让你到国家认可的正规的聚会地点，离你又近，都是

基督教，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常常去咱们这里的教堂，和牧师们聊天，觉得他们都很好，神学院毕业的。”在跟他们讲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区别前，我先要定下一个调子，因为“Finally, this is not a matter of reason. Finally, it is a matter of love.”（这是为了不肯发伪誓服从英王亨利八世而被砍头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至爱的女儿流泪劝说他时，所做的回答。）

“我不知道这么跟您说，是不是好理解一点。这就像谈恋爱——爹妈给介绍的，也是男人，但是你就是不喜欢。”警察笑了。

之后，我跟他们坦言自己去过三自教会，差点受洗，却总觉得不对劲。后来才明白三自的问题。讲了讲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也很吃惊——原来三自的牧师们是领政府工资的！跟他们一样，就是分工不同。他们下次再去三自教会不知道看那里的牧师们还会不会“觉得他们都很好”？

## 场景二：周一早上

负责我住处的某片警，系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显然知道自己的魅力，走亲情统战路线，坐到我身边的沙发上，称我小妹，盯着我的眼睛，压低声音说：

“我现在不是以警察身份跟你说话，你如果看我不舒服，我可以换便服，请你信任我。我是为了你好，我的目的就是咱们俩都能早点回家。我下面要跟你说的话，是我作为警察不该说的，这里有监控，我现在小声跟你说，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我记起天明牧师最近牧函里说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于是以正常的音量开口：

“于警官，我觉得很对不起您——我有欺骗您的嫌疑。您别看我这么笑咪咪地跟您说话，就对我有幻想，以为我可以被劝服、被





改变。保证书我是不会写的。您也不要为我找什么折中的办法。您的底线就是要我写保证，我的底线就是绝对不写。您就忠于您的职守，就像我也忠于我的职守，别为了我做任何不合规矩的事情。您千万别对我有任何幻想，就按照规矩，该关多久关多久，24、48、一辈子，都可以。您现在就是一枪毙了我，我也不会改变。”“王女士，我对你不是以警察身份，我是……”“警官，如果您不是警察我根本不需要在这里听您说话。而且我这样回答您不是因为对您的警察身份有敌对。即便您是我爹我妈，我也是这么回答。您不要对我有任何幻想。”（整个过程，以最温柔、最平静、最真诚的语气表达，时而微蹙眉头，时而若有所思。）

帅警察无语了。

“……”

备注：如果有人觉得我这样有折磨警察之嫌，请了解，这位自称我“大哥”的，就在前一晚上，跟我第一次正面接触的时候，发现我沉默不语，非常严厉地说：你没有沉默的权利——那是西方的东西，你现在是在中国！我答：“刚才我在盘问单子上签字的时候刚刚看见，白纸黑字写着的。如果单子写错了，麻烦您给删除。”

### 场景三：周一夜里

这几天看着我的女警官都非常和善，对我除了尊重还有羡慕（我坚持平日中英双语大声朗诵圣经的习惯，她们听到后纷纷要求跟我学英语），她们对我作为一个人有着善意的兴趣和关心，也有着真诚的不解和诧异。这些在男警官身上很少见。那个自称我大哥的片警，自从对我丧失了“幻想”后，也不再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

其实，我们基督徒对这些逼迫我们的警

察也应该放弃一切幻想——我的意思是对于他们所代表的政权、操纵他们的势力放弃幻想——魔鬼永恒不变的政策就是要攫取我们的灵魂，破坏我们的 innocence（在神面前清洁的良心）。对他们作为人当然要怀着爱心。

我跟陪我过夜的女警察聊天。问起她们平日主要对付的是什么治安问题。谈到卖淫嫖娼的盛行，慨叹这种现象的丑恶污秽。

沉默一会，她问我为什么不肯写保证，这样失去自由48小时，多累多辛苦。她也不容易，家里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妈妈啥时候能回家。

我突然很感动，跟她和旁边居委会派来已经疲惫不堪的小姑娘分享了我在主日前看到的胡建弟兄失去居所工作的见证。她们默默无声地听着。

结尾时，已是凌晨，弥漫着烟雾的问询室里，已经哽咽的我说：如果一个在北京没有固定住处、身体不好、比我年轻很多的弟兄，能够为主摆上到这个地步，我，身体健康、无家庭缠累、无流离失所之虞（我的住处是我自己的房子），随时可以找到一个你们鞭长莫及的工作，竟然，嘎嘣，写了保证，我没脸见这样的弟兄，我对不起神给我的恩典。”顿了顿，突然迸出：“跟卖淫嫖娼有什么区别？”

大家都笑了。一宿无话。

### 场景三：周二上午

此时，距我48小时期满还有半天，所长出面，最后挣扎一次，魁梧雄壮，双目炯炯，完全是警匪片里走出来大汉。

“王女士，不，应该叫您王小姐，您还没有结婚，还很年轻。王小姐，怎么样，这几天？”我赶紧从沙发上坐直，笑逐颜开，发自肺腑的：

“很好，我很好，感谢您。”闻言所长的脸转阴了：

“好？怎么可能好？在这里呆了好几天。

我觉得您这么说是违心的。”

我更加开心地笑了，但接着很严肃地说：

“是真的，我真的很好。我很感谢你们对我的尊重和关心。我的待遇比我预计的好很多，其实你们完全可以对我更糟。我不会介意。”所长转换了话题：

“昨晚我和你们的那个执事王亮聊了聊。那是个好人，非常好。我们交流得很好。他说你们好几个姊妹都写了。”

我当然知道王亮不可能说这种话，不过与其质疑所长话语的真实，不如告诉他：

“我想所长您还没有明白，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个立场——莫说别的弟兄姊妹写了保证，就是我们的牧师也写了保证，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写了保证，我也不会写的。”“王小姐，我觉得你是个很善良的人，但是有一点你不好，你不应该如此自私，你就算不为自己，你毕竟是中国人的父母，你应该再考虑一下。”

“所长，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如果我伤了父母的心，还可以给我爸买两瓶酒，给我妈买两件衣服，回到家，跟他们道歉，跟他们认错。现在，我要不认的是上帝，我伤了他的心，羞辱了他的名，我拿什么补偿他？我难道也给他买两瓶酒？神需要我做什么呢？不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吗？”所长眉头紧缩，颇为真诚地：

“我不明白，如果你这样下去，我们警察以后老是去找你，你不觉得麻烦？你觉得好吗？说白了，您只要写了这个东西，我们就管你了，你还有你的自由，也没有人会知道您写了。”

“所长，首先，我在没有见到你们之前，也觉得整天被警察找是件很可怕、很痛苦的事情。可是现在跟你们接触了之后，我发现你们都是很可爱的人，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被你们找，也不是那么难受的事情。”我真诚地

微笑。“至于保证书，我不是怕被教会的人知道我写了保证书，因为就算谁都不知道我写了，还有上帝知道，还有我自己知道。一旦写了保证，你们倒是不找我了，可是我的良心它就开始找我了——它找我，比你们找我更加频繁；它对我，比你们对我更加严厉——你们还让我吃饭睡觉，它能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真的怕。我其实很胆小，我怕警察，更怕管着我良心的上帝。”

所长走了。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为我们流泪禁食祷告的弟兄姊妹，还有亲自到派出所外面守候、慰问我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你们的爱颠覆了我对自己孤身女子的定位，粉碎了我做孤胆战士的梦想。

下面是我在最后一个上午读到的经文，与你们共勉。

“弟兄姊妹们，我要你们知道，我的遭遇反而帮助了福音的进展。结果，王宫警卫队全体，和在这里所有其他的人，都知道我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被囚禁的。我坐牢，却使多半的信徒对主更有信心，更加勇敢，毫无畏惧地传讲上帝的信息。”（腓立比书 1:12—14，现代中文译本）

我读圣经的时候，读给自己，也读给看守我的，还有和我一起被看守的一个女孩子——她因为周一晚上在我家附近的超市行窃被抓。我读经唱歌，她开始哭泣。我停下来，她跟我讲她的遭遇——她的丈夫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要跟她离婚。她要自杀，没下决心，就到超市随便拿东西，为的是引起丈夫的注意。我为她开声祷告，她被警察带走，走之前说好了出来后跟我联系。

主在这 48 个小时还做了许多别的事，要是——记录下来，我想，我的笔是远远不够的。■

# 那在我里面的， 比世界更大

——5·22 记实

文 / LW

起初，我们夫妻是反对户外敬拜的。但在4月9号（第一次户外敬拜前一天）神借着姊妹一语惊醒梦中人：守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在那里受苦，你能忍心撇下他们独享安宁吗？一时间所有反对的理由都变得苍白无力。然后我们开始纠结要不要被抓进去，争战很大，但是最后总是神的平安做了绝对主导。

老公中间几次出差加上工作，一共去了两次，两次都是“漏网之鱼”，眼看着弟兄姐妹被抓走。我在家带孩子，每次他出去都做好了要去“捞人”的准备。这期间，我的祷告只有一个：求神保守我们夫妻千万别软弱，凭着信心忍耐到底。神是听祷告的神，软弱再多，挣扎再大，也大不过我们里面的平安。

周六下午，打了两个包，老公和我一人一个，内装孩子的吃用衣物等。虽天气炎热，我们还是心照不宣地多带了一件外套，做好最坏的打算。长途跋涉，来到城里 QWF 和 WH 夫妻家。大家灵里相交祷告，好甘甜！一宿无话，睡得十分香甜。

第二天一早，我们打车去了平台，中途放下 WH 送孩子去了主日学。我们夫妻带着孩子与 QWF 一同上到最高的平台，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 JC 和便衣。我们坐在喷泉池边上，前面 10 米处就有 3 个便衣时不时地看看我们。孩子兴奋地跑来跑去，老公在后面追。8 点半了，看到有两拨人被带走了，其中还有一个白发老人（后得知是师母的母亲）。快 8 点 50 了，心里还在纠结，老公不同意现场敬拜，但我觉得如果走了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回去以后肯定会后悔。算了死就死吧，于是 QWF 夫妻和我一同拿出敬拜单开始敬拜，老公在旁边带孩子玩耍、吃东西。没有几分钟，一位女 JC 发现我们，就喊来 GB。知道我们在敬拜，JC 说那就走吧。我迅速地把包里的最后一盒酸奶塞给孩子，朝老公扔下一句话：照顾好孩子！说完，我们三人很快被带到平

台下的公交车上。

刚上公交车，就看见已经几进几出的LH姊妹，我有点惊讶上前打招呼：你不是在家被看着吗，怎么出来的？LH笑道：他们累得不行歇一周，我就出来了。我由衷赞叹：你还真行！LH问我：你怎么来了？我说：嗨，这不是得恩的时候嘛，我们家总得来一个呀，派我当代表了！车上共6个DXJM互相问安，大家平安喜乐。

到了海淀派出所，我们下了车被带到一个类似会议室的大房间，每人登记姓名然后被两个JC带走单独笔录。我排到最后一个，那个负责登记的JC说，冒了冒了！这个（指我）怎么没人问了？于是临时抽了两人将我带到一个房间简单询问。谈话中对我在燕郊买的房子似乎比户外敬拜什么的更感兴趣，对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和燕郊的房价与行情我一一作答。

没两分钟就作完笔录，我回到先前那个大房间。一看，DXJM早在这里热闹交通了。平时只能在网上认识的“熟人”现在都看见了，感谢主，大家感觉特别亲。有NX夫妻、QWF夫妻、我、小方、ML弟兄。正聊天间，QWF惊呼：ZHH怎么来了？我寻声望去，只见老公正在门口处登记姓名。我正纳闷孩子的安置，看见迦南乖巧地站在爸爸身边。我赶紧走上前去把孩子叫过来抱住，抬头时，老公已经被带去做笔录了。

几分钟后，老公从门外走进来跟我们坐在一起，我问他你怎么来了？他说是跟着被抓的诗班XNX夫妇找上门来的。心里一阵暖流，有他在我踏实多了。再看孩子，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JC，但是却没有太多的害怕。DXJM先是完成敬拜，然后有人交通，有人默默读经祷告，还有姊妹在逗迦南玩，这时已经是上午10点左右了。

DXJM陆续被分流到各个派出所，到上午12点左右，就剩下我们一家三口了。有个看上去很像JC领导模样的人似乎在对旁边的JC交代工作：这俩燕郊的，我们已经报了市局，市局上报公安部，公安部到河北省省厅，省厅到燕郊分局，等车接走就行了。说完，他走了，留了两个JC看我们。我偷听了谈话，回头跟老公说，为咱们俩这点事还惊动了公安部，真是怪不好意思的，老公笑笑。

迦南此时已经待得很无聊了，吵着要坐喜羊羊。我说：这哪儿有喜羊羊啊只有灰太狼！谁知人家小嘴一咧“哇哇”大哭起来。当爹当妈的对儿子这底气十足的哭声已经习以为常，虽觉不妥，但也无奈。过了一会，刚走的那个JC领导拿了一根香蕉和两盒酸奶给孩子递过来说，小朋友，别哭了，好好听话，这个给你吃。我们连声道谢。酸奶是儿子的大爱，这足以让他平静一小会儿。

快12点半了，肚子有点饿，但JC似乎没有给我们预备饭的意思，只好忍着。这时两个姊妹提着三份盒饭从天而降，问ML弟兄怎么不在（答曰刚刚被带走），介绍后才知道是LM和LXX，平时很少见到，很快她们走了。谢饭祷告时，我听见老公哽咽的声音，我自己也流下了眼泪，神借着DXJM的爱怜悯我们的软弱。

饭后，对我们的看管已经很松了，我可以带孩子自由地在整个三层散步，去厕所也只要说一声即可。迦南找到一间空的健身房，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感谢神，好在有这个健身房，可以发泄掉他那无穷无尽的能量。那两个JC很喜欢迦南，迦南也很给面子，赏脸给他们表演儿歌、跳舞，逗得JC们想笑又不敢笑太过，只好抱抱他，捏捏他的耳朵、摸摸他的脑袋，让他坐在大腿上聊天什么的。迦南一会跑到JC面前说：你看我帅不帅？JC说帅，一会跑到我面前说，妈妈，我不害怕

JC 叔叔。我心想，以后用 JC、保安一类的来吓唬淘气的他看来是没戏了。

下午 2 点半孩子睡了，用 4 个凳子拼了一个简易小床，迦南抱着被子和玩具、打着小呼噜睡去了。我回复完 DXJM 们慰问的短信后，也小睡了一会，老公看看书、打打手机游戏。3 点半左右，车还没来。有个 GB 一样的人进来，要跟我们聊聊，看我们带着孩子、就坐下。他先让我们登记了一份基本资料。

趁登记资料的当口，他问：哪年信的主？  
答：一个 99 年，一个 06 年

哪年进的守望？——08 年。

在哪聚会？——在守望。

废话我当然知道你在守望，问你在哪个小组？你们不都分好多小组吗？——在通州。

小组长是谁？——不太清楚。

这次户外谁通知的？——还用人通知吗？网上不都有吗？

我老觉得你们是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其实都是教会里那些个骨干的主意，像你们就是起哄架秧子的。——不对，您不了解这个，我跟您说清楚，我们来这是因为不来对不起神，跟什么人的主意没关系。

GB 哥看我一副无可救药的样子，转向老公。

您跟您爱人不一样，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聊聊，你们那么大老远的，干嘛不在燕郊本地不在通县找个聚会，干嘛跑这来啊？干嘛参加守望啊？——因为来守望是神的带领。

GB 哥一时有点烦了。这么说吧，你们下次还来不来？

问题一出口，我正纠结该怎么回答，就听见我那可爱的丈夫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如果没什么事，我还会来。我的眼睛里再次湿润，神啊，你还真看得起我们，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勇气。

GB 哥一听这话，有点气急败坏，得，算了，

本来还想好好劝劝你们，现在没有谈的必要了，你们态度都这个样还有什么好谈的？浪费时间有什么意义？告诉你们，今天六点放你们回去。我说话好使，下次再来就关你们 48 小时！积累三到五次判你们一个劳教，就都老实了！他狠狠地说道。随即起身在屋里转悠一圈后，突然对看管我们的警察说，让他们走！

我一听还以为是让我们换个派出所接着待，谁知他又转过身来对我们吼道，你们可以走了！

我缓过神来叫老公，人家都下逐客令了咱们还赖着干嘛，走吧！

就这样，一场谈话持续了十几分钟不到就结束了。燕郊分局的车看来不太听从公安部指挥，迟迟没到。感谢神，他知道我们特别软弱，所以也不加给我们太重的争战。

走出派出所，打车回到借住的 QWF 和 WH 家里想稍事休息，得知他们夫妻又被带到住地派出所核实情况，不知何时能归。老公说，我得去看看，他们不回来我也吃不下饭。我说，去吧，我带孩子。于是老公出门，我带着孩子等，家里两个姊妹帮忙做饭。

到了 QH 派出所门口，老公找到 JC，请问 QWF 和 WH 在里面么？JC 刚接班不太清楚。老公提醒，就是守望的那俩。JC 问你什么人？老公说我也是守望的。JC 说你干嘛来了？老公：我是他们的朋友，来看看他们。JC 问你怎么来的？老公：我刚被放出来。JC 扑哧一声乐了说，他们不说谎，都说实话，再过 5 分钟就放他们走了，你既然来了，进来登个记，一块受教育吧。就这样，老公“二进宫”了。进去，里面正温和相处，警民相处融洽，没多少工夫就回家了。

6 点 40 到家后，爱筵早已摆开。大家争先恐后分享经历，好不热闹！感谢神，一路保守看顾，没让我们在仇敌面前失了见证。■

# 爸爸我害怕

文 / Jean

亲爱的爸爸，新一周的直播帖又开始了。

被带走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好事，也是坏事。这意味着每周在派出所忍受压迫和折磨的人越来越少，但得以用这种方式来见证并持守你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也意味着，我所祷告的那个即将面对的决定，可能要比预料中提早很多。

爸爸，刚才敬拜中遇见你了。这场敬拜我等得太久太久。整整一个月，我没能好好敬拜。内心一直饥渴忧伤莫名——直到刚才在敬拜中遇见了你。唉，爸爸，如果我早一点开始就好了。我一直想等待和别人一起来敬拜你的机会，我以为只有大于等于“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才与他们同在。但今天终于知道，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情形下，只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敬拜你，你就与他同在。

这个主日我躲在办公室的角落唱赞美诗，第一次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敬拜流程。外面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各种语言，各种寒暄，各种拥抱。里面是大哭着唱着赞美诗的我。在这样一个嘈杂的地方，你伸出手捏我的心。很痒，

很到位，很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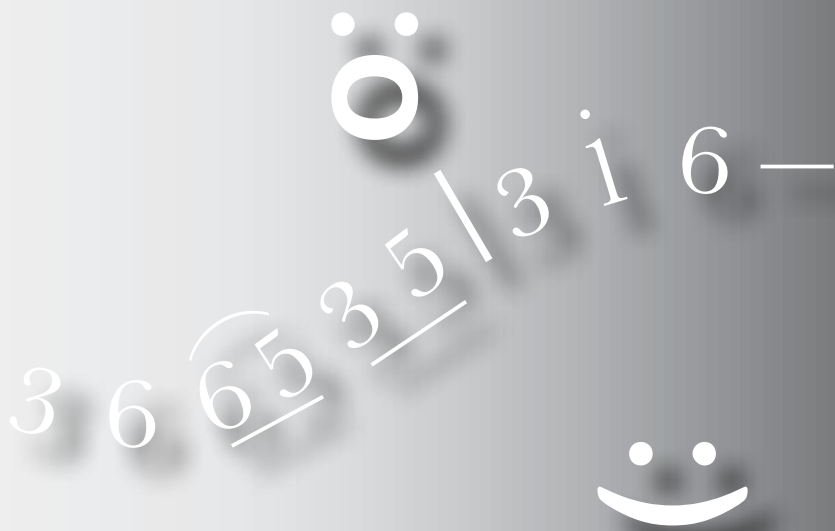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们。

主啊。谢谢你，在讲章中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信心。

你知道的，面对重大决定时，我总会孜孜不倦地寻求你的确据和暗示，所谓“你的平安”。我总是希望，当我把 ABCD 各个选项逐一呈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在某个选项上，用“你的平安”来替换我的挣扎，会用这种方式来暗示我哪个才是明智之举，哪个可以少一点风险，可以轻松、顺利和成功。

就好像做选择题，在题目所给出的信息之外，我还需要一个 extra hint，或让电脑去掉一个错误答案，或者求助场外观众。我把你当成了那个可以在规则之外暗示我正确答案的场外观众，那个可以让我偷瞄答案的同桌考生……我竭力想从你牙缝中抠出哪怕一丝一毫的 hint……

我想要作弊啊，爸爸。



因为我，害怕失败。我想要打只赢不输的仗，我想每一个选择题都作对，我不想面对困难，更不想承担错误选择的后果。

唉。谢谢你让我看清楚这一点。谢谢你今天让我明白，真信心，是不知道答案，但信你，所以勇敢前行。真信心，是仍有惧怕，但信你，所以勇敢前行。真信心，是明白事情不受自己的掌控，但信你，所以勇敢前行。

我若知道正确答案之后而行，是安全的，这时候还要什么信心呢？

另外，这样的信心，不是押宝，不是赌博，“不是凭空的”，也不是无奈中只是口头上发出的，更不是被逼绝境中的侥幸心态，这信心乃是从过去 14 年的历史中他们亲近神、侍奉神、倚靠神并经历神而来的，如果没有过去 14 年的“虔诚之事”，就是从信靠而来的与神同行的年日，就不可能在绝境中显出这样大而宝贵的信心来。属灵的争战绝不是一场属灵的“赌博”，而是真实信心的显明和得胜（雅 2:14，约一 5:4）。因为信心不是希望成就，真实的信心乃是“所望

之事的实底”。

爸爸，现在我来到你面前，见你，将我的决定放在你的手里。这次我不再求你将该选什么显明给我看了。我求，让我在整个决定的过程中，信心得以增长，自我得以放下，得以经历你。

但我仍怕啊，我好怕。怕影响到工作，怕被搬家的一波三折，怕独自一人无法面对警察居委会各色人等。而且而且，我有太多的事还没准备好呢。房子的下家还没有找，自己的东西还没有打包，攻略和问答方法还没来得及看，各种声明和法条还没有研究透……我真想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后；自信满满地出去……我想要确保自己可以完完全全地掌控全局之时，才做出决定。

呵，同样地，这时候还要什么信心呢？

我想作弊，我想要确保自己掌控全局。爸爸。但我更想有真信心。作弊无法让我得到释放。控制欲无法让我得到释放，只有真信心可以。爸爸，求你。☛

## 昨日

文 / 书拉密

今早坐车上上班的时候，想到那个每周六夜里都会拉上一道警戒线的平台，突然想起“祭坛”一词。

的确，那个地方，去与不去都已经变成一个象征的符号了。那些敢于踏上平台的信徒，注定是要被带走，然后分流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有的会受到优待——提供热水、转递外面送来的食品和过夜的衣物，语气和蔼，态度和悦，表明理解和不解，允许适当地与外界联系，甚至允许唱赞美诗、读圣经；有的会受到恶待——关进地下室，不让送热水和食物，明确告知，我就是要关你 24 小时（或 48 小时），咆哮着让把所有的手机都关掉，或者直接抢过去翻看每条短信……当然，即使如此，也比对待那些抢劫的、偷盗的、打架斗殴的人“宽容”得多，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信徒被打、被踢、被铐、被吊起、进行肉体折磨……

于是，有长辈告诉我，这说明我们国家的人权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倘若在文革时期，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有关部门（到现在也没能完全想明白，这个“有关部门”究竟指哪个具体负责的部门）的命令而坚持户外敬拜，早已经死于非命了。

所以看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真是与前辈信徒的遭遇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撒满鲜花、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大好的理想时代——身为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我又如此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汉字，我真希望自己有足够的激情、才华和智慧为这个理想时代放声高歌，可惜刚一试喉，就发现，我早已经全然哑掉……

那个平台，除了第一天，远远地望了一眼，在还未完全分辨清楚方向时，就被直接带进了一辆临时征用的公共汽车——警车太小，不足以装下上百名基督徒。

此后，我只能在心里眺望——我无法像我的手足们那样，义无反顾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登上它，只为了向那些不穿正装的“叔叔”们表明——SW 教会在这儿，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





我不那么勇敢，尽管我不缺乏理由。

每个周四下午，会有一位警员来电话向熊熊道歉，说打扰了，说这个周日，是不是就别让她出去了。熊熊会客气地说，放心吧，我会和她在一起。

每个周六晚上，会有另一位重要警员来电话向熊熊道歉，说打扰了，说明天，她不会出去吧。熊熊会客气地说，放心吧，我会和她在一起。

每个周日早晨，我会先醒来，起床，穿衣，站在阳台上向外看，因为这边的警员相信他，所以他们不会派警车到楼下看着我，像看着我的那些手足一样——他/她们家的楼下常常不止有一辆警车。在中国，在北京警力如此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以看住所在地的基督徒不出门为首要任务。

看着窗外，我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出去！

熊熊总会在我呼吸紧张的时刻醒来，睡眼朦胧地说：“你不会偷偷地跑掉吧？”我攥着自己的手，说：“不会。你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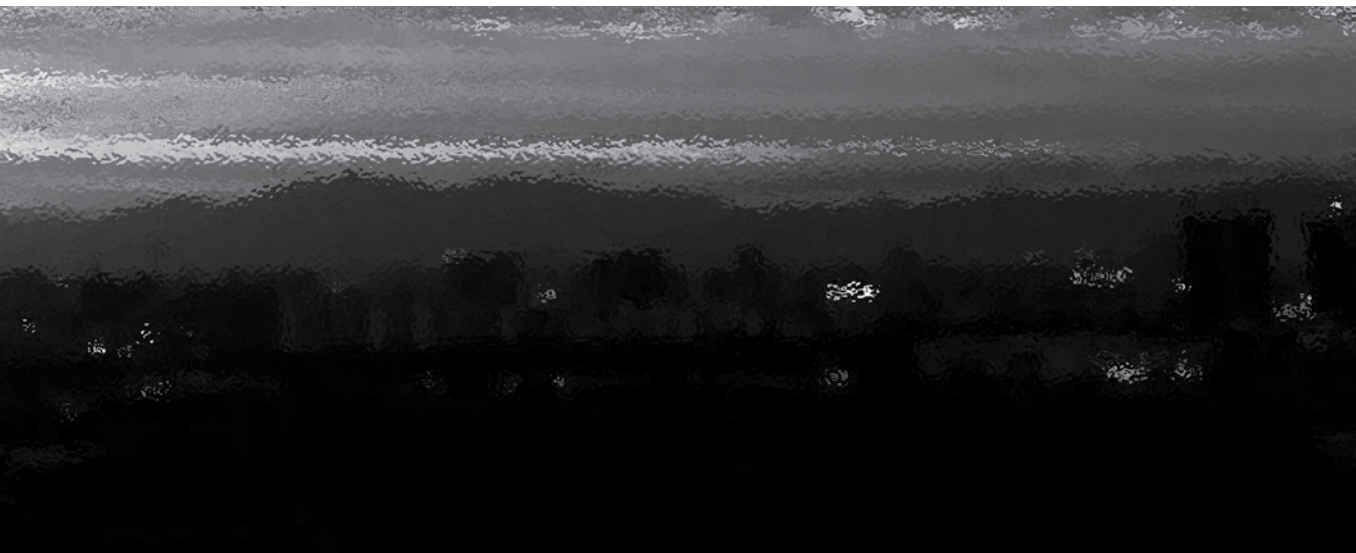
然后，我洗漱、不食，跪在窗边，看着慢慢亮起来的天光，读经，祈祷，四处发短信，询问去与不去的人，上网等待前方的消息，为

那些进去的没进去的担着心思，等着去探望某个可能从未谋面的人——这里没有陌生人，只有暂不相识……

这个时候，我无法轻率地用“我们”来代替在前方的“他们”，因为“他们”一旦被带进去，就面临着被搬家被辞职，居无定所，身无所安；而我依然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安睡，每个周一挤车去做一份对我的内心毫无触动的工作。

当祭坛摆在面前时，才能知道信仰是一件多么真实的事，它关乎的不是对错，也非神学之合理与否，它只关乎“是”还是“不是”，不需要解释太多，不需要纳入逻辑分析，那个地方只为你预备，没人要求你必须踏上去，但它“存在”那里，你就绕不过去。这样看，基督教的信仰实在不太有趣，动不动就要来真格的。这种信，不是能够“只在心里信信就得了”，也不是可以赶赶时髦，用来“修身养性”的。它直接介入信者的生命根底，没有它，就无法真正地活（而只能苟且偷生、苟延残喘），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只意味一件事——给予真的生命，这个前提就是，你得先在内心死一回！

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死过了，现在才知道，我还在死的路上……



# 爸爸，起来， 带我一同去放羊

——十一致乐义

文 / 午炎



乐义，你最近有没有想爸爸和妈妈呢？爸爸每天都很想你。而今天早上，爸爸格外地想你。

今天上午在爸爸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令人兴奋的事，而在这件事的过程中，爸爸也想起了你的一些往事，所以爸爸忍不住又要给你写一封信。

爸爸妈妈搬回咱们原来的地方之后，连续三周的时间，一到周末就会有一些叔叔坐在咱家门口，让爸爸没办法在周日那天出门。三周以来，爸爸心中特别期盼着自己能在接下来的某个周日再出去一次。爸爸也没有开口向上帝祷告，因为觉得这似乎是一种奢求，毕竟爸爸答应了那些穿制服的叔叔们周六那天老老实实在家里住着。

今天又是一个周日，凌晨一点多的时候，爸爸上卫生间路过客厅，顺便把咱家的大门打开了一下，发现门外竟然没有人（爸爸当时猜想，可能是三周过去，那些叔叔们有些懈怠了，所以他们就改在楼下待着了）。于是，爸爸按捺住心中的兴奋，继续回去睡觉。准

备等天快亮的时候，伺机出门。

可能是太兴奋了，后来爸爸一直没睡着。兴奋归兴奋，爸爸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同时，又因为想你而大哭了一场。

乐义，爸爸是不是过于情绪化了呢？因为爸爸在你离开之后，总会乐极生悲，前一分钟还挺兴奋，可后一分钟，爸爸就会因为想起你而泪流满面。

四点多的时候，爸爸洗漱完毕，急匆匆地出了门。走出电梯，到了楼门口的时候，爸爸看到右手方向的不远处正停着一辆警车（那是来看守爸爸的）。爸爸来不及多想，就径自出了楼门，朝警车的反方向走去，因为那个方向离小区的东门最近。爸爸往前走了大概有十米远时，只听得背后“呼”的一声关车门的响声，爸爸用眼睛的余光看到背后有一个穿红T恤的叔叔尾随而来。于是，爸爸急忙迈开大步，飞速向东门的方向跑去。爸爸一路飞奔，跑出了东门，跑到了大街上，爸爸在跑到离小区有五六百米远的地方，发现那个叔叔没有跟来，于是，爸爸放慢了脚步。

爸爸自由了，自由了，爸爸今天要去那个地方自由地敬拜我们的上帝。

爸爸心中一阵阵地狂喜，而口中却不由自主地开始哼唱一句歌词，“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爸爸想起了一年半前的那个11月15日，爸爸在突破他们的阻碍，去往那个剧场敬拜上帝的路上，自己口中不停哼唱的就是这首诗歌。

凌晨的街道上，行人特别稀少，公交和地铁都还没开始运行，只有一辆辆大货车在大街上疾驰，爸爸只好先在小区附近的街道上转悠。为防止手机被定位，爸爸拔掉了手机里的电池。只有在看时间的时候，爸爸才把电池重新放进去。

清晨的雾霭湿气很重，让人备觉闷热，而刚才那一路的狂奔，也让爸爸大汗淋漓，上衣湿湿地沾在身上，很是难受。但爸爸心里却一直美滋滋的，一路不停地哼唱着赞美诗。

在那个时刻，爸爸想起了你。爸爸想起你每天吃完早饭之后，就兴冲冲地要让爸爸妈妈带你下楼去外面玩。冬天的时候，屋里暖气太热，爸爸妈妈总会先把客厅的大门打开让屋里的温度降下来，好给你穿棉裤和羽绒服。有时候，爸爸妈妈转身去给你找羽绒服或靴子，刚一回头，却发现你已经光着脚蹬蹬地跑出了门外。每一次，爸爸都会着急忙慌地追着你跑出屋外的楼道里，有时候会一直追到电梯口处。爸爸妈妈每次都那么紧张，主要是怕你自己一个人跑到人行步梯处，因为那里很不安全。爸爸追到你后，总会从你身后一把抱起你，强拉硬拽地把你弄回咱家客厅的沙发上。爸爸妈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给你穿戴好所有的行头，再备好你的零食和饮用水，然后就把你放在婴儿车上。出门时，

你总会一边笑嘻嘻地耸着你的小肩膀，一边欢快地哼着自编的顺口溜“穿棉袄、背熊猫”。

乐义，每一天出去玩耍，对你来说是再快乐不过的事了。而向往自由，是身为小孩子的你的天性。所以，爸爸想，你在天上一定能体会到爸爸冲出牢笼后的那种欢喜。乐义，爸爸现在是多么地羡慕你啊！你在地上的两年，是那么地无拘无束。而此刻，在天上的你，一定比在这个世界时更加的自由。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赐人自由，使人得释放的神。

爸爸又想起来，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把你推到外面的大街上去。路上行人较少的时候，爸爸妈妈把婴儿车稍微推快一些，你就会一边向空中张开你小小的双臂，一边兴奋地发出“啊——啊——”的大叫。每一次，你的这种架势，都会引来路上一些行人的注目。好几次，爸爸妈妈都看到一些行人一边冲着我们微笑，一边指着你给身边的人看。而那些时刻，爸爸觉得自己特别地幸福。

爸爸一边走在又闷又热的大街上，一边回忆着你的那些点滴，不由自主地，爸爸学起你往日的样子，在潮湿的雾霭中举起了自己的双臂，泪水也开始悄无声息地滑落。路过一个公交车站时，有三五个年轻人迎面走过来，爸爸就那样举起双臂旁若无人地与他们擦肩而过，任由他们向爸爸投来不解的目光。

因为外面实在太热，爸爸就到一个肯德基里避了会儿暑。到五点半时，外面已经开始有公交车开过，爸爸就上了一辆去那个地方的公交。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早上出门太仓促而没带公交卡。爸爸交了两元钱，买了一张票。

“好贵啊！”爸爸拿过售票员手里的票时，嘴里嘟囔道。

爸爸想起过去我们每一次带着你出门乘公交，一家三口，再加上你的婴儿车，刷卡

的时候，才需要八角钱。

以前带你坐公交时，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把婴儿车的车闸踩上，然后把你放在车里。你刚上公交的时候都会很兴奋，有时候，还不忘跟车上的其他乘客做鬼脸。有一次，爸爸妈妈发现车上的一个伯伯不停地冲你微笑，而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很开心地指着你让我们看。爸爸妈妈回头看了看你，发现你正在不停地冲着那个伯伯眨眼睛、皱鼻子。

爸爸坐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一面面迎风飘扬的五颜六色的旗帜。想起你每次坐公交时，坐上几站地后，就会变得不耐烦起来。这时候，妈妈会把你从婴儿车里抱到自己怀里，让你寻找公交车外街道旁的彩旗。

“彩旗——”你用稚嫩的声音喊道，还不忘指着外面给妈妈看。

为了看时间，爸爸把手机电池装进了手机。刚装上，那个JC叔叔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爸爸犹豫再三，还是接通了电话。因为爸爸以前曾向他们承诺不挂他们的电话。

“你现在是坐地铁还是公交？”他在电话那头着急地问。

“公交。”



小保安叔叔抱着小乐义

“是几路公交呢？”对方追问。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你现在到哪儿了？你相不相信，我们一会儿会去那地方把你带回来。”

爸爸看到公交车外，两辆警车正飞驰而去。也许那就是他们的车吧，爸爸心想。也许是别的辖区的，也说不定，爸爸又想。

“对不起，我还是不能告诉你。你们就来吧，那地方那样大，你们能找着我就好了。”

“你现在到底到哪儿了？”对方仍然不罢休。

“反正快到了。”爸爸望了望窗外，看到了“远望楼”三个大字。

“好了，你到了后乖乖地跟我们打电话。”对方很强硬地抛过来这么一句话后，就挂了电话。

我才不会跟你们主动联系呢？爸爸心中愤愤地想道，然后，把手机关掉，又把电池拔了出来。

爸爸再次望向窗外，又看见了“老故事”三个大字。

“老故事”，多么熟悉的地方啊！爸爸妈妈的教会曾在那里聚会了一年多时间。而在去年，爸爸妈妈曾多少次带着你去到那个地方。

那个餐吧曾见证了你在坐在婴儿车上吮着手指好奇地看着别人，再到你拉着爸爸的手蹒跚学步，又到爸爸追着你在里面到处乱跑。

爸爸想起来，在餐吧外面的那棵大桑树下，你曾经弯着腰，一个一个地捡着地上的桑葚吃。在树旁的那个水龙头下，爸爸曾经一次又一次地为你洗去手上的泥土。而在那个木头做的秋千上，爸爸曾经陪着你坐在上面，不停地荡来荡去。

乐义，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又瘦又黑的小保安叔叔。每一次看到爸爸正抱着你，他都要

从爸爸怀里把你抱过去，带你一起去指挥驾车来餐吧的人停靠车位。你是否还记得，他曾经把自己那个略显脏旧的大沿帽罩在你的头上。你是否还记得，他每次大老远地看见你，总要大声地向你叫道：“小妞妞！”

转眼，就到了冬天，天气转冷，我们就不常带你去餐吧了。再后来，爸爸妈妈的教会就离开了餐吧。而没过多久，你就出事了。

如今，那个“老故事”餐吧已经被拆掉，又有新的建筑物将被建起来，爸爸妈妈的教会却依然还在户外飘荡。而那个小保安叔叔在去年的时候早已辞职回老家去了。也不知道，远在异地的他，是否会想到他曾经那么喜爱并抱着指挥车辆的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两个多月了。

想到这儿，爸爸的眼眶又湿了。

公交车慢慢地带着爸爸行驶到了那地方附近，爸爸在一个公交车站下了车。

然后，爸爸开始围绕着那地方行走，不知为什么，心中竟然有种莫名的紧张，又有些许的恐惧。

爸爸就那样地在那儿转呀转呀，偶尔会很警觉地停下来，快速躲在某个建筑物旁边，以避免在马路上到处游行、寻找自己辖区之人的警车。

在走到某一个地方时，爸爸发现了自己的脚下正拖着一个长长的影子，爸爸突然想起了去年我们带着你去参加小组长营会时，你追着妈妈的影子一边跑一边笑的可爱样子。

乐义，爸爸那一刻相信你正陪着爸爸走在那地方，就像爸爸那长长的影子。你就在爸爸的身边。

想到这儿，爸爸笑了。心中的恐惧也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空气中依然有雾气在飘荡，天气依然很闷



很热。

爸爸知道，再过不久，当这潮湿的雾霭被太阳的光芒驱散之时，爸爸就要怀着雀跃的心情，一级一级地登上那个地方。

那里，有我们的上帝。

那里，有爸爸的战友。

那里，是我们一起敬拜上帝的地方。

爱你的爸爸

2011.7.3

# “我自己要极早醒起！”

——两位姊妹关于晨祷的分享

文 / 兴梅 红梅

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我要歌颂！  
我的灵啊，你当醒起！  
琴瑟啊，你们当醒起！  
我自己要极早醒起。

——诗 57:7—8

## 兴梅的分享：

一直对晨祷有负担，一直希望把自己早晨的时间分别为圣，教会的晨祷几年来没去成一次，一是离家太远，坐车折腾，起得太早，担心身体吃不消。二是地铁早班车对于晨祷来说还是晚了点。但去年3月8日那天实在按捺不住心中对晨祷的渴慕，决定无论如何第二天要去一次。晚上把家里一切安顿好，想着即便去晚了能够参加一会儿也行啊。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醒来后莫名其妙地坐不起来，脖子支撑不住头，四肢也不好使，除了头脑还清晰外，其他都不听使唤了，折腾了好几个医院好几个科室，连核磁都做了，

诊断结果没大毛病，是颅压低，脊柱供血不足，似乎是眩晕病，但就是怎么治都不好，躺了二十多天，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从此后也没再敢试图去晨祷了。但是这个负担一直在心中。

在教会的这段特殊时期里，我的心每周日都随着进出派出所的弟兄姊妹而震颤，心里常常不能平静，尤其几位牧者和弟兄姊妹离开的事情，像天明牧师的牧函所说“就像一场大地震，震动了整个教会，也撞击了几乎每一位守望弟兄姊妹的心灵”。心灵所受到的打击，很难完全或清楚描述，简直像崩溃一般，眼泪止不住地流……虽然知道每个人的看见不一样，领受也不一样，不能论断谁，但就是难过。紧接着各种声音随之而来，自己有时也陷入论断的罪中。持续几天后，心情一直郁闷不欢，提不起劲来，祷告也没力量，但记得一次听道中听到，度过属灵黑暗的秘诀之一就是要做当做的事。所以我依然坚持每日灵修，慢慢地靠着主理顺、消化了些，而且警觉到也实在不能上撒旦的当，撒旦往往会在我们最软弱，最烦心时来攻击我们，踏我们一脚，撒播各种谣言，所以在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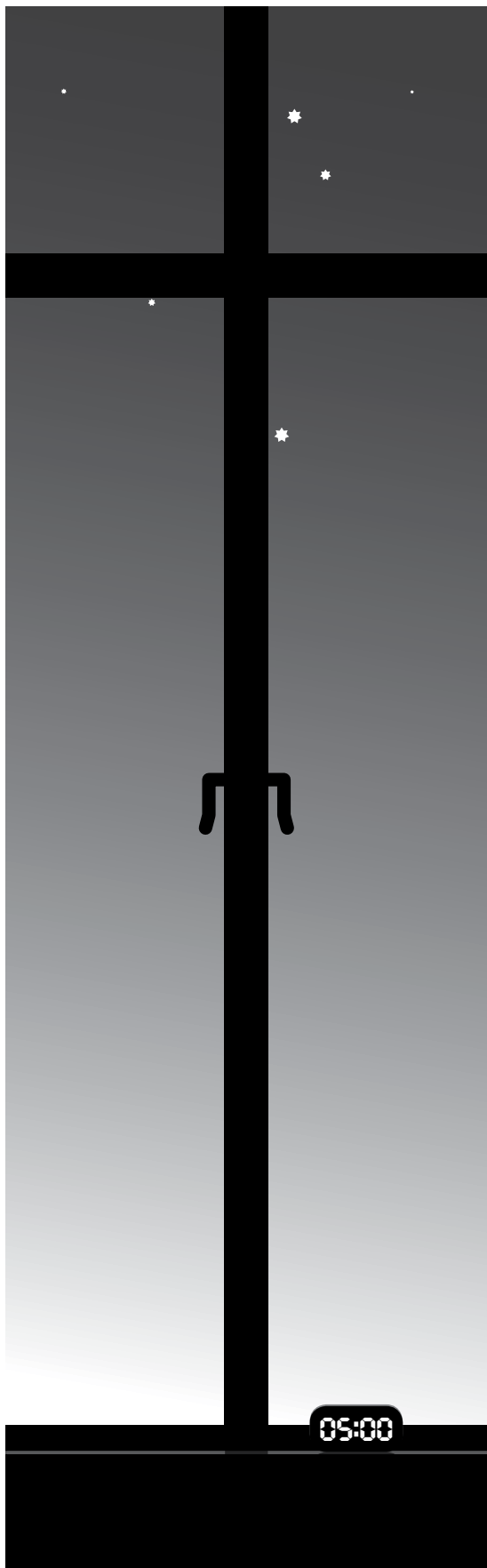
闷颓丧时我们就更要来赞美来祷告，在神前求力量！时刻做醒自己的身份，时刻抵挡它对我们的搅扰与攻击！我高举主耶稣的圣名来赞美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击败撒旦！我明白了现在要做的不是沉浸在痛苦当中，这样的痛苦和论断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身陷其中的弟兄姊妹受很大的亏损。想想对肢体的分离我们的天父比我们更痛苦，我们该如何来替天父分担呢？对，做我们该做的，用主那属天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无论他们在哪儿，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无论撒旦如何来破坏，我们都要来爱！除了对已经离开的祝福外，对有个别犹豫不决的我们就更要用爱来挽留，无论她们如何选择，爱别无选择！除此以外，要谨守口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尽力使众人和睦，不要再在罪上有份，不要再在伤口上撒盐。同时提升自己的灵命，竭力追寻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指引。那怎么来提升呢？我内心深处对晨祷的渴慕又一次被激发出来，如果能把早上的时间分别为圣，用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寻求神，让神就目前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自觉不可思议的事情向自己说话，岂不是更应该做的？虽然知道凡事神必有他的美意在，不是徒然发生的。但你不紧紧抓住神，怎么来体会慈父的心肠呢？

有一个周末我们全家去外地过节，整个旅程中我时常心不在焉，内心深处特别挂念教会的事情，脑子不断地转，求神拓展我的思路，给我特别的带领。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在眼前，有一种感动，晨祷不见得一定去教会，如果有姊妹们有感动，是不是可以一起在家里晨祷呢？固定好时间，分头行动，然后再电话祷告，不是也可以吗？想了一圈小组的姊妹，突然有感动想给红梅打电话，虽然在

外地是长途，第二天回家联系也行，但是这种沟通想法特别迫切，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想着红梅按说是睡了，这个电话对我也是个印证，如果关机了就算了，明天我再问别人，意外的是红梅还没睡，心里特别激动，分享自己的想法后红梅也有感动，她也曾想过要早起，因为孩子小，担心自己坚持不了。我们俩一拍即合，相约第二天再沟通下细节，第三天就开始正式进行晨祷。激动之余赶紧向神献上感恩！也为着这种新兴的晨祷来求神带领。

第二天到了家赶紧和红梅分享晨祷的细节，至于要选什么内容，怎么进行我们都还没思路。这时突然想起前段时间看见一个姊妹在其他教会的小组中学习的教材，我觉得非常好，就让姊妹帮复印了一本，她前一天刚给我。我就跟红梅说我刚拿到一本书，叫《每日与主同行》，不错，问她可否愿意用这本书，每天半个小时，如果可以我去复印。没想到红梅说她也有那本书，还是几年前跟她父亲要的，曾看过一阶段，后来因为生孩子不得已停下了。神真是太奇妙了，两本书就这样巧合地连在了一起。感谢主，连灵修的材料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又是一拍即合，回想起来真是个神迹啊！红梅提议第一天五点半先试一次，然后再决定怎么做。就这样我们敲定了第二天早上的晨祷过程，五点半我电话震她，然后我们俩一起来读经，二十分钟后再电话分享，祷告。从《创世记》开始，先试试。

第二天早上，我按着定好的点，五点二十起来，找好适合祷告的地儿，把资料放好，然后把水烧上，米糊做上，冷水洗下脸，电下红梅，就开始读经。我们各自拿着圣经和这本书，从头开始，细细地品读。第一次早起，心思还不是太集中，就拿出每日记事本，把



分心的和临时想起的紧急待办的事写在本上，过后再安排，这样分心的搅扰就解决了，不必占用我宝贵的时间。时间差不多时，我给红梅打了电话，一起分享我们的领受及看见，真是有太多话要说了，各人看法不同，分享后可以达到互补的效果，同时也加深了印象，真是太太好了！之后我们又分别来祷告，为着教会、牧者、走的牧者、弟兄姊妹、家庭、各人的灵命等，凡心里的负担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六点十分时，孩子快要醒了，所以我们商量暂停，忙完早上的事再联系，这样我们的第一天电话灵修部分胜利告终，重担得脱落，轻省地来面对一天的生活。享受、满足、期盼。把爱人孩子送走后我又做了我的其他作业，祷告后小睡了一会儿，这时红梅打电话过来继续分享内容及晨祷感受，我们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好像还有好多话要说。晚上参加祷告会，跟李红要了教会晨祷的资料，这样我们的晨祷除了自己的内容外，又能跟教会接轨了。心里不住地为着神的带领而感恩！

第二天我们俩的晨祷决定提前到5点，以相同的方式如约进行，不过有了些许更新，红梅家用电脑不方便，所以我们以主祷文结束后我又把教会晨祷资料分享了一下，两人才恋恋不舍地挂了电话。白天的时候我又有一种感动，这样的电话灵修虽好，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次两次还行，时间长了电话费用肯定不低，因为我们总像有分享不完的话。突然想起动感地带的号有（1+4）亲情套餐功能，如果买一个动感地带的号把灵修的姊妹们加上，5个号码绑定在一起，主卡每月21元外，其他四个号都不需要扣费，而且主卡与副卡，副卡间通话也不需要再收费。越想越好，就赶紧买了一个号，把红梅加上了。我们还预计在小组



里再加2个有晨祷负担的姊妹，两两配对，这样就避免了晨祷因着长期的电话费用负担而受拦阻。感谢神的奇妙带领！

第三天我们就开始了免费电话灵修，很爽啊！没有了这个顾虑我们的分享祷告更加畅通。有一天在晨光发现了一本书，叫《圣经里的女性》，女性灵修书，觉得很好，买回一看，很适合分享，书有点厚，但是重点突出，所以在我们这样的读经过程中涉及到女性时，我就提前预习下，把重点划好，在晨祷中再分享下，让我们对这些女性人物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联系实际，探讨如何在生活中取其长补己短，如果有反例，也让我们在教养女儿时吸取教训。

在学习过程中，开始我们两个在一起时还会说下我们个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如对教会里一些事情的看法。后来我们基本上没什么个人的看法去探讨了，把一些所谓想不通的事情都放在祷告里，远离口舌对神的不敬，对此我们心照不宣。一些论断的感觉好像都消失了。而且很多经意的延伸跟教会目前的现状也有一些连接，让我们对教会前面的带领更加清晰，对我们个人眼界的拓展有很大的帮助。

最近自己比较忙，上了几个学习班，回家后需要复习，探访的事情也依然在做，事情非常多，但我自觉做得井井有条。知道自己身体不佳，所以如果不外出下午就再睡二十分钟来提力提神。如果回来晚了，也插空休息一会儿。不知为什么以前有睡眠障碍的我，现在却是倒头就睡，虽然时间不长，睡后也特别清醒。记得有一次看着时间数算着孩子还有四十分钟到家，但当时头就开始犯困了，为了晚上更有精力服侍爱人孩子，赶紧上床进入睡觉状态，二十分钟后醒

来，把家人进屋要吃的的水果洗好，十分钟熬好绿豆汤，还有点儿时间，再次在神前安静心后，微笑迎候亲爱的家人。感恩啊，靠着神，效率真是倍增啊！这都是晨祷后的果效。晨祷后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以前我“仗着”自己身体不好，总找点爱人的小茬，无故发通小火，有时错了还对爱人不依不饶，耍点小脾气，对孩子有时也不耐烦。自晨祷后，对孩子更有耐心了，对爱人也更体贴了，也把爱人默默无闻承担的、我自认为应该受照顾可以不用去做的家务自然地接过来，这样爱人就不至太辛苦。活干多了，也没觉得累，做事还比以前麻利了，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当自己做得不对时，马上就能感受到圣灵的提醒，于是就能够主动认罪悔改，及时道歉，而且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过后心情不但不受影响还感觉特别顺畅。对我自己来讲，没有绷劲，或是为了守律法去表面和好，完全是自由的状态。这个变化让爱人也甚感惊讶。

目前我们俩已经把《创世记》灵修完了，当我们自然地这样每天亲近神时，回头一看我们的收获真是颇丰啊，身体也没有预先想得那么累，有时去参加祷告会回来得晚，有时突如其来的事情也导致我们晚睡，但在别人眼中我这不堪重负、令人堪忧的“癌体”不但没被损坏反而更有精神了，真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有神的带领我们凡事都能做！但为了健康之故，我们依然在操练早睡。

心得：无论多忙，两觉不能少，而且要早睡，才能有俱佳的状态。

验证：爱人时有的称赞表扬，也是最佳奖赏。

最近晚上跟爱人一起的睡前灵修也添加了新内容，就是把我早上学的东西重点再叨

唠一遍，他也有所触动和思考。

感谢主借着晨祷带给我和红梅莫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无限感恩！我们每天都在祷告求神让我们这样的学习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万事互相效力，只要你愿摆上自己，神都能让我们靠他做环境的主，时刻寻求神的带领永远都没有错！

期盼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早上能以亲近神开始，灵命提升了，一天的生活都会特别舒畅，效率更高了，家人的关系更亲密了，生活中无形会得到很多的祝福。愿神兴起更多对晨祷有负担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把清晨最美好的时间献给神，让我们每天清晨都能得听神的慈爱之言，神给你的恩典是无法衡量的！

愿神的祝福临到每一个愿意为他而活的儿女！

## 红梅的分享：

端午节主日的晚上，兴梅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正和弟兄姊妹们在曙光派出所等一个弟兄。她说：“鉴于教会这种情况，我们每天五点起来灵修吧。”我说可以吧。答应完以后心里又有些担心，因为平时我的睡眠不好，睡得晚早五点起来怕太累，商量之后定五点半尝试一个星期再说。当时她还在外地，说等周一回来再给我打电话，周一果真来电话了。提出来用《每日与主同行》这本书灵修。如果我没有她可以在电话里读每天灵修的内容。我突然想起几年前和我父亲要过一本同名的书，不知内容是否一样，当我们核对完以后一看两本书完全一样。真感谢神奇妙的预备！

第一天开始是五点半，听到兴梅打电话叫我起床时，觉得困极了，真想接着睡啊，可是不行，姐妹还在另一头等着我呢。赶紧

起来洗洗脸精神点，然后开始读经。我也在想明天一定要我先起来叫她吧。读完经后我们打电话分享，越分享越有亮光。之后为自己家人、教会等祷告。她在和我分享教会晨祷的内容，再给我读《圣经里的女性》这本书中涉及到的当天灵修的人物。这样一看五点半开始时间根本不够用，于是我们又商量第二天从五点就开始，而这意味着我得定四点五十五的闹铃。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天结束后心里充满了喜乐，觉得一天的开始是姊妹俩在主里一同度过的。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只是比平时早起不到两个小时。却从《创世纪》的人物中学到了顺服神的恩典。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其实在找我们谈话的政府官员们说到一些严厉话语的时候，还有我们的牧者们长期被看管着的时候，我最亲爱的同胞肢体们被迫搬家，被迫辞职时，我心里何等地难过。我多么想与他们一同经受这样的苦难。我能做什么呢，只有祷告，我想我们今天的遭遇所显示出的，不是我们多爱主，不是我们多么有信心，不是我们多么愿意摆上，更不是我们为主多么能吃苦，实实在在是神爱我们，他选中了我们，是主的爱吸引我们，使我们愿意赴十字架的路，在苦难中我们更应该同心合意抬起头来仰望我们的主。灵胞远比同胞亲。求神兴起守望众肢体，让我们一同来更加地亲近主，就像一首歌中所写的“有谁能与我们的主相比”，主啊你最美，虽无佳形和美容，却有荣耀永放光辉。你是谷中的百合，你是沙伦的玫瑰，你对罪人总是笑微微，万膝必来向你下跪。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才不至于被环境打倒！

# 经历自己的死

文 / 孙毅

昨天小白牧师发邮件说,今天(8月10日)是户外敬拜的第四个月。小白牧师是学计算机的,对数字比较敏感。他的提醒在我的心中引起共鸣。其实这几天我也在想,四个月的时间过去,这确实是值得感恩、纪念与思想的事情。

我们所经历的这四个月有如一次旅行,神让我们沿途看到各种景色,也经历了多个事件。这些现象或事件,至少神让我们在这个旅程中经历,都给事情赋予了一种特别的意义。其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户外的这段期间,我们看到和经历到死亡。本周二早晨,天明牧师的母亲平安地回天家;之前还有杨建弟兄的母亲、国永弟兄的女儿等,还有曾在我们教会的勇华弟兄、蒋弟兄,以及谢伯伯、杨阿姨、斯托得牧师这几位普世教会的老一辈。在我们经历这些肢体离去的时候,我们是否对死亡有更多的思想与认识?我们是否经历到自己的死亡?感谢主,他让我在这几月的旅程中,那么真切地经历到自己的死亡。

对于死亡,中国人的传统是尽量地避讳

不说,能不遇见就尽量地不去思想它,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样。而希腊的哲学家,则是用尽人生的智慧去预备这件将来的事情,如苏格拉底所说,哲学就是预备死亡的智慧。但对于一个基督的门徒来说,死亡对他来说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就如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3:3);因此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但对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尽管死亡作为一个事实已经发生,却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少经历。当然,对已死之事实的看见与经历需要时间,但作为基督的门徒,经历已死对于生命的成熟却是十分重要的。倪柝声弟兄信主七年后,有一天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真实地看到自己已经与主同死的事实。据他后来说,他当时快乐得几乎受不了,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喊着说:“赞美主,我是死的!”他说他当时真想走遍上海的街道,大声向每个人喊出他所发现的这个如此真实的事实。

当然,神让每个人对已死的看见与经历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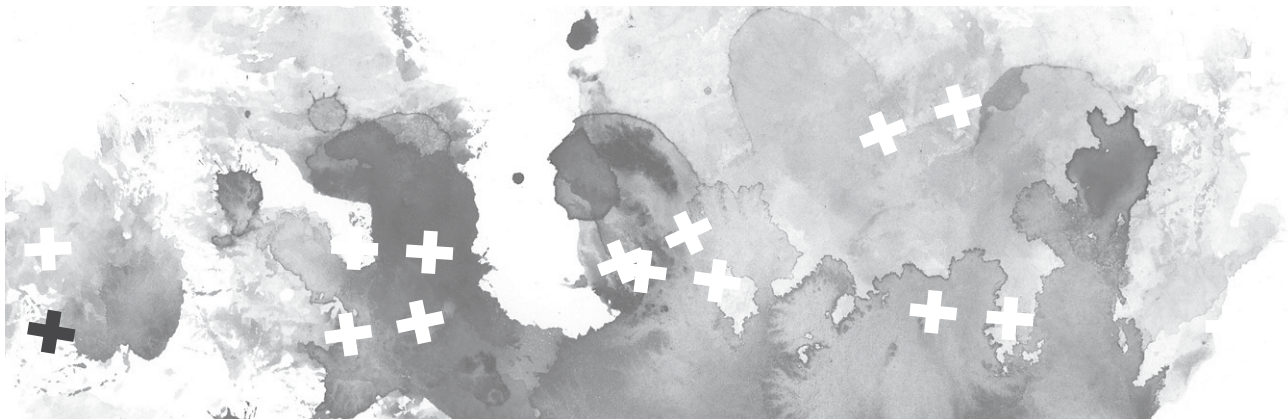
能会有多种方式。感谢主，让我在这次户外敬拜过程中，因着他在此种处境下所加的恩典，让我真实地经历到自己的死亡。对这种已死的经历，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分享。

经历死，首先是真实地经历到舍己，就如基督对他的门徒所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路9：23）。因此舍己就是经历自己与主在十字架上同钉的死亡。在通常的处境下，我们多以为自己能够为主放下一切，直到有一天试验临到，才发现那些被自己和世人当作是认同自己是谁的那些东西是如此难以放下，好像一旦没有这些自己就什么都不是了一样。是的，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经历过面对这个世界，自己什么都不是，这就是死的意思。只是我们凭着自己，真难以经历到这一点。感谢主，他知道我的软弱，他自己把我放在一种处境中，让我被动地经历到舍己。

若不是神把我放在这个被限制的处境中，我不会想到放弃自己的工作。虽然我在理智中说过门徒身份先于学者身份，但我知道工作构成了我在这个世上生存的重要意义之一。因此，当最初那个月我不能去上课，当我看到有可能失去这个工作时，我在主面前经历了痛苦的挣扎。才知道原来把门徒身份放在第一位并不是那么容易。在中国这个社会，

职业是身份的主要标志，就如JC与看管的人常说，你都混到（副）教授了，和那些人有什么可掺和的。在他们眼中，好像教会中多是不务正业的人。确实，一个没有职业或社会身份的人，在这个国家不过是所谓P民。当你决定把门徒作为第一身份时，看来就是要准备好在这个社会中作一个P民，并付出相应的代价。感谢主，尽管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我失去这个工作，但他让我在内心里与这个社会所谓的P民站在一起，就如他当年在世自愿地与罪人在一起一样。

因此经历死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已死的人可以把每天当作是最后一天来度过，因为他已经放下了应该放下的东西，他不需要再用这些东西来表明他的存在。如果今天是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天，职位可以放下吗？写作可以放下吗？家人还有没有交待的吗？感谢主，借着前一段随时可能被带走的处境，让我把认为应该给家人交待的事情都交待了。在这样一个生活坐标系下，一些本以为不能放下的事情，最终也还是放下了。虽然经历了一点挣扎，在这个被看管在家的外力下多少有点被动的成份。就像去年底预定的今年下半年出去访学数月的计划，开国际会议的计划，之前虽然非常盼望，也还是以这种方式放下了。当这些都可以放下时，才发现自



已经历到在他里面没有牵挂的平安。

其次，经历死乃是经历到自己完全的无能为力，就如基督所说，离了他，我们就完全不能作什么（约 15:5）。过去遇到问题时，也会先祷告，在祷告中总会有一些解决的办法，不管是出于神的还是人的，有办法就让人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教会在华杰的那几年，由于神的祝福与保守，教会发展顺利的时候，自己心里的乐观助长了人性里的骄傲，反映出来就是，总以为可以找到解决事情的方法，直到神让我们经历到建堂的艰难。

对于守望建堂，在 2009 年 12 月 22 日教会付完全部款项后，我们没有能够进去。这之后的整个 2010 年直到现在，神通过这长时间的熬炼，算是让我们切身地经历到，除了仰望他之外，我们自己已经完全无能为力。虽然户外敬拜既不是教会主动所为，也不完全是为了建堂的需要，但既然神带领我们走到了这一步，那么，现在除了坚持户外敬拜外，对于建堂的结果，只能是在交托中仰望等候主的作为，人已经不能作什么，这就是人的完全的无能为力之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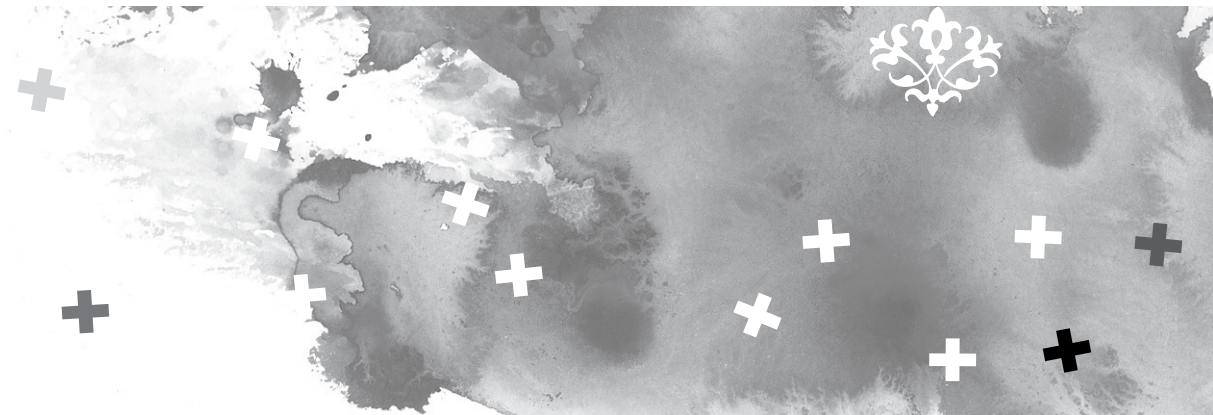
其实，若没有神的保守，人凭自己是无法处在这种状态中的。没有具体的方案，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这种情景在肉体中常本能地激起焦虑。焦虑

就是对无力控制进程或处境、在某种处境下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的一种本能反应。而解决这种焦虑的下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尽快找到解决方法，不管它是否真能解决问题。感谢主，经过被神所熬炼，让自己经历到死，就是平静地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因为对已死的人，本能的焦虑不再激发出本能的反应。而一个对自己完全失望的人，才会完全地去仰望所倚靠的主。知道虽然自己不能掌握进程，但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谈论和经历自己的死，是让我们悲观绝望、心若死灰吗？当然不是！作为基督的门徒，经历自己的死只是让自己回到基督里面，完全地藏身在他的里面。并且我们相信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 6:7）。已死的人对主有真切的盼望，相信在他的里面，我们会经历他的复活。

谨以此文与教会里所有在这四个月期间经历到家人、肢体及自己死亡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共勉。愿我们纪念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并期待与他一同经历复活的能力与荣耀。✠

（生活随笔，思想系列 01，2011 年 8 月 11 日）



## 撕裂中的边界

——  
读《沉默》

文 / 小雪

我在读到《沉默》之前先读过远藤周作的另一部代表作《深河》。那是在一个朋友的家中，从她已经去外地读大学的儿子的阅读物中翻出的这本书，一眼就被小说的文字吸引住了。我后来在归还那本书的时候特别告诉我那当诗人和翻译的朋友：孩子们的阅读够深，不可小觑。

那时我就知道远藤周作的成名作是《沉默》，一部更加直接追问信仰之为何物的小说。因为对《深河》文字的信赖，我期待也能读到《沉默》。我向我所在的诗班的弟兄姊妹描述我对《深河》的阅读感受和期待一周之后，一位不太爱说话的弟兄将《沉默》递到我手中。

在阅读《沉默》的过程中，我似乎一直在与两个作者对话，一位是日本作家远藤周作，一位是酷爱着《沉默》的美国作家杨腓力，他在《灵魂幸存者》里面专门有一章写德川幕府时代的禁教和远藤周作的作品，其中主要是《沉默》。我在不断地问自己：什么是远藤要说的话？哪些是杨腓力读出来的意思？这是基督教中的耶稣吗？这是我所认信的耶稣吗？这是我能接受的信仰吗？

谈《沉默》不能不介绍它的故事背景：16世纪中叶，创立耶稣会的十位会士之一方济·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日本传教，创立了教会。一代人之内，基督徒便传奇般地增到三十多万人。沙勿略称日本为“我心中的喜悦，……最适合基督教的东方国家”。但是到16世纪末期，日本改变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开始迫害天主教徒，许多天主教徒被逐出家门、拷打、杀害，所有神职人员一概驱逐出境，所有的信徒必须宣布自己叛教，改信佛教。为表示叛教，要向十字架或圣母子像吐唾沫或踩踏。小说的主人公洛特里奇就是在这个时候潜入日本。

洛特里奇听说他所敬重的老师葡萄牙耶稣会派往日本的费雷拉·克里斯朵夫神甫，在日本遭受酷刑宣誓叛教的消息之后不能相信，执意要前往一探究竟，并了解禁教之后的日本信徒的状况。“他来这个国家是要为其他人摆上自己的生命，但日本人却一个一个地为他摆上了他们的生命。”结果他和他的老师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在小说叙事线索的背后延续着一条教义的线，一条文化的线。在洛特里奇心目中耶稣的形象开始是大有威严权柄的样子：“今夜浮在眼前的他，是收藏在教皇宫邸的那一副面庞，……基督单脚踏在墓上，右手拿着十字架，正面朝向我们，他的表情就像在提比哩亚海边三次向信徒说‘喂养我的小羊’的时候一样坚定有力。”然而在经历收监之后变成“一直注视着他的基督的面孔，蓝而清澄的眼睛安慰地凝视着他，那张面孔是平静的，却充满了自信。”到了小说的结尾部分，这张面孔已然是“和他以往在葡萄牙、罗马、卧亚、澳门看过不知多少次的基督的容貌都不一样。那不是充满威严和荣耀的基督的脸，也不是忍受着痛苦的美丽的脸，更不是抗拒诱惑、洋溢着坚定意志的脸。他脚边的那个人的容貌，瘦巴巴而且疲惫不堪，还因为被许多日本人踩过，镶着铜板的木板上留下黑黑的大脚踩踏痕迹，而那张面孔也被踩得凹下、模糊不清。凹下的那张面孔难过似的仰望司祭。那双难过似的仰望他的眼睛诉说着：踏下去吧！踏下去没关系，我就是为了要让你践踏而存在的。”

这容貌的变化既是小说主人公洛特里奇对耶稣认识的变化，也是小说作者远藤周作对于基督信仰认识的变化。从强势的西方传给日本的是战胜者的基督，却与远藤疏离着，直到他在巴勒斯坦地区认识到被排斥的耶稣，被拒绝

的耶稣，被钉死的耶稣，他才找到他心中真正的依归。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后记中说：“洛特里奇最后的信仰比较接近基督教（指新教）思想，不过，这是我现在的立场。我也知道会受到神学方面的批评，但也认了。”

我想不明白：天主教传统总是展示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各种节期，仪式提醒信徒基督道成肉身的苦难，为什么在天主教徒那里却是大有威严权柄的基督形象？而新教从十字架上取消了耶稣像，以表明他已复活，胜过阴间的权柄，却让远藤认为进入苦难的耶稣更接近信仰？是天主教的那些仪式、教阶造成了这个结果吗？我不知道。

但是，受苦的耶稣是否就必然带领我们走到宣告叛教的终点？

午夜，被倒吊着的日本基督徒痛苦的呻吟声传来，考验洛特里奇的良心和忍耐力，只有他叛教的誓言能够拯救他们的性命。当已然叛教的费雷拉质问洛特里奇：“你认为你自己比他们重要吧？至少认为自己的得救是重要的吧？你如果说出弃教，那些人就可以从洞里回来，从痛苦中获救。虽然如此，你还不弃教，因为你觉得为他们背叛教会是很可惜的，你我这样变成教会的污点是很可怕的。”谁能承受得起这样的质问还良心无愧？费雷拉愤怒的声音逐渐转弱，“我也是这样的。在那黑暗而寒冷的夜晚，我也和现在的你一样。可是，那是爱的行为吗？司祭必须学习为基督而生，如果基督在这里的话，”费雷拉沉默了一瞬间，马上以清晰有力的语气说：“基督一定会为他们而弃教的！”……“来，去做至今没有人做过的最痛苦的爱德行为吧。”谁能

经得起这样的美德诱惑还坚定不动摇？

现在，圣像就在他的脚边。微脏的淡色木板有如微波细浪，上面嵌着粗糙的铜版。那是张开的枯瘦的双手，戴着荆棘冠冕的基督丑陋的容颜！司祭黄油的眼睛默默地看着来到这个国家之后第一次接触的那个人的面容。

“来吧！”费雷拉说，“鼓起勇气来！”

主啊！好久好久以来，我在心里无数次揣测你的容貌。尤其是来日本之后。我揣测过几十次。在躲藏在友义村的山里时，在一小舟渡海时，在山中流浪时，在牢房的晚上。每晚祈祷时都想到你祷告的那副面孔，孤独时想起你祝福的脸；在我被捕的那刻想起你背负十字架的表情；而那副面孔深深烙印在我灵魂上，变成这世界最美、最高贵的东西，活在我心中。现在，我却要用脚踏踏这张面容。……鸡叫了。

鸡叫了。远藤将洛特里奇的叛教比作彼得  
的三次不认主，但教会正是由这样的门徒建立起来的。

杨腓力在《灵魂幸存者》一书中告诉我们：德尔图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但在日本却不是这样，在那里殉道者的血几乎将教会连根拔起。

《沉默》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吉次郎，这是一个极其卑劣、懦弱，在威逼之下多次叛教，为了赏银可以出卖传教士的天主教徒，但是，每一次宣布叛教之后，他又被良心折磨回到传教士面前要求告解，认罪悔改。

远藤周作刻意塑造了这个人物，想替历史上那些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沉默的小人物说话。历史是英雄书写的，包括基督教的历史也

是由殉道者和传教士们架构的。但是，历史中确实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正如中国历史上的庚子事变中，几乎所有殉道的宣教士都有名有姓地记载下来了，但是死于庚子事变中的中国信徒人数要远远超过宣教士，留下姓名的却寥寥无几。在庚子事变中想来也必定会有吉次郎式的信徒，就如我们现在只讲中国家庭教会为主摆上的先贤，却少有人提及大多数的是签字、揭发、加入三自的信徒和传道人。日本当初近四十万天主教徒，隐秘地保持了天主教身份并传到后世的约有三万人。用脚踏上圣像的是绝大多数。

吉次郎绝不是历史的英雄，也不是信仰的典范，却是文学所乐意去亲近的人物。他给读者的思想超越了教义的正确与否，让人在生命的实在面前无言。曾有位传道人告诉我：只有小说家可以这样写，可以这样追问，可以这样不断地探底，神学家面对这样的问题只好望而却步，神学是有边界的。这就是远藤周作的小说颇受文学界的追捧却被基督徒冷落的原因之一吧。中国人有句老话：除死无大事。人若能看透生死，也就没有什么能困住他了。我们所有的问题是：我们真能看透生死吗？远藤周作实际上秉承的是文学家的人道主义理念，他的痛苦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痛苦，他的死结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死结。人道主义者活在现世这个平面里面。一个基督徒还有上帝的维度，还有永生的来世，似乎是能够超越现世的死结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看透生死依然满怀对人的爱吗？

在《沉默》中还有另一条线，那就是远藤周作不断在思索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小说借反面人物井上筑后守之口说：基督教并不适合日本民族，只要切断外来的传教士，基督教自会无疾而终。而费雷拉神甫也认为：日本人信



仰的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被改造过的上帝。

杨腓力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事实上，到19世纪末，日本终于重新容许开设天主教会，神父们惊讶地看见日本的基督徒从山上鱼贯而下。他们是地下基督徒，秘密集会二百四十年。但是，没有圣经和礼仪书指导的教会，已经奇怪地混合了天主教、佛教、万物有灵论和神道教的内容。做弥撒用的拉丁文圣经已经转变成谁也听不懂的一种语言。信徒们崇敬的“壁橱神”是用布捆包着的基督教圆形浮雕和雕像，被收藏在伪装成神龛的壁橱里。据说今天还有大约八十个这样的家庭教会延续着“壁橱神”的传说。罗马天主教试图接纳他们，将他们带回信仰的主流，却遭到拒绝。他们的领袖在见过教皇之后说：“我们没有兴趣加入他的教会。除了我们之外再没有其他人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常习惯说历史能证明一切，但是对日本天主教的这一段历史而言，历史证明了什么呢？历史是在证明井上筑后守的断言还是在验证普世大公教会存在的作用？四百年的时间似乎仍然说明不了问题。

小说的最后，已经改名叫冈田三右卫门的洛特里奇自语：“我用与以往不同的形式爱着那个人。为了了解他的爱，到今日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在这个国家，我现在仍然是最后的天主教司祭。而，那个人并非沉默着。纵使那个人是沉默着，到今天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诉说着那个人（指耶稣）。”

远藤周作认为：在苦难之中，上帝并没有沉默，而是借洛特里奇在说话，但是这种解说上帝的方式让许多基督徒极不舒服。小说家不是神学家，他并不想描写一个教义正确的基督，但他却把他的读者——我们逼入绝境：若是你在场，你会如何？若你认为自己上天堂的重要

性要远远大于那些人的生命，你上天堂的信仰还是基督教的信仰吗？我们是人，我们几乎难以经得起费雷拉神父对我们的质问：我们对于其他基督徒的爱真的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性命吗？或许我们的软弱恰说明我们的不足？我们似乎被逼入一个伦理的悖论，哪里是我们信仰的边界？这边界可以由教义给我们吗？当生命借着文学活生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教义变得苍白。

2009年的11·1之后，我和一位弟兄谈话。刚刚有一位老姊妹讲述多年前她参加一场小型聚会，警察来按住所有的人，将传道人带上了警车。我问：若我们也遇见这种情境，警察要带走讲道人，我们该怎么办？反抗吗？保护我们的传道人吗？弟兄说：“只能让他们带走，你不能暴力抵抗执法。”那一刻我的心被撕裂一样地痛……

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在信仰中摆上自己的生命还不是最难的，死亡对基督徒不过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开始，但是若因为自己的决定而让众弟兄姊妹将生命摆上，这担子是艰难的。在过去的一年，我目睹我的弟兄们经历了这样的难过，恰恰因他们这样的犹豫挣扎，我更爱他们，因为他们有软弱，有缺陷而可爱。我也相信：即或有人软弱，有不足甚至跌倒，神是信实的，他必不撇弃我们，我们的软弱，错误甚至犯罪无损神的伟大，也不能改变神在历史中的计划。虽然都是将众弟兄姊妹的生命摆放在祭坛之上，我喜欢做决定时心里缩紧了的那一个更胜过斩钉截铁的那一个。求神怜悯我的小信吧。■

[《沉默》(日)远藤周作著，林永福译，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 有一种活着

## ——读《殉道史》

文 / 张鹤

仅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殉道史》不是一本难读的书,作者采用简单平实的记录方式,将人物的故事和对话如实地书写出来。不过,故事虽然不复杂,一个用心的读者却会在阅读中时时感受到来自人物生平经历的挑战,会发现有一种“活着”,内里含蕴着真实生命的力量与热度,拥有这种生命的人,会不计一切代价地表达并捍卫真理,并能够以宽容怜悯之心看待所有伤害者和出卖者,且以决然和轻蔑的态度面对死亡与谎言的毒钩。

这种为真理的“活着”,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度最为缺乏的力量与勇气。

1545年,英国国教会开始大规模清洗新教信徒,时任牛津大学讲师的约翰·福克斯辞去教职,走上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并开始编撰《殉道史》。这本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心血,最后几经增删修订,在他离世前最后出版的《殉道史》分上下两卷,共2100页。该书在1570年时,得到了支持新教的伊丽莎白



女王的大力推荐,成为除圣经之外必藏和必读的书籍。中国读者今天阅读的是经过20世纪编辑修订的简编本,译为中文约260多页,作者详细记录了近20位为基督信仰献身的殉道者的生平,时间从1世纪到16世纪,其中大部分人物与作者福克斯属于同时代人。

这里,我想提及两位著名的人物,他们是威廉·丁道尔和马丁·路德。

每一位阅读英文圣经的读者都会记得这个名字——威廉·丁道尔。是他,第一次将惟有教士和神父才有资格阅读的圣经文本翻译为可供田间农夫阅读的英语圣经,他坚持认为,“只有将圣经译成通俗的日常语言,才可以让贫穷的老百姓也能简单明了地读懂上帝的话语。”在丁道尔看来,只有将圣经译成本国语言,普通读者才能明白经文的意义,才能使非神职人员在真理上得以建立,不受神职人员随意曲解的愚弄与居心叵测的控制。

为此,他倾尽心力将希腊文新约圣经和

旧约陆续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英文，使普通小民可以直接了解圣经的内容，并逐渐学习独立思考。福克斯说，丁道尔对圣经的翻译，“在全英国人眼前开启了一扇原先在黑暗中紧闭着的阳光之门”，从此，神职人员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垄断读经与解经的途径，再也无法借虚空的迷信和伪善的教条，凌驾于百姓的良心之上。但也正是他的这种努力——让所有人越过假教会的权威，直接与真理面对面——让他不断地付出各种代价，直至献上整个生命。

先是伦敦主教将新约英译本的第一版全部买下烧毁，不过，丁道尔因此倒是获得了一大笔书款，并借此将新约修订重印，发行于全英国；

再一次，他译完旧约摩西五经后，准备赴德国印刷，途中船只失事，他失去了所有的书籍、手稿和抄本，不得不从头开始；

当主教和高级教士们就英文版圣经是否充满异端思想与他进行辩论而无法取胜时，他们就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奸细，在取得他的信任和善意的对待之后，这位奸细将他出卖给了抓捕者。

在狱中，他的单纯与真诚令囚禁者不由得生出敬意，据说在被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使看守、看守的家人都悔改归主了。

最终，虽然经过几次法庭辩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判他死刑，但执行者还是定他为异端，用绞刑和火刑处死了他。没有怨恨，没有争辩，没有叫冤，临刑前，丁道尔用热切的声音高喊：“主啊！愿你开启英国国王的眼睛！”

上帝显然垂听了这位恪尽职守的仆人最后的祈祷，丁道尔的英文译本最终成为著名的英文钦定本圣经的基础，并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传遍全世界。他和他的译本成为真理的见证。

如果单从“殉道士”（martyr）为真理而牺牲生命的词义来说，马丁·路德显然算不上是一位殉道者，但 martyr 的希腊文原义是“见证者”（witness），福克斯将这位信义宗领袖纳入到这部教会史中来，正是表明，在捍卫真理的道路上，无论是以身为祭还是以行践道，都让人看见捍卫者用生命见证的基督福音的真实与宝贵。

如福克斯所言，马丁·路德的出现，是上帝在世界历史上展现的一个神迹——“从一所隐蔽的修道院中爬出来的一个穷修士，被上帝拣选去抵抗自称是上帝在世的代理主教和万国主教的教皇，抵抗所有的红衣主教，还要承受几乎是整个世界加给他的敌意和仇恨；从来没有一个帝王敢尝试像他那样去反对教皇、红衣主教和教廷，之前也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取得过这样的成就。这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就像大卫击倒巨人歌利亚一样奇妙！”

这位在世生活了 63 年的基督徒用 29 年来写作和传道，而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危险的境地，以至于需要随时准备着离开这个国家和一些试图保护他的贵族。但无论是面对教皇的威胁恐吓，还是与傲慢的教士群体引经据典地雄辩，马丁·路德都表现出他对真理不妥协的持守与践行。

尽管书籍不时地被宣布为异端并遭焚毁，他仍不断地通过文字宣告因信称义中包含的恩典与真理，指责教皇圣上论的荒谬和发售赎罪券行为的贪婪本质。当皇帝本人要求他尽快前往沃尔姆斯为自己申诉时，他的朋友们力劝他审慎行动，不要冒险，因为当局一向出尔反尔，经常以诱捕方式迫使像他这样的人就范。但路德带着必死的信心回答说：“既然他们召我前去，我就下定决心，打定主意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前往沃尔姆斯；是的，即便有恶魔阻挡我，即便恶魔多如城中屋顶

的瓦，我仍要前往。”站在皇帝、亲王、主教、教士和各阶层人的面前，路德谦卑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最大的希望，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和圣经的合一、和谐来改革教会，为此，他已经准备好承受各样的变故，无论生死宠辱，他都会坚持到底，为自己一无保留，惟独持守上帝的真理话语，直到生命的终了。

在丁道尔殉道10年后，1546年，马丁·路德去世。与前者被缚于火刑柱上受刑而不同，他是躺在床上离世的。临终前，他连续三次向上帝祷告说：“我将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你救赎了我。哦，真理的上帝！”“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自始至终，这位被上帝重用的普通教士恪尽职责、如实宣告——惟有上帝耶稣基督拥有至上的权柄，惟有上帝的恩典、惟有信心能够使人称义。因为这一句对真理的表达，他的一生几经险途，数历危境，常受羞辱与威吓，但因为有着至高者的亲自眷顾，他终能完成一个改革者的使命，使他的一生成为真理的见证。

在今日的中国，已经鲜有为真理而活的典范了；倒是从来不缺乏以武力和谎言对抗真理的某类意志集团，就像《殉道史》中那些自认拥有真理的教皇与王权。

如今人们所崇尚的活着，与房子的面积和位置、汽车的档次和价位、个人的名望和存款数额甚至灰色收入的来源多少以及婚外情的次数相关联，这些外在的标准已然成了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惟一尺度。于是，所谓的真理，只存在于更多更大更强之中。今天的人们宁愿为获得名利而活，甚至不惜付上生命的代价。

但正是这样一群渴望赚取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性命的人，会认为，为基督真理而活是愚昧的选择。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发现一条不变的逻辑——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发生什么事，金钱和权力可以“摆平”一切，只是没有人会特别关注事件中个体的价值与个人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只是一个可以按某类高高在上者的意志而随意摆布甚至删除的符号。为了将摆平的进程进行得合乎情理，制造合理的谎言是必须的。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天真而执著地相信——除了自己，没有人知道真相。

于是，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当出现恶性交通事故时，当出现群体事件时……管理者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掩盖事实，再酿造谎言，然后给出一个自以为聪明却注定漏洞百出的结论，然后一边制造更大更新的谎言，一边试图用金钱堵住当事人的质疑，当然，这还算不乏人性；更恶劣的是，一边制造谎言，一边动用武力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

但正是这样一群崇尚强权即真理并“忠于”职守的人，会认为，为基督真理而活是对强权的威胁。

不过，正如传道者所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回顾几百年前殉道者为见证真理而走过的路程，有一句表述会让今天的我们既警醒又安慰，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表明，倘若有人甘愿持守基督真道而活，就一定会受逼迫，也就是说，不是被人看为愚昧就是被人看作威胁；而这，也同样表明，对于惟一的真理，我们值得付上受逼迫的代价，何况，如今的付出，并没到流血的地步呢。

2011年7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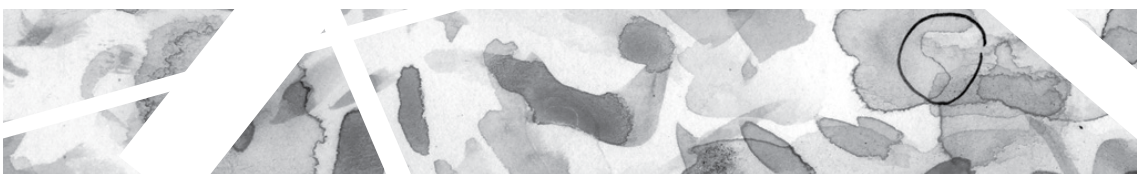
[《殉道史》，(英)福克斯著，苏欲晓、梁鲁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宗教管理需要法治<sup>1</sup>

## ——“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学术研讨会主持发言

文 / 张千帆



我们今天召开这个讨论会，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政府排忧解难，确实是从宗教事务管理和我们社会和谐这个角度出发。一说“宗教”问题好像就很“敏感”，其实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所有问题都有必要拿到桌面上来谈，不论它是什么问题，当然也包括宗教问题，我们首先要确立这个基本原则。所以今天请各位来发表高见。

宗教信仰自由不仅是宪法第36条的规定，而且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处理不当，这个社会要出大问题。你看这个家庭教会在自己的场所聚会，对社会有什么危害？政府为什么要管？不管没事，这一管反而出事了。不让守望会员在家里聚会，他们只有跑到大街上来。本来他们和政府无冤无仇，政府派人屡次打压，又人为地多树了那么多敌人。所以政府不按宪法规定办事，就不可能把宗教事务管理好。当然，“管理”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许多事情可能根本不需要政府去管；宗教信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不管

的时候好好的，一管就出那么多的问题和矛盾。而且宗教人士和我们这些非宗教人士还不一样，我们不那么坚持，上面不让我们开会就不开会。但是宗教人士是很坚持的，你不让他信上帝，他偏要信；不让他们聚会，他们偏要聚会，最后政府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再说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信仰，我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上帝究竟是否存在，没办法通过通常的经验来证明。我们也奉劝那些官员和工作人员，不要那么不遗余力地打击宗教。你怎么知道上帝不存在？不值得那么为上面“卖命”，到时候受害的是自己。万一上帝存在，你们现在这么做，死后岂不是很惨？要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所以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官员自己，尊重信仰自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其实守望教会要买哪栋房子或租什么房子，并没影响什么公共利益。他们就是自己在那里聚会，根本没有危害社会。政府有什么必要管呢？我们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宗教

事务条例》的问题确实太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实施这部《宗教事务条例》。这部条例的问题不是一条两条，而是整个的管理模式，所以政府这种对宗教的管理思维模式一定要变，不能再像这样持续下去了，否则问题只能越来越大。《宗教事务条例》的问题确实是很明显的，整个第二章、第三章都有问题，这可能也难怪申请书上说得不具体，因为第二章、第三章几乎每条都有问题。即便这样，也要把具体条文说清楚。我看这部条例一共48条，哪怕40条都有问题，你也要把它们全列出来，要求删掉。你说删了剩下的就不成一部完整的条例了，那恐怕只能说明根本就不需要这么一部管制性条例。

具体来讲，宪法第36条规定是比较仔细的，比第35条言论自由更谨慎，只保护“正常”的宗教；言下之意，“不正常”的宗教就不受保护了，甚至可以被政府禁止。那么“不正常”的宗教究竟是什么呢？即使从第36条本身的条文来看，限定也是很明确的：“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请问家庭教会有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损害身体健康”或“妨碍国家教育”呢？没有。有没有受“外国势力支配”呢？也没有，至少绝大多数没有。那为什么要禁止家庭教会呢？政府有什么权力这么做呢？

宪法根本没有提到宗教团体需要“登记”，《条例》第二章却规定宗教团体要按社会团体要求去登记。刚才飞龙建议把宗教事务社会化，也许这样能让宗教活动变得不那么敏感，但是这样一来，宗教团体成立就要按照《社团登记条例》，但这个条例本身就有违宪的问题，对公民的结社权限制得太死。要求信仰

者只有在满足那么困难的要求之后才能组建宗教团体、举办宗教活动，这样的限制在宪法上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宗教团体不应该被要求登记，即使登记也应该纯粹是备案式登记，任何宗教团体来登记都必须允许登记，不能规定程序或实体限制。

宪法也没有提到“活动场所”，但是《条例》第三章却规定了很严格的场所要求，实际上造成了“三自”教会的垄断，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极大限制，从中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家庭教会”问题及其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我认为“家庭教会”的合法性应该受到政府承认，《条例》应该删除对宗教活动场所的严格限制。

虽然《立法法》第八条没有明确将宗教自由列为必须立法保留领域，但是如刚才童教授说的，所有这些严重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都要经过法律规定。当然，经过立法程序也不一定管用，全国人大确实可以通过与《条例》一样的法律条文，这也可能。但经过全民讨论之后，程序性的完善还是会产生产实体效果，有没有一部法律还是会不一样的，因而宗教立法值得推动。任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该有法律授权。现在即使不能制定法律，至少也应该把条例中违宪的部分去掉。■

## 关于作者：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

1 本文引自作者博客：<http://zhangqianfan.qzone.qq.com/>

# 社团自治的呐喊

文 / 曹志

市场，是各类财产交换的空间。合同，是财产交换得以成立的手段。市场，不仅是个人借助其聪明才智自由创造财富的场所，而且是社团自愿合作、自发成立、自我治理的空间。因为各个社团都需要通过各种“合同”来安排社团事务，实现社团发展。相应地，通过合同安排的社团事务是否与社团自治的意思相一致，有赖于市场有无秩序，即市场秩序的良善品质。评价市场秩序是否良善的首要标准就是法治。市场秩序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石之上，必须以良善之法来建立市场秩序和保护私权。法治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限制政府公权力，防止公权侵犯私权。如果政府公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不仅私权难以保障，而且社团自治亦没有可能。

2010年，王亮、孙毅和金永奎与大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就是一个明证。王亮、孙毅和金永奎，分别是北京基督教守望教会的执事、长老和主任牧师。

守望教会，是北京一所家庭教会。20世纪50年代，基督徒们因拒绝加入官方教会而自发、松散地在家庭、田野甚至山洞建立起聚会点。“家庭教会”就是对这种民间基督教教会组织的统称。这个名称和现象，就是基督徒坚持自由和自治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教会是公民社会的先行者。

守望教会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先是二三十位基督徒在家里敬拜上帝、查考圣经；随着人数逐渐增多，开始租用居民楼的住宅聚会；2000年后，发展到十二个聚会点；2007年，该教会到华杰大厦租用写字楼，近一千名信徒每个星期天分三堂在该大厦写字楼聚会。其间，即2006年到2007年，该教会曾向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申请登记。区民宗办认为：守望教会拟任牧师未经市三自会认定，不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具备专职工作人员的规定，不同意该教会登记。该教会申请市宗教局行政复议，市

局维持区民宗办决定；国家宗教事务局对该教会递交关于登记的意见，至今没有任何答复。

由于信徒人数日渐加增，同时，华杰大厦的房东常常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守望教会决定购买写字楼作为教堂。为预防“非法集资”等误解之罪，同时保证教会重大事务的公开，该教会由王亮、孙毅和金永奎三人以个人名义接收信徒奉献的资金来购买教堂。2009年底，三人与大河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全额付款后，该公司声称“有压力”并以“你们是用于宗教活动”为由而拒绝交付房产，并通知三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由于这种“被逼无奈”的违约行为，守望教会三位代表面临是否起诉大河公司，申请法院通过判决强制过户、交付房产的选择。最后，守望教会基于对对方的理解，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资产交易，一般通过基于意思自治的合同和市场上企业竞争来决定。社团发展，通过基于社团章程制度的自主运转来实现。社团需要购买各种物资包括房产来实现自我治理和发展。在这个范围内，社团自治以意思自治为前提。意思自治原则指民事主体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创设其权利义务，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均不得非法干涉。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中表现为合同自由原则，其赋予合同当事人以订立合同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以及选择合同形式及合同相对方的自由。

以强制力为基本特征的政府公权力，既不能控制私人之间的财产安排，亦不得支配社会团体的自治选择。有关部门对守望教会租用场所的房东乃至大河公司施加压力，侵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导致合同效力被

公权力干预和决定。就如书报检查制导致媒体或出版社自我审查一样，这种管控也要求大河公司支持和参与宗教歧视。这种行为，意图让市场的大门对守望教会关闭，从而否定守望教会自主决定购买教堂以发展的选择。这种按计划经济逻辑运作的公权力，到今天，被用来作为维持宗教垄断体制、压制家庭教会自治发展的工具。守望教会与大河公司之间表面上的民事纠纷，实质却是有关部门滥用公权力，通过干预市场上的房屋买卖合同，阻碍守望教会获得教堂。

公民的生活包括信仰生活中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根据政府政策和法规产生，而是源于人与生俱来的人格和尊严。但是，与社团和宗教有关的政策和法规，建立了一套“将宗教团体政治化、行政化、单位化和单一化的宗教管理体制”。正是这种体制运作的逻辑，将民间自发成立的家庭教会视作非法组织；正是这种管控下的强制违约，使守望教会与大河公司从市场上的合作者，遽然转变成将来法庭上的诉争对手；正是这种制度设计和执法管理，使得二者产生纠纷和矛盾，可能的后果就是两败俱伤。这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和限制社团自治的方式，不仅不能让社会和谐安定地发展，而且会在客观上引发社会中团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不仅在当下导致当事人双方利益受损，而且更长远的恶果是会伤害和分裂社会团结友爱的纽带。

这种管控，不是维护秩序，而是制造问题；不是创造和谐，而是酿造争端。计划管制和事先审查，不能再是现代法治政府面对自由个人和自治社团的管理方式。要让家庭教会成为和谐社会的健康力量，不能靠控制其人数多少和聚会场所的大小，而是要靠在尊重其自由和自治的前提下，以法治的方法来处



理其与政府的关系。

宪法第33条宣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三自教会可以建立教堂，为什么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就不能用自己捐献的款项购买房产作为自己的教堂？国务院2005年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到：“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支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投资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领域。”那公民投资于教会，购买或建立教堂进行宗教活动，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就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认为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守望教会购房纠纷，表明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守望教会正走在实践社团自治、教会自治的艰难旅途上。守望教会要求在尊重其财务和人事等自治权前提下的备案式登记，从过去的租用住房聚会逐渐过渡到公开购买房产建立教堂，是公民和公民团体理性、平和迈出的两大步。这充分显明守望教会和政府改革有信心，在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上，已经走在了前面。面对这种健康的社会团体，政府应该举重若轻地放弃宗教垄断的传统体制，改善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自治。家庭教会在社团自治的路上迈得最远、步子也最坚实，也将会是社会自治的中坚力量。守望教会这个事情就是社团自治呐喊的开始。

2010年9月14日初稿

2011年5月16日定稿

# 如何面对教产问题

文 / 杨凯乐



1982年，中央19号文件出台，标志宗教政策的第一次转变。这是中央有意选择宗教领域，作为开启全面改革的预备、尝试和突破口。

文革结束后，急待拨乱反正。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宗教政策及时转变，深得民心，促进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改善了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然而，三十年过去了，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的宗教政策却没有任何改进，仅仅是新瓶换旧酒，制定了一部《宗教事务条例》。我们的宗教政策研究及相关立法工作，远远没有跟上实际情况的发展，不仅没有解决信教群众宗教生活的基本需求，反而成了阻碍和绊脚石。这是导致基层和地方政府执法部门与宗教团体尤其是家庭教会发生矛盾的重要原因。

我们现在的宗教工作，包括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研究和制定，越来越跟不上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要，尤其体现在教会聚会场所问题上。教会聚会场所问题，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教产问题，也就是教会已有教堂如何得到保护，或如何租用或购买房产，或

获得土地使用权建立教堂，以保障和满足信教群众聚会需要的问题。我们的宗教工作，要不断满足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需要。这是我们正确对待教产问题的基本方向。

的确，这个挑战很大，但是服务型政府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要让信教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信教群众才能在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必须承担起这个任务和职责。

经调查，我们了解到，现在教会因为教产问题与地方政府部门发生矛盾的情况，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地方政府部门因为城市房地产开发而拆迁教堂或其他聚会场所。如2006年甘肃天水教产“争地”案、2007年山东泰安灵芝街教产案、2008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后巧报基督教聚会点”拆除案、2011年武汉汉口基督教救世堂拟拆除事件。上述案件或事件都是针对三自教会教堂。第二类是地方政府部门由于宗教原因拆除或抢占教堂。如

2009年武汉“恩光”堂案：该家庭教会教堂被当地宗教部门和三自人员侵占、2011年山西忻州百年福音堂待拆除案：因改建佛教疗养胜地而准备拆除该教堂。第三类则是由于家庭教会合法地位，一直未给予公开承认，而随着人数增多，城市家庭教会需要购买地址固定并具备一定面积的场所作聚会之用，这给地方政府部门带来了宗教管理上的挑战和压力。教会因租用或购买教产受阻，而不得不到户外聚会。如2009年四川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事件、2010年上海万邦教会事件和今年的守望教会事件。

甘肃天水案、山东泰安案、武汉汉口救世堂事件和成都“秋雨之福”事件都基本得到解决。武汉市房管局因公众舆论的压力，在专家论证一致反对拆除的情况下，对“优秀历史建筑”救世堂实施原地保护，不允许拆除和迁移。“秋雨之福”教会因为购买写字楼成功，停止户外聚会进入教堂，户外聚会平稳解决。甘肃天水案起因是教产被国企长期占用，后被拍卖给开发商，引发三自教会信徒到教会原址静坐示威；后当地政府以地换地，政教矛盾得以解决。山东泰安一座百年教堂，先被政府占用，后准备拆除作为商品房开发用地；而青年路教堂不能满足信徒人数增多和教会发展的需要；当地信教群众基于保护教产和其宗教生活需要目的，与政府部门交涉、谈判；自发进入工地，悬挂横幅宣示权利、看守教产；到省会上访。最后，开发商保留教产中的两幢楼房不予拆除，并给予教会一定数额的赔偿。

从上述事件得以成功解决的经验来看，共同点在于当地政府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而且承认和重视信教群众逐渐变化和提高的宗教生活需求，更重要的是地方领导干部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周到可行的方案，来尽量避免或解决政教矛盾。尽管信教群众

使用了当地政府部门从来没有经历的维权方式，但是，当地领导干部仅仅抓住一点：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最大限度地团结信教群众，维护信教群众合法权益，切实解决信教群众的实际困难，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这就是我们正确面对教产问题的基本原则。

目前，守望教会事件为我们更好更稳妥解决教产问题，提供了一个经典标本。守望教会是我们见到的制度最为健全的家庭教会之一。该教会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一批基督徒自发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信徒最初是分散聚会，逐渐发展到十多个聚会点。其于2005年制定章程，逐步建立健全的人事和财务制度，向信教群众、政府和社会公开，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为成为公开、透明、合法的社会团体做准备；2006年曾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相关规定申请登记，是当时国内最早甚至是唯一以申请登记对《宗教事务条例》予以回应的家庭教会；2008年为汶川地震受灾群众捐款，并多次派人到灾区参与当地群众的灾后心理恢复、受灾儿童教育和灾区重建工作。

守望教会决定公开整体聚会后，2006年开始租用写字楼；2008年决定筹备建堂事项。由于人数多，影响大，有关部门不间断地采取限制措施，导致房东无法继续出租场所给教会。2009年11月，由于无处聚会，该教会两次户外聚会；后与有关部门达成协议，租用临时场所聚会。教会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并付款后，该公司却告知不能履约、交付钥匙。基于基督教信仰，考虑到房地产开发商的苦衷，教会决定不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有关部门向该公司施压而侵犯教会基于合同享有的权利，教会放弃提起行政诉讼的思路。由此可见，守望教会一直认真对待权利和法律，步步以法为据，



山西忻州百年福音堂待拆除

却绝不滥讼缠讼，在尊重政府权威、遵守法律法规、担当社会责任，并积极寻求与政府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方面，堪称同类社会组织的楷模。

直到今年3月底，教会不能继续租用临时聚会场所，寻求租用其他地方，再次受阻。由于信任问题，即使有关部门后来开启谈判，教会决定开始户外聚会直到12月底，除非拿到钥匙或得到文件承诺不再干扰教会。尽管如此，教会也没有上访、在大街悬挂横幅或静坐示威。

我们总结守望教会户外聚会事件产生的因素如下：宗教政策及法规滞后；基层政府部门对待守望教会，一直处于打压却无法取缔、默许又不能放开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屡租屡受阻的经历，使得教会逐渐对有关部门失去信任。同时，基于教会自治，教会始终坚持公开整体聚会的方向，而每周周日聚

会敬拜的场所问题迫在眉睫。

以上事实可见，守望教会户外聚会是敬拜，而不是“上街（游行）”；选择地点不是街头，而是空中的三层平台；其意图不是要求整个改变我们的宗教政策，更不是针对我们的政府。这种作法，表面上符合“非暴力不合作”的词义，但不是通常所说有着政治目标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确，僵持局面持续时间越长，不了解真实情况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不理解教会的基层干部，就会越来越将之看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即使我们最初对之有清晰的认识，但随着僵持过程中矛盾的激化，甚至意外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国外带有政治动机人士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很有可能担心其造成负面的政治后果，或将之定性为政治事件。

我们要始终清楚认识到，守望教会只是就事论事：在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和根本不

信任对方的前提下，为保持每周公开整体聚会敬拜，不得不做出无奈的决定。我们在政策法规上的滞后，使得执法部门捉襟见肘，对待教会的措施朝令夕改、反反复复，导致教会不信任我们，这才是守望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如何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首先，我们应当意识到政府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有责任主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矛盾、打破僵局，让教会信任我们，让信教群众信任我们。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这要求我们不能把宗教视作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不要把宗教当作敌人。我们绝不能成为信教群众的敌人，而要心里装着信教群众，凡事想着信教群众，工作依靠信教群众，一切为了信教群众。要时刻把信教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信教群众宗教生活面临的困难，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

其次，我们要创造条件不断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要。不是在物质的提供上，而是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和各项服务及保障措施的创新上。的确，家庭教会的传统模式是分散聚会，一定规模公开聚会的教会是少数。但是，我们不能以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的教会都奉行分散模式。行政部门根据人数来决定管理教会的方式，还是计划经济思维下的控制手段，过于僵硬。我们要学习尊重社团自治、教会自治和教会模式的多样性。教会的公开，只会为我们的宗教管理创造更好的便利条件。我们也要制定更能适合信教群众宗教生活需要的政策和法规，为其公开和参与社区服务，提供条件。

第三，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探索不同的解决办法：

1、不同宗教或不同宗教团体，就教产产生争议时，应根据遵循传统、维持现状原则，

保持教产原有的宗教特征。如山西忻州百年福音堂待拆除事件。

2、就家庭教会聚会场所问题而言，如果无法立即承认其合法地位，可以尝试先就其聚会场所进行备案。这样，可以避免因对其场所和人数管制而引发的政教矛盾。如多起户外聚会事件。其实，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宗教管理上已经出现了将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并列合法看待的作法。

3、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房地产开发一般不得拆迁教产，除非是宗教组织与开发公司自愿达成协议；如果是由于列入城市规划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拆迁教产，则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规划过程中关于教产拆迁事项，征得教产所有人或使用人的同意；二是通过拆迁前置换或拆迁后重建等方式，保证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需要。如甘肃天水教产事件和山东泰安灵芝街教产事件。

4、宗教管理部门要与街道办、社区服务站积极协调，为社区教会租用或购买小区房产，为教会参与社区服务，提供政策和方便。如上海长宁区宗教部门在中远城小区的试点工作。

我们应当时刻意识到：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正确对待教产问题的基本方向，就是我们的宗教工作要不断满足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需要。正确面对教产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信教群众，维护信教群众合法权益，切实解决信教群众的实际困难，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我们面对教产问题，一定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信教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来源：共识网）



## 七日的第一日

文 / 书拉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马太福音》5:6

### 1

似乎有什么异响突然刺入他的耳朵，他不期然地睁开眼睛，看见四个模糊的黑色人影围站在床边。他们都低着头，脸隐在阴影里，高高地向下俯看，仿佛在观望他，就像观望一只躺在案板上待宰的羊羔。

他伸手摸了一下鼻子，认为这不过是个梦。从四月开始，他就经常梦见一些黑色的人影，不断地在楼道、台阶、地铁和胡同的某个拐角突然涌现，烟雾一般，将他慢慢包围。那些浓重的黑影，一点点地逼近他，逼近他，甚至到了要切进他的身体的地步。在无路可逃几近窒息的时刻，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大声呼喊，而后大汗淋漓地醒来。

这不过是个梦，他安慰自己。然后翻转身，换个更舒服的姿势，准备继续入睡。刚把被子拉到下巴上，就听见一个低哑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哎哎，醒醒吧，都什么时候了，你不是今天要出去吗？”

他一惊，毫无准备地弹坐了起来，借着窗帘缝隙投进来的光，懵懵懂懂地看清有四个黑衣的大活人站在床边，那个说话的小平头手插在衣袋里，睥睨地望着他。他本能地抓紧被子，问道：“你们怎么进来的？”

小平头踮着脚尖前后晃晃，继续说：“你睡得也太沉了，我们敲了半天你都不醒，最后只好让服务员打开门。你倒是挺会找地方哈，跑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小旅店来住，害得我们找了整整三天。幸好你开着手机……”

正说着，手机响了。他打开一看，是她的短信：“我到平台的时候，他们也到了。现在大巴车上。除了我，还有方林和阿悦。平安！”

## 2

虽然是周日，早晨七点不到，窗外却已经人声鼎沸了。“和谐旅店”地处城乡结合部，说是旅店，其实不过是把几间大屋子分别隔出来的小单间。他住的这一间有窗，下面正对着一个菜市场，周围的居民清早起来都会在这里绕上一圈儿，买些青菜瓜果早点什么的。一时间，吆喝声、讨价还价声、鸡鸣与犬吠混成一片，一天的日子悠悠然地开始了。

空气中散发着暮春的慵懒，举目望去，世界祥和得让人不免生出些许懈怠。

他被告知可以坐在旅店的桌边临窗而望，可以看书，但不能发短信，也不能打电话，想出去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梦想。至于非要去某个所等着接未婚妻，那更像某种幻觉——不过，那位一直把手插在衣袋里的小平头说，其实也不会看你太长时间，忍一会儿吧，估计下午就没事了。

你说说你们，小平头仍然带着睥睨的神情，在桌边走了几个来回，随身带起了一阵风。他将衣服的下摆撑开，用下巴点着说，你说说你们是不是没事找事，我都懒得说你们，这大过节的，我们放个假容易吗，五一节你们也非要出来，弄得我们几个人昨晚就没回成家，一直找你，找到今天早晨，我真想把你从楼上扔下去！

他看着窗外，暮春的空气中荡动着浑浊的气流，阴暗躁动的云层仿佛在酝酿着一场暴雨。他听着对方的话，仿佛没听见一样，一言不发，只盯着空中弥漫的那层阴郁，等着不知何时会开始的晴朗。天气预报说，下午阴转晴，不知道是真是假。

他向来对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不抱期待，那种怀疑，和倾听他们的所谓承诺是一样的。

## 3

那天姐姐听说他又要搬家，再次从远郊赶过来。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他，如果知道去了一次就给他带来这么多的损失，被迫接连搬了两次家，被迫放弃调入北京的机会（那是姐姐煞费苦心帮他找到的机会），他当初是否还会选择出去。

他说，是吧。他找不到不去的理由。

从神学的、现实的、理性的、感觉的、属灵的、属世的……他经过了深思熟虑，但他不能欺骗自己。他不是容易冲动的人，他最受不了的是某种主义者们的激情煽动，那些造作的排比句式和旁征博引的修辞规格经常让他的后背冒冷气，太富于戏剧化的激励与催促更会令他陡然生疑。面对某个群体的群情激愤，他只愿冷眼旁观。他不相信所谓的领袖，也很警惕个人魅力之类的表演，自然也不信任那些热情到失去判断力的拥趸。那么多年在信仰门外的挣扎，几次欲进又退，纠结的核心都是因为他害怕自己被某种主义或理念绑架，他不相信任何人，也不相信某些仿真理的说法。他矜持而警觉，带着不乏温度的微笑，与女友称为弟兄姊妹的那群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分寸，旁观着他们的言与行。偶尔动心，也会被他与生俱来的冷静及时地平衡掉。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实在有点儿羡慕那群人。尤其羡慕他们的勇敢——他们竟然敢把自己交出来，交给一位看不见的主。而他，一直都想把自己攥得紧紧地，惟恐一不小心掉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他可实在是输不起。

可也真是累啊……

某个周日的黄昏，他从疲惫的睡眠中醒转，看见苍茫的暮色从窗边涌流进来，那一

瞬间，他感觉异常空虚无助，那种无所着落的空洞感挤压着他，令他的胸腔憋闷得快要爆炸了。他靠着床头，特别想像孩子那样不管不顾地大哭一场，也对着那位看不见的主说点儿什么。心思一动的同时，又觉得这不过是自怜，是一种需要克服的有害情绪，就克制着，不允许自己冲着空气自言自语。然后点起一支烟驱散黄昏时刻的悲凉。

这样的情形有过不止一次吧，他不断地感觉自己快撑不住了，仍然咬紧牙关坚持着，满怀焦虑和解脱的希冀等待着可能轰然崩溃的那一刻……直到被那股从上而来的力量征服。

那天，没有正午的白光临空而照，也没有缥缈的天使翅膀上下翻飞，他坐在窗边，读到一句话：“……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读到这句话时，感觉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跳出来，直逼他的内心。他无法遏止地对着那位看不见的主脱口而出：“我就是那个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释放我吧，我不想这么过一生！”

一个月后，他就受洗了。受洗之前的那晚，一向以冷静著称的他竟然兴奋得一夜没睡。

年初的时候，他就在考虑，如果真到了无可选择的那天，他会怎么办？

他本能地把头往衣领里缩了缩。

他一定会失去目前的这份工作，他有预感。其实，找份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难，难的是如果失去这份工作，他很可能再没有正式调入北京的机会了。单位领导事先和他讲好，工作两年之后为他正式办理调入关系。

到6月4日，正好满两年。

去还是不去？——正如 to be or not to be，一个多么经典的问句！

他知道自己是谁，能做出什么来。那天下

班，穿过林间空地回住处的路上，他对那一位说，我知道自己毫无指望，不可信任……只能依靠你。我所求的，就是每次回想起来，都不会为此后悔，知道这是出于你的旨意，从始至终，都有你的同在。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他一定会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的。

不过，这世间，难道还有不付任何代价的选择吗？

姐姐说，这件事咱们能不能灵活一点儿处理？爸妈都不在了，我不能眼看着你遭遇不幸。你不为自己想，也为我想想好不好？我费了那么多力，就是想把你调进北京，调到我身边来，我费尽心机，结果竹篮打水。也行，我认了，你说你信的上帝自有安排，我同意；但你能不能就此罢休，每个周日不出去……你可怜可怜我行不行？

他听着姐姐的话，特别想吸一支烟。他下意识地摸摸周身上下的口袋，张望一眼茶几，没看见他熟悉的烟盒，这让他隐隐地生出失落，但意识里明白，那段日子其实早已经过去了。

他是在受洗那天同时宣布戒烟的。有多少次，他到了抵挡不住的边缘，像着了魔一般，翻遍所有的抽屉和架子，想找到一支半支的香烟。但残留的一点儿意志力让他不敢跑下楼去买一盒回来，他知道一旦开始，他就会堕入从前的状态，每15分钟抽一支烟。他厌恶那样的自己，恨恶那种不可救药的堕落感。

在将崩溃的地带，他抓住床腿，大声祈祷，一遍又一遍地认定自己已经从烟草的诱惑中被释放出来了。那个时候，他没听到什么神秘的声音或者产生异样的震动，只是，在站起来时刻，他确切地知道，那缕摇动他心魂的烟香已经散去。

他说，姐，我若不去，终生无法安心。这





就像谈恋爱，你知道彼此是动真格的，就没法算计那么多……

#### 4

手机一直被关机。

小平头这次待他还算客气。毕竟是在旅店，没像上次在所里，带着一脸的不屑翻看他的短信，还不时地把那些信息念给旁边的人听。

快到中午了，小平头学着短信里的语气，说，愿你们的主今天把你们在里面的人早一点儿接出去；随后又冷冷地补充道，不过不能出去你们的主压根也管不了，全看上面怎么安排。

他听着，淡淡地接一句：“何时出去不过是件小事，生死都在上帝的权下呢。”

那一次，是复活节吧。他在里面，她也在里面。但两个人不能说话，只在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会从里间出来，看见她孤单地坐在外间的椅子上，看着他，微笑着点头。那个时刻，他特别想抱抱她，那么瘦削的肩膀。坚持了一整天，她的脸色异常苍白，但两只大眼睛依然明亮，好像在燃烧一般。后来他才知道，当时她在发烧，但她没说，怕他知道了会担心。

反正不过就是24小时，不然就是48小时吧，反正都进来了，就坚持吧。她后来告诉他。

他惊讶于她的坚定与坚忍。他一直认为她是非常柔弱的，他甚至私下里为她起了一个昵称——“小兔儿”。他觉得她像他小时候养的那只柔弱的小白兔，随时需要被保护被安慰。她的眼神总是含着一点儿羞怯，仿佛一不小心，就会受到伤害。她的声音也非常微小，不肯大声说话，好像说话也是种负担似的。

她就那么安静地坐着。他在里间不时地听见有皮鞋走来走去的声音，柜门或者房门不断地被打开、关上，其间夹杂着高声的恫吓和不耐烦的指责，他努力地倾听着，希望能够听见她哪怕一句半句的回应，好让他知道她依然平安。但是没有。他不免开始焦虑，那种焦虑甚至让他一时间生出动摇，他想，要不就签个保证吧，虽然不过就是张废纸，但至少可以让他马上出去保护她。他不情愿也不甘心让自己心爱的人受那么大的委屈和伤害。他坐在夜半冰冷的椅子上，看着对面那几张已然倦怠的面孔，张张嘴——就听见外面的咆哮停息的瞬间，突然响起一个清晰有力的声音：“何时出去不过是件小事，生死都在上帝的权下呢。”

他拍拍自己的额头，心里说声感谢主……

小平头从鼻腔里喷出一口烟，掸烟灰的当儿，接了一个电话，随后说，得，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我们还找你。除非……他有意

停下来，等着。

他笑了，从早晨到中午，他第一次开始笑，摇摇头，说，不！

小平头也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说，行，好样的，等下次，看咱们谁能耗过谁！

## 5

婚礼的日期早在年初就定下来了，无论是场地、圣歌的选择还是主持人、来宾，几乎都是按照当初的设想实现的，惟独证婚的不是 M 牧师。

站在洒满玫瑰花瓣的台上，她听着主持人青姐宣布由南城某教会的 G 牧师为新人证婚并证道时，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心里突然非常难过。倒不是 G 牧师有什么不好，大热天地从南城赶到北城，就为了给他们的婚礼证道，事先还预备了好多天，特意打电话来询问相关细节，感谢人家还来不及呢……只是，她一直以为自己的婚礼一定是由 M 牧师来做证婚人的，她觉得那是最完美的环节之一。毕竟，她是在这间教会受洗并长大的，这里就像她的家一样。现在家里与她相熟的成员多数都到了，可家里最重要的几位“家长”都没来，让她觉得自己可像“被”匆忙出嫁的了。那种怅然若失，简直无法言说。就像童年的一次春节，她把自己热热闹闹地打扮好，甚至还学着包了好几只饺子，就等着长年在外的爸爸回家一起过年夜，最终却被告知，因为某些原因，他回家的日期再次被推迟了。

若不是因为婚礼的时间早在年初就通知了亲友，她本来打算推到明年春天再办的。那个时候，她问，一切总该有个结果了吧？所有被看在家里的牧者都可以出来了吧？

他说，不知道，虽然现在是在 21 世纪，但别忘了这里是中国的……不过，既然连生死都在上帝的手里，有哪种结果会出乎他的意外呢？

那么，她淘气地说，如果到时他们都能出来，咱们再办一场婚礼怎么样？

## 6

周四晚上参加姊妹会，听阿悦说住处的门锁又被塞死，这已经是一周以来的第二次了，显然是想撵她们走。打了 110 报警，来人看了看情况，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临走时让她们好好配合片警的工作。房东接了所长的电话，跑上门来大吵大叫，把她们三个人的东西都扔了出去。

她听着，眼泪一串串地落下来，好像亲耳听见了那些尖利利直往人最疼处扎的话。反倒是阿悦，一脸的安然，讲述着那一桩一件的难处还以为是别人的事呢。阿悦扶着她的肩膀，轻轻地摇了几摇，说，别那么难过，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这里不行，就去别的地方呗。

有那么多的地方可去吗？

她想起他模仿的一个造句——偌大的京城竟然放不下一间小小的教会！

姊妹会结束，她匆匆忙忙地跑出去坐车、转车，总算赶上了末班地铁。靠在长椅上，她照例给他打一个电话报知行程，却发现对方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连着几次都是如此，她握着手机，心里不免生出惊惧，浮想联翩。

下午单位的事情多，她一直忙着为一个会议做准备。每到会议筹备期间，都是她最忙碌的时候。让她最恼火的是，许多时间都耽搁在琐事上了。单单一份日程表就出了十几稿，几位领导一会儿一个主意，改来改去，没完没了。改的还不只是时间安排和讲话次序，还有打印纸张的颜色。副处长让用红色打印，说是显得喜庆；好容易找到合适的红纸了，校长秘书进来看见，不满地提醒说新校长最讨厌红色了，嫌土气，让马上改成淡黄色，看着清爽；好容易找到合适的淡黄色打印纸

了，处长进来看见是淡黄色的，脸上现出不悦，说这不是摆明要“黄摊儿”么，书记看见这颜色一准会不高兴……争来争去，最后选定了她推荐的一款淡蓝色洒金丝的打印纸做会议日程表。

她当时已经焦躁到恨不得把打印机砸个窟窿出出气，明知道每个周四他们都会打手机和他说些软硬兼施的话（他们现在基本不给她打电话了，知道他俩已经是一家人了），也没倒出时间来问他的情况。

几次打电话不通，她甚至开始构想他已经被强行关进某处地下室的情景。那倒并非是虚构，上个主日已经有两个姊妹因为中午去所里给被关押的方林送饭，被直接拉进去关到地下室了。

再打一次，手机竟然关机了。她心急如焚，下了地铁，也顾不得省钱，打了一辆黑车直奔他们新租的住处。进了小区，她一路狂奔，拐弯时差点儿跌进楼边的花池。总算到了楼下，抬头望去，窗里竟然透出微弱的灯光，她小小地松了口气。进了家，听见厨房里一阵乱响，她的神经又紧张起来，推门一看，他戴着围裙正在煮鸡蛋面。

那是他们的晚饭。

也许因为这一天各种信息积累得太多了，白天忙了一整天，却收效甚低；晚上听了一大堆让人不愉快的消息；几次打电话他都没接引起惊惧……总之，在看见他的一瞬间，她突然放声大哭，哭得那么委屈那么伤心那么无所顾忌，一时间弄得他有点儿手足无措。

他摸摸她的头，拍拍她的脸，擦擦她的眼泪，问怎么了，在单位被领导批评了？哪个朋友出什么事了？路上遇到坏人了？……

其实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就是感觉压抑得不得了，特别想找个出口爆发出来……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我都快急死了，为什么不接电话？！”

“是吗？”他略略有些吃惊，赶紧找手机，屏幕一片黑，显然没电自动关机了。当时人在厨房，一直没听见……

“下次进厨房也要带手机！！”她很少用命令的口气和他说话，这次的命令带着哭腔。

这次他听懂了，用力抱抱她的肩膀，安慰说：“别担心，生死都在上帝的权下呢……”

## 7

再没有哪个季节像秋天这样令人心旷神怡的了。

凌晨四点，他握着她的手，屏住呼吸，踮起脚尖，悄悄地，悄悄地绕过楼道中熟睡的人们，走下楼梯，走出楼门，走出小区，欢天喜地地向那个地方奔去。

那个普通的平台，从春天开始，因为与一段历史相连，竟然逐渐地变成一处象征之地。

他们避开所有可能遇到人的路径，辗转穿过幽暗的通道和楼梯间，终于顺利地登上平台——

放眼望去，春花已谢，秋草依摇。

天空静默，大地静默，整个城市都在静默中期待着什么。

她拉起他的手，放在微微隆起的腹部，望着越来越明亮的天际线，有风从那里吹来，她满怀喜悦地问：“你说，咱们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他想了想说：“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叫‘慕义’吧。”

这是秋天了，秋天过去，就是冬天。

不管冬天有多长，春天总归是要来的……谁能拦得住呢？

完稿于2011年9月18日第24个户外敬拜主日


# 望台<sup>1</sup>

文 / 刘同苏

黑夜，无边的黑夜，  
寒露浸透单薄的衣衫，  
霜风刺进骨髓的深处，  
孤独的守望者还坚立望台。

我亲爱的弟兄啊！  
我与你肢体相连，  
打在你身上的霜风，  
也切进了我的肌肤，  
你辘辘的饥肠，  
竟在我的腹中声声鸣响。

我真愿乘星光下的长风  
——来到你的身旁。  
我愿化成一件披风，  
我愿变成一根拐杖，  
我愿点燃一堆篝火，  
我愿送去一碗滚烫的面汤。



但是，但是我却不能前往，  
因为我也有我的城池，  
因为我也有我的号角，  
因为我也被耶和华选中，  
与你一样孤立在我的望台。

我只有在神面前跪下，  
祷告耶和华让天使把你环绕。

我们能孤立望台却坚守下来，  
那原本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使然。  
如果不是曾经孤立的神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又怎能孤立得下去？

我将囊中那块小小的干饼掰开一半，  
让飞过的孤鸿捎到你的面前，  
世界会对这小小的干饼发笑，  
我们却从中品出神无限的恩典<sup>1</sup>

---

<sup>1</sup> 这不是原文的完整本。由于当时的信息传递手段，原文的文本未能完整地传递到接受者手上。张志刚牧师在出版其见证（书籍）时，曾询问过笔者的意见，但由于笔者的日常侍奉是如此的繁忙，甚至无暇翻找最初的文本。既然上帝决定文本采取现在的形式，就让它 stay in that way until 笔者有时间发现最初的文本。——作者注



# 八月的黑夜

——十八致乐义

文 / 午炎

铁窗里  
爸爸  
期盼黎明  
就像  
曾经  
母腹中  
你  
等待出生  
羊水  
环流  
温暖着  
你  
渐成的身躯

夜雨  
瓢泼  
沧桑着  
我  
不返的青春  
成长的枝桠  
挥舞着娇嫩  
不断去够  
矮矮的天际  
老去的心灵  
躁动着新生  
不停去叩  
紧闭的夜门

哦  
我的上帝  
你高天的日光  
何时  
才能刺透  
这无边的黑暗  
可你  
依然沉默  
如同这夜色  
而我  
却听见心中  
若丝的声音  
八月的黑夜  
即使  
等不来  
十月的阵痛  
也能等来  
十二月的微光

2011年8月16日凌晨三点  
于北京劲松派出所

# O Church Arise

# 教会兴起！

文 /Keith Getty 李洪昌 许国永 译

O church arise and put your armour on  
Hear the call of Christ our Captain  
For now the weak can say that they are strong  
In the strength that God has given  
With shield of faith and belt of truth  
We'll stand against the devil's lies  
An army bold whose battle-cry is Love  
Reaching out to those in darkness

Our call to war to love the captive soul  
But to rage against the captor  
And with the sword that makes the wounded whole  
We will fight with faith and valour  
When faced with trials on every side  
We know the outcome is secure  
And Christ will have the prize for which He died  
An inheritance of nations

Come see the cross where love and mercy meet  
As the Son of God is stricken  
Then see His foes lie crushed beneath His feet  
For the Conqueror has risen  
And as the stone is rolled away  
And Christ emerges from the grave  
This victory march continues till the day  
Every eye and heart shall see Him

So Spirit come put strength in every stride  
Give grace for every hurdle  
That we may run with faith to win the prize  
Of a servant good and faithful  
As saints of old still line the way  
Retelling triumphs of His grace  
We hear their calls and hunger for the day  
When with Christ we stand in glory

教会兴起，披戴全副盔甲，  
闻主号角声传来；  
弱者已变斗士，  
神赐能力满怀；  
信德当藤牌，真理作腰带，  
我等全力抵挡魔鬼之诡计；  
众军高唱神圣之爱，  
呼唤死荫中人醒来。

蒙召征战，施被囚灵魂以慈怜，  
却报掳掠者以怒颜；  
挥舞医人之宝剑，  
凭信心英勇作战；  
哪怕四围艰险，  
我众必定凯旋；  
基督舍命赢得冠冕，  
万国万民为其业产。

来看此十架，其上爱怜交加，  
全因神子惨遭击打；  
再看彼仇敌，被神踏于脚下，  
皆因基督复活蒙嘉；  
石头已被滚开，  
基督墓门出跨；  
一路凯歌直至那日，  
万众瞩目朝见于他。

圣灵请来！赐力量于每战争，  
施恩典于每困境；  
使吾辈凭信奔途赢赏，  
做恩主忠心良善仆从；  
旧日圣徒如云环绕，  
述说基督恩典得胜；  
我众听闻先贤呼求，  
祈盼那日与主同荣。



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民 17:6 - 8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书 1:2 - 3

